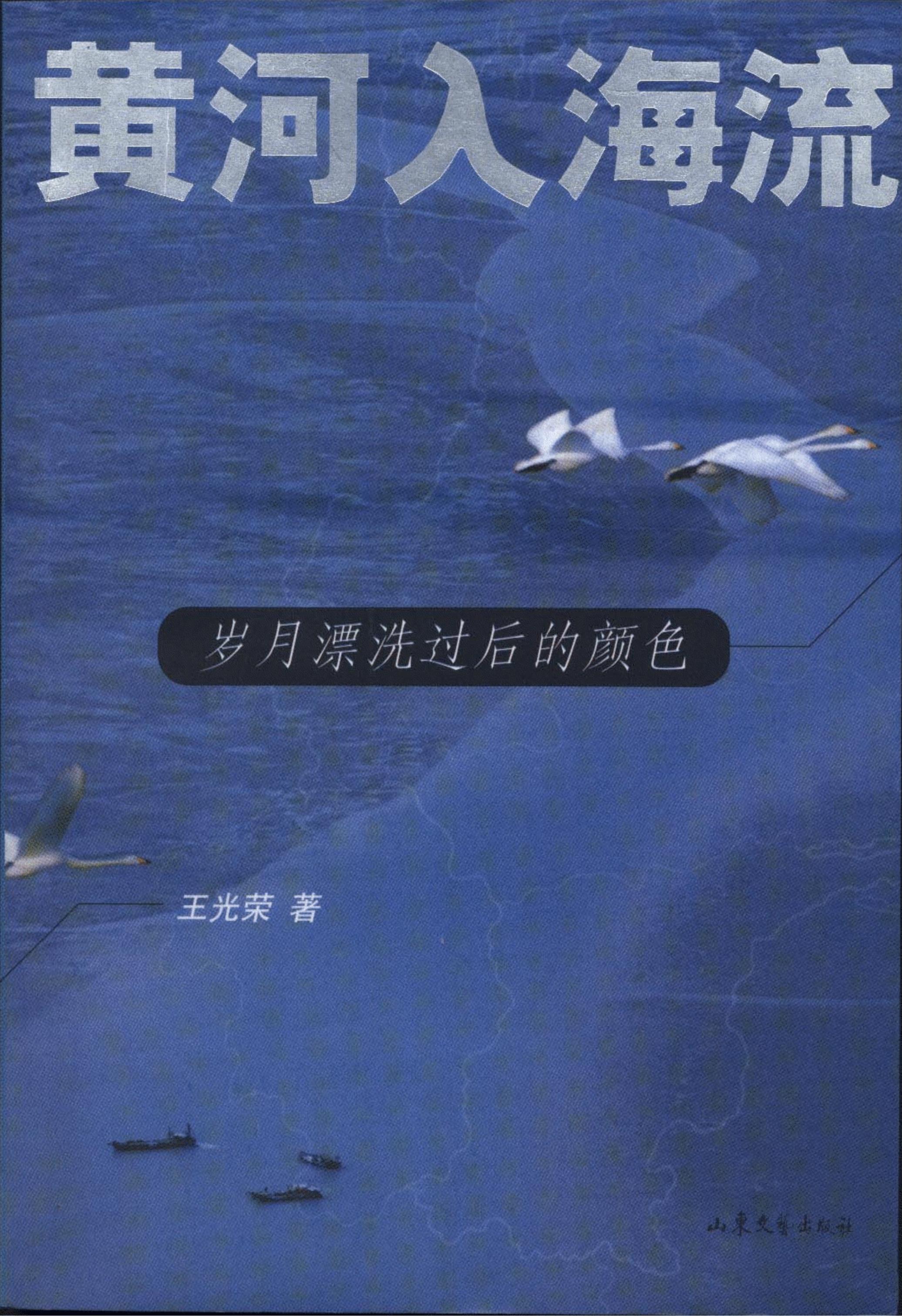


黄河入海流



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

王光荣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入海流 (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 /王光荣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5329-2183-2

I. 岁…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4578 号

山东出版集团

www. sdpress. com. 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e-mail sdwy sdpress. com. cn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25 印张 6 插页 552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全三册) 定价 58.00 元

连，他就永远力大无穷，不断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关心祖国的未来，关心人民的命运，是每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愿我们垦利县的广大作者怀抱着热爱生活建设家园的美好情怀，不断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笔耕不倦，创作出更多散发着泥土气息、饱含着乡音乡情的精品力作。

匆匆写了以上文字，以作祝贺，亦以代序。

2003年4月

岁月情感篇

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

—

我的家族在繁衍生息了若干代的村子里，是个大家族，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口均是未出五服的本家。但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并不一定是望族。迄今为止我的家族中没有几个在外面吃公家饭的，甚至连能管点事有点权的股级干部也没有，家族中任过的最大的官职，是我的大伯曾经在二十年前干过一届生产小队队长。辩证唯物主义说量变能引起质变，但这条定律在我的家族从政史上令人遗憾地没有得到有效印证。家族人口的数量优势无论如何没有化成质量上的优势。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其中的奥妙所在。我之所以思考和探索是因为我辛辛苦苦奋斗十几年竟没有混得个一官半职。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与我们家族遗传基因有关。

小日本占了山东半岛那年，战争和瘟疫如散兵游勇追逐着我的祖父举家从寿光老家迁徙到几百里外当时被称作利津洼的西双版纳一带。同行的还有祖父的四个兄弟。五个高大的男人每人挑一副扁担，前筐里是一半家当，锅碗瓢盆和几床破衣烂

被；另一半家当在后筐。后筐里坐着五个一般娇小玲珑如花似玉的小脚女人。

我不知道从生理学的角度我的家族基因是不是可以从我的祖父祖母和从祖父祖母开始，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特定的时刻也可以作为家族基因的一个截面。据老人们的回忆，从这个特定的时刻开始，我们家族外部特征和标志是男人高大英俊外加浓密的络腮胡，女的无一例外地娇小玲珑如花似玉；内在特征则是男人心无城府驴样的暴躁脾气，女的则是柔弱与顺从，另外还或多或少有点好吃懒做的恶习。无论男女，自私和缺乏亲情则是家族共同的内在特征。在这里我无意叙述我并不辉煌的家族史，我真正要说的是我的六姑，一个同样继承了家族特点的女人。

二

六姑是祖父祖母第九个孩子，因为是第六个女孩，按家族排序习惯，所以我叫她六姑。那天我去找六姑，是为六姑家小表妹燕子的转学问题。六姑在县城没有别的熟人，比较难办的中学转学问题便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但六姑显然是高估了我这个当侄子的能力，我这次去见六姑就是想委婉地尽可能合情合理地解释我没有办成的原因。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端详过六姑。六姑老啦，算起来总有六十出头的样子，但仍依稀能看出当年十里八村一枝花的影子。据我娘的说法，你六姑当时是有名的美人胚子，还没出嫁时，三庄五村的后生白天黑夜都围着你爷爷家

的房子转。六姑给我倒水，我问俺姑父呢。六姑去年刚找了个退休教师做老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见过一次。

六姑显然对我的唐突没有什么准备，略显尴尬淡然一笑，你说他呀，没出正月就走啦。我马上就明白六姑这是又离啦。

我的家族是个传统而又典型的重男轻女的旧家族，但六姑在家庭中的地位好像除了爷爷就是她了。现在看来，六姑地位尊宠的原因除了她的天生丽质以外，还在于她大家闺秀般的气质。我爷爷辈上没有一个人识文断字的，但我六姑楞是念到了完小毕业。

娘说五十年前的太阳比今天更毒辣更明亮。在那么一个阳光普照的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个留分头的青年拿着一张招工表来到爷爷家。留分头是那个时代赋予青年的时髦标志。青年是六姑的同学，据说还是地委书记的公子。青年对六姑说：纺纱厂正招挡车工呢，跟我走吧。十五岁的六姑没好气地说俺没出过远门俺不去。

青年失望地走了，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等你愿意了随时来找我。据说这个青年对六姑有意思，他是骑自行车跑了三百里地来找六姑的，六姑竟然没让他进家门，水都没管人家一口。娘说这个青年除了长相普通以外各方面都很优秀。你六姑就是看人家长相普通才没有答应跟他去招工。娘说后来这个青年官做到省长。我便心里恨极了六姑，我心想男人长得漂亮有屁用。因为六姑的缘故，我竟与省长的侄子擦肩而过。

十八岁的时候六姑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虽说是穷苦庄户人家的孩子，但地里的粗活六姑是绝对不干的。娘说那时农村妇女大裆裤小棉袄，穿裙子的几乎没有，但你六姑就天天穿着裙

子，夏天是纱裙，冬春秋是毛裙，喜欢在门前的大榆树下读书看报嗑瓜子。一个放羊的青年经常从树底下赶着羊经过。青年是标准的美男子。六姑对青年说抽空我跟你去放羊吧。青年说放羊有什么出息，你还是教我识字吧。六姑兴奋得眼发亮。六姑说好啊，青年便经常跟着六姑识字读书看报。

青年是个有志有为的青年，从小没上过一天学，但他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恒心。青年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六姑就掏自己的零用钱给青年买。男青年不舍得用，练字就用树枝在碱场地上写啊画的。据说村前几十亩的盐碱地上都让青年写满了。以后的几年，村里人不耕而种，居然连年获得了好收成。

有一天青年对六姑说城里大学正在招生，我们一起去考吧。六姑说看书读报就是消遣，要考你去考吧，反正俺不去。

青年一犹豫，但还是去考了。青年考上了北京一家有名的电影学院。按当时的学习成绩，六姑应该比青年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姑楞是放弃了一次做女明星的机会。

青年在电影学院学习很刻苦，定期给六姑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大学期间，青年还参加了几部电影的拍摄，都是那种英俊洒脱但无足轻重的正面人物。现在，电视台偶尔放映过去那印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老电影，我们还能看到男青年英姿飒爽的银幕形象。

在六姑二十岁的时候，六姑突然有了种想嫁人的愿望。六姑给男青年写信，六姑说你回来吧。男青年便从北京赶回来同六姑结了婚。工作关系也随之转到公社里的文化站。

六姑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结婚的热闹场面我自然不得而知。但娘说你六姑结婚时场面热闹极了。娘说按照当时流

行的结婚仪式应该是你六姑父骑一辆自行车将你六姑驮到洞房。

但你六姑不。你六姑穿着一袭雪白的连衣裙，撑一把火红的油纸伞，挽着你六姑父步行二里地到的婆家。在那个斗私批修的年代，这自然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一直到现在，这个场面一直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常常谈论的话题，而我们村的婚礼一直沿用了这个模式，至今也没有改变。

三

我对六姑说燕子转学已经找了好几个人，有的是我过去的同学，也有是已经当了副校长的过去的老师。但今年因为招生名额所限，转学理所当然的有很大难度。六姑缓慢地撩了撩额前的几丝花白的乱发，这是我三十年前就熟悉的六姑的习惯动作。从六姑复杂的表情里我能感觉到六姑的心一沉。六姑说燕子其实到镇中也不错，女孩子能混个初中文凭也就够了。

我说不要紧，我们慢慢再想办法。说这话时我有点心虚，我其实知道我的办法我的能量都已经用尽了。据我所知，转学也不是卡得那么严，我一个当教师的同学就告诉我县长的小姨子、教育局局长的外甥就没怎么费劲地转学成功。一种因为无能引发的无限内疚让我无地自容。

六姑对表妹说燕子给你哥倒水。燕子是个听话的女孩，默默地去墙角提壶给我倒水。我觉得浑身大汗淋漓，脸上有汗流下来。六姑说热吗，来金锁给你毛巾擦把汗。多么熟悉的声音，我感觉到自己蓦然一震。

我是从小比较木讷的那种，启蒙比较晚，娘说我三岁还不会说话，四岁还没学会走，整天就趴在天井的泥土地上抠蚂蚁窝。也许是混沌未开的缘故，我最早的记忆是八岁上学的那一天，再往以前就不记得了。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整天疯玩疯闹的小伙伴第一次这么齐全这么规矩地坐在一起，三十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记事儿从上学的那一刻起。但六姑一声金锁让我的记忆提前了那么三四年。六姑和六姑父在树下读书，六姑父热了，六姑温柔地给六姑父用手绢擦汗，我则在地上抠蚂蚁窝的情景突然历历在目。我清晰地记起六姑曾摸着我的头对六姑父说金锁这小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大后肯定能成大器。

我被自己突然的发现惊呆了，自己的天目好像有种蓦然间睁开的感觉。

燕子给我倒水，那有些年纪的精致茶壶在我眼中是那么熟悉。我说六姑，这个茶壶是不是那年六姑从博山捎来的，我还不小心打了一只茶碗呢。六姑一愣，说是呀，你怎么记得，那年你也就三四岁的样子。

我有点激动，我说记得记得，刚买来时好像是八只杯子。六姑说是呀是呀，你那时还没学会走呢。

在我的记忆中，六姑和六姑父是标准的城里人的生活，虽然房子和我家同样是土坯房炕也同样是土炕，但在我孩提的眼中，六姑家同我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六姑家的土炕贴了青砖而我家没有；六姑家的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画报而我家没有；六姑家的茶壶是瓷的，而我家是陶的；六姑家的窗户是玻璃的，而我家的是纸糊的……我想我对城里人生活的膜拜应该从

六姑家的熏陶开始，以致这种膜拜后来发展成我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发誓成为城里人的动力。

六姑父在公社文化站上班，由于离家远而当时交通不方便，所以六姑父十天半月都不回家。

六姑照样不干农活，只是天天在家扫地擦窗户玻璃。但六姑家的生活比我家过得好，因为六姑父有每月三十多元的固定工资。

六姑家是我家的南邻，自从学会走路，六姑家我是常客。我自始至终对六姑家就有一种深深的迷恋。但在我的记忆中，六姑对我并不是特别的好，每次去也就给我找一块半块的糖，有时什么也不给，而我明明看见六姑炕头的簸箩里总有饼干苹果之类的在当时农村十分罕见的零嘴儿。记忆中六姑从来没有拿这些给我吃过。我清楚地知道这不能怨六姑，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大娘叔叔婶子姑姑姑父，甚至包括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这样。在我们的家族基因中亲情远不如一个苹果来得重要。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兄妹之间为一丁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如谁家的鸡吃了谁家的米之类的小事而狗撕猫咬的战争经常发生，甚至为每月给爷爷奶奶的养老的岁贡而吵打的事也是常年不断。六姑很少与兄弟姐妹撕成一团，但对亲情的冷漠似乎也别无二致。

这种可怕的基因如一个锋利的箭头也毫不留情地将我击中，对亲情的冷漠自始至终伴随着我。虽然血骨亲情在我的血管里时不时涌动，但我却不知如何用行动用语言来表达它来体现它。基因决定了我们家族的人都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有时甚至发展到了病态。

前面我已经讲了，我对此已经开始进行探讨和思考。这种障碍和病态心理的结果是彼此间的冷漠，表面归结为家族内部不和。一个缺乏亲情或者亲情表达力、不团结的家庭别指望会出人头地的人物。就拿当官来说，不管当官的人有没有亲情，但亲情的表达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对下属虚假的亲情表达力当然比亲情的冷漠容易让人接受，所以人家能够当官而我不能。

四

我的六姑父因为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又拍了那么几部电影，又在电影中曾经扮演过几个不那么重要但是英姿飒爽的正面人物，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应该是个名人。那时革命文艺宣传队如火如荼，六姑父一月难得回那么一次两次家，每次回家，也总有三村五里的后生追到家门来讨教。有挺拔的男青年，有面目姣好的妙龄女青年，一起在大榆树下说说唱唱。这个时刻，尚穿开裆裤拖着长长鼻涕的我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无限崇拜地观望。在潜移默化中吸取文艺细胞的营养时，我也对那些漂亮的阿姨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美好情感。这为我后来成为一个三流作家和多情种子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基础，我自始至终认为六姑和六姑父是我惟一的启蒙老师。虽然在记忆中六姑父从来没有对我笑过。

六姑父年轻时的照片我见过，那是一张轮廓分明英俊的脸，而且他担纲不太重要角色的电影拷贝我甚至还收藏着。六姑父不是那种有花花肚肠的男人，可以想象，以他的外在条件

得抵制住多少诱惑。我童昧的眼睛也能感受到前来讨教的女青年的眼睛盯着六姑父时在发光，但我至今也没听到过一则有关他的绯闻。

六姑和六姑父结婚几年没有生育，我不知道是六姑的原因还是六姑父的原因。大约结婚十年后，他们抱养了一个男孩。抱养的男孩叫波儿，是一个上山下乡插队的上海女知青的私生子。六姑始终认为管他是不是亲生，但孩子必须足够漂亮。

波儿很漂亮。记得波儿被抱来的时候，也就刚刚满月的样子。我和几个小伙伴去看热闹，波儿全没有刚出生的婴儿那种小老头的模样，眉清目秀，陶瓷般的皮肤闪着一层釉光。六姑抱波儿入怀，用奶瓶往他粉红的小嘴里喂着奶粉。突然，波儿一声剧烈咳嗽，从他小小的鼻孔里钻出一条蛔虫。这个景象我印象很深，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六姑当然一脸的焦急和茫然无助。等大家手忙脚乱把蛔虫取走，六姑的脸上顿时溢出母爱圣洁的神情。那年我八岁，那时我想我要是六姑的孩子多好，我要是波儿多好。

在没有抱养波儿之前，印象中的六姑与六姑父是那种和睦相亲相爱的关系，但有了波儿之后，两人之间的争吵骤然增多起来，有时六姑父几个月不回家。但六姑也不急不恼，一心一意喂养孩子。

六姑父回来时波儿已经两岁了，开始咿呀学语。六姑父是被抬着回来的，原本英挺的脸变得虚肿，泛着蜡黄的亮光。六姑父得的是肝硬化腹水，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记得蹒跚学步的波儿跑到担架前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爸爸”，六姑父顿时泪流成行。

接下来的几年，六姑父就在病炕上与肝硬化做斗争。他让六姑去县城买了许多医学书，自己学着给自己治病。三年后，六姑父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先生。我家和二姑共同的邻居孙老太年轻时就瞎了，摸黑过了几十年。六姑父在病炕上对孙老太说我给你开几副药吧。两个月后，孙老太竟然睁开了眼睛。六姑父给自己开了一个治肝硬化的偏方。于是我们几个叔伯小兄弟到冬天的坡里用铁锹挖活泥鳅。泥鳅挖回来后，由六姑洗净，六姑父捧在手里，活生生吞下去。那年，我们整整挖了一个冬天的泥鳅。但六姑父的偏方和泥鳅到底没有治好他自己的病。六姑父死的时候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清楚地记得六姑父躺在炕上，发直的目光望着屋顶，嘴里除了“啊——啊——”，已经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脖子一歪，脚一蹬，就这么死去了，时年三十九岁。那年六姑三十八岁。

我是第一次目睹一个人的死亡，那年我大约十一二岁的模样。奇怪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六姑当时就失声痛哭，已经懂事的波儿“爸爸爸爸”的哭叫更是凄厉得叫人撕心裂肺。大人们手忙脚乱地给六姑父穿寿衣，我知道谁也没有发现六姑父临死到底在看什么而我知道。他是在看糊在烟筒出口上过期的一张电影画报。这个秘密到现在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相信，六姑父自始至终就深爱着我的六姑，但六姑的柔情羁绊了他不能远行，去实现他的理想。六姑农村妇女的性格决定了她不能容忍六姑父去追求自己远大的抱负。我们家庭中男人虽然英猛高大，但胆子很小，缺乏独自闯荡天涯的勇气。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到现在我独自出门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怕人来偷我的包，怕别人合伙来抢我的钱，干什么事都畏首畏尾，这就注定了我今生今世将一事无成。

五

六姑决定再找一个男人的时候，波儿已经八岁了。除了几箱子书，六姑父没有给六姑和波儿留下更多的遗产。六姑天生不是做农活儿的料，不能从生产队里挣几个工分，而波儿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我的伯伯叔叔们当时也穷，这也就成了他们不施救济的惟一托词。于是，娘俩的口粮都成了问题。

六姑决定再找一个男人。那时，六姑四十刚出头的模样，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听说六姑松口要改嫁，提媒的便要踏破六姑家的门坎儿。那个年月因为穷打光棍的有的是。上门提亲的有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也有五十多岁的半大老头，有一定手艺的泥瓦匠，也有退休的教师。最后，六姑决定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结婚。但条件是这个男人必须入赘到六姑家，帮助六姑拉扯大波儿。

这个男人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成了我的六姑父。六姑父在县里上班，是一个局的局长，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一个相当有实权的人物。六姑父虽然五十多岁，但躯体健壮如牛，老婆死的早，鳏居二十年，一双儿女已经成人。六姑和六姑父新婚燕尔，倒也甜甜蜜蜜。

六姑父对波儿很疼爱，经常领着波儿跟他坐小车到县城去上班，有时领着波儿走西邻串东邻串门儿。有一天，六姑父领着波儿到我家。

那时我在大队联中读初三。六姑父问我学习如何，我说还行吧。我三岁学说话，五岁学会走，但上学时成绩却是出奇得好。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几乎没有考过第二名，次次第一。六姑父说改天我到县一中要份卷子你做做。第二天六姑父就给我拿来了语文、外语、数理化的卷子。在六姑父的监督下，我按规定的时间答完了卷。六姑父收好后带走了，第三天他把卷子又给了我，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所有的卷上划满了“×”号，平均分大约在七十分左右。我脸顿时通红通红，在大队联中我可是经常考一百的。

六姑父说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你还是转学到县一中吧。从六姑父处我深刻了领教了一级有一级的水平的含义。

由于六姑父在县城属于实权派，没费多少周折我就转学县一中。这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当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一中高中，三年后又经过高考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有时我想，如果没有这次转学，我也许就成了一个不是那么勤奋的庄稼把式或者是一个赶着一群羊在田野奔跑的羊倌。到今天，我仍对六姑父心存一种莫名的感激。长久以来，我对命运天成的说法有种深信不疑的膜拜，但我也深知虽然命运天成，但总得有一个贵人在关键时候拉你一把。我知道六姑父就是我的贵人。

六姑父是那种天生会当官的人，不但在县城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对与自己没有丝毫血肉关系的波儿也是疼爱呵护有加。这一点最让人敬佩，所以全村老少都很景仰他尊重他。

但我知道六姑其实并不怎么爱他。我十分清楚六姑之所以找他，是因为他除了能给六姑和波儿带来丰衣足食之外，还能

带来随之俱来的虚荣。依六姑的性格，她是不会屈嫁于一个没金钱没文化没地位的农村觅汉的。基于六姑以上的思想，这桩婚姻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桩婚姻上，六姑虚荣心的满足应该高于对爱情的愉悦感觉。按农村传统的看法，六姑也无可厚非，毕竟是第二次婚姻呀。但这也同时注定了这桩婚姻的分崩离析是迟早的事。

波儿虽然没有我们家族的半点基因，但十四岁的那年，已经长成一个十分高大挺拔帅气的少年。有一天波儿对六姑说他腿疼，六姑没有在意，说你正是长骨头的时候，腿疼是骨头成长时拉的。过了几天，波儿又对六姑说自己的腿疼。

六姑父是个细心人，他叫波儿褪下裤子，在波儿大腿内侧发现了一上小瘤子。六姑父急了，说得赶紧上医院。六姑不同意，说不就是个小瘤子吗，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在六姑父的一再坚持下，波儿被送到县医院。一诊断，六姑傻眼了。波儿得的是淋巴癌，所幸的是尚在早期。于是波儿便住院。住院需要一大笔昂贵的住院费。因为这一大笔住院费和用药的问题，六姑和六姑父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六姑父坚持要拿出全部的积蓄来给波儿治病，而六姑不同意，她认为命是天定的，一个人的寿命是一就一的。这也是我们老家普遍的观点，家有病人不治干熬是天经地义的事。六姑坚持不同意给波儿买昂贵的药。六姑对波儿深深爱怜的这份情感我一点也不怀疑，但她近乎愚昧的观点遭到六姑父的坚决反对。最后，六姑父扔下五千元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不出半个月，波儿就死了。

波儿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原因是我们两家因为合伙入

股买了辆拖拉机跑运输，因为亏损的分摊数目多少反目成仇，互不来往了。我父母说我家应该赔八千，六姑说我家应该赔八千一。我清楚地记得父母同六姑斗争的全过程，六姑端一个马扎坐在我家门口，一声不言语，坐了整整一个上午。我父母则在大庭广众之下历陈其词，时不时跺脚咆哮。但最终结果还是我家赔了八千一。

波儿出殡的时候非常隆重，全村男女老少出动了一大半。我几个本家兄弟抬着棺材送到离村子不远的火葬场。我没有跟去，我只是躲着父母在屋后默默地烧了几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白纸。

试着从家族基因的角度分析六姑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和波儿之死，可以作如下诠释和注解：愚昧、固执己见，以及对金钱的无限吝啬和深深爱恋，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内因。这也是解释我们家族不能出大人物的理论基础之一。惭愧啊惭愧。

六

我的第三个六姑父是在六姑无依无靠的时候来的。他是一个农村木匠，有着不错的手艺，打光棍打到五十多岁，经人介绍入赘到六姑家。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是我的六姑父。因为六姑和第二任六姑父根本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我仍愿意称他为六姑父。

六姑父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却能干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儿，他丈量尺寸和吊线之准确让我这个大学理科毕业生也自叹弗如。在我们这个有点排外倾向的村落里，六姑父这个半路

出家入赘的外户子居然很快站稳了脚跟，而且后来被村民选进村委。虽然六姑父是外戚，却也成了我们家族引以为荣的一面旗帜。这个奇怪的现象后来成了我努力探讨的一个课题。

六姑父最大的长处就是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亲合力，不管男女老少，大家都喜欢他。据我观察，他的亲合力不仅仅限于能说会道、话好听，我认为根本在于他的乐于助人和办事公正公平上。我一直奇怪各方面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打大半生的光棍儿。

在我的印象中，六姑的这桩婚姻是三度婚姻中最为成功的一次。第一个六姑父才华横溢但性格比较忧郁，与六姑的沉静性格不和谐。第二个六姑父善良仗义但略欠容人之量，与六姑小农意识直接相悖。第三个六姑父在性格上包含了第一、第二个六姑父的优点同时，也不存在他们的缺点，这就注定了这是一桩比较美满的婚姻。

我第一次看见六姑有了这么灿烂的笑容。

记得我刚谈恋爱时娘一再嘱咐我找就找个门当户对的，当时我不以为然。我想门不当户不对怎么啦，张生不是照样找了崔莹莹？梁山伯不是照样追祝英台？但后来从我千转万回的爱情经历，从六姑的第三次婚姻上，我明白了这是个有道理的爱情定律。是的——门当户对，这个说法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

我的第一个恋爱对象也是惟一的一个恋爱对象是我们县城有名的美人，叫芸。芸皮肤微黑但绝对风姿绰约，号称县城一枝花，而且有相当的背景。芸是县委书记的女儿。记得六姑父问我找哪儿的对象的时候，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恋爱经历。

姑父说咱庄户人家还不如找个家在农村的。我说我喜欢城市女孩，六姑父说还是门当户对好。我没有听六姑父的，所以当很多年后芸说我土老冒，经常不论大事小事同我发生口齿战争的时候，就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六姑父的忠告。

六姑父入赘时没有带来一分资产，但家有财产万贯莫如有薄技在身。他不错的手艺足以能不错地维持两个人的生计。

六姑父对六姑说，咱们的房子临街，咱们在后窗开个洞卖小百货吧。六姑立马答应下来。

我想这就是六姑父的高明之处。六姑父与六姑心灵有默契，他非常清楚六姑在想什么。听娘说当售货员一直是六姑从小的一个梦想。开店挣钱固然重要，但圆梦是每一个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有人放在嘴上，有人则放在心上，有人却埋在骨子里。六姑就是把渴望埋在骨子里的女人。六姑父洞悉了这一点。

心灵有默契的婚姻自然是美满的婚姻。

六姑父的木工营生不错，六姑的小百货店生意也还过得去。六姑手里有了积蓄。六姑父对六姑说咱们买台彩电吧，六姑很痛快地答应了，而当时，年轻人结婚置办的也就是黑白电视。过了一年，六姑父对六姑说咱们再抱个孩子吧。六姑很痛快地答应了。

他们一起到民政部门办了领养手续。抱来的是一个健康漂亮但被遗弃的女孩。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小表妹燕子。

六姑父是个很善于团结人的人，就连我这个对亲情不太敏感的人也被他的个性魅力所折服，我们甚至成了好朋友。在他的熏陶之下，六姑的性格开朗了许多，人也变得勤快了许多，

六十岁上，花白头发褪去，竟长出了满头乌丝，仿佛年轻了十岁。或许手里有了积蓄的缘故，办事出手也大方了。我结婚的时候，六姑送了我一床杭绸被面和三十元钱，在当时的农村，遇到结婚这样的红事一元二元随份子的年代，可是十分贵重的贺礼。用杭绸被面做成的被子到现在我仍盖着它，十几年了没有丁点变旧的迹象。

六姑、六姑父对抱来的燕子十分疼爱，如同己出。六姑父经常把燕子扛在肩上人前人后地转。燕子粉脸晶莹剔透，葡萄大眼扑闪扑闪的，依稀当年六姑的模样，也是一个美人胚子。

五年前的一个傍晚，我正同家人在六姑父亲手做的餐桌旁吃饭，老家来说你六姑父住院了。我心一哆嗦，拔腿就往医院跑。

由于是急诊，没有带够足够的押金，人家医院毫不例外地予以拒收。好在我与医院院长稍微有点交情，只好厚着脸去求人。院长还不错，蛮痛快地给了我个面子，答应先住下再说。第二天化验结果一出来，我懵了，六姑父竟是肺癌晚期。我回头看六姑，六姑一脸的茫然，看不出是悲痛是吃惊还是什么。

六姑说金锁你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治不好是他死东西没有福气。

一个月后，与六姑生活了十年的六姑父撒手人寰，他手里攥着燕子的一张照片。我明白他是不放心燕子。五岁的燕子。

五岁的燕子“爸爸爸爸”的哭声同样凄厉。

七

不知为什么，我最近对梦与人的命运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梦与人的命运真的有关联的地方。解梦的书上说梦见大鱼要发财，梦见棺材要升官发财。我不止一次地梦见大鱼也梦见棺材，却丝毫没有升官发财的迹象。

在我和芸结婚的那年，时任县委书记的岳父因为年龄的关系光荣退休，本来指望鸡犬升天的我遭受了沉重打击。按照农村的说法，我是倒了一棵大树，一棵应该能庇护我升官发财的大树。原本对我呵护有加的头头对我变得冷冷淡淡，从此原本平常的我变得更加平常。

就在我向六姑委婉地解释没有给燕子办成转学之事的当天晚上，我竟然梦见第三任姑父攥着燕子的照片呼唤“燕子燕子”。蓦然从梦中醒来，抚着怦怦的惊悸，我依稀仍能听到六姑父燕子燕子的呼唤，黑糊糊的墙上，六姑父硕大的面容呈黑白颜色，眼睛流露出的是痛切的表情，嘴一张一合着。

我不知这是真实存在还是梦中浮现，但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帮六姑完成燕子转学的事儿。燕子今年十二，刚从村小学毕业，学习成绩相当好，因为接收村小学毕业生的镇中学教学质量有问题，许多有关系有钱财人家的孩子直接转到县一中借读。

说实话，为燕子转学的事我动用了各种关系疏通，也自己掏钱买烟买酒送礼跑门子，无奈我一介白丁，在这狗眼看人低的环境中我狗屁不是。话又说回来，这件事难度也确实挺大，

办不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望着六姑黯然神伤的眼色和燕子失望的表情，我除了内疚自责还是内疚自责。

但是这个梦却激励我鼓励我再去试试。我的家族基因给了我懦弱和无能，但梦想却是人人都有的。

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找到教过我的李老师， he 现在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说李老师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把六姑的故事从头至尾、有条不紊地讲给他听。我从来没有发觉我自己竟有这么好的口才和煽动力。我一停不停地讲了一个上午，李老师一言不发地听我讲了一个上午。

最后，李老师噙着眼泪说让燕子明天报到吧。

一听这话，我甚至没有和可爱的李老师打招呼，就跑到六姑家去告诉六姑和燕子这个天大的喜讯。看到六姑和燕子喜极而泣的样子，我就想，不管我做的梦是真是假，如果世间真有魂灵的话，那就可以暂时告慰六姑父的在天之灵了。

临走，六姑拿出一百元钱塞给我，一定要我请人家客，说现在兴这个，要我好好答谢人家。我心一酸，说人家李老师不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坚持没收。六姑说世上还是好人多。

八

我的第四任六姑父是位退休教师，他和我六姑同样也没有办结婚手续。过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六姑家里见过他，一个还算和蔼的老头儿。当时六姑介绍说这是你姑父。我就叫了一声叔。因为和第三任姑父的感情深厚的缘故，我不愿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头占据第三任六姑父在我心中的位置。

娘说你六姑再结婚，村里很多笑话她老不正经，也有胡说八道说她命中克夫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人家不知道你六姑命苦呀，她都六十岁的人了，拖拉着十二三岁的一个闺女，又没有收入，她不找个主儿嫁人让娘俩怎么活。

第四任六姑父和六姑生活了十个月，卷铺盖走人了。娘说是人家不想被拖累，说走就走了。听到这儿，我因为帮燕子转学成功而滋生的成就感和小骄傲突然破灭了。

六姑，一个继承家族明显优点和缺点的女人，一个先后嫁过四个丈夫的女人，命运对她是如此不公。而我，六姑的侄子，也依旧没有升官发财的迹象。有时我暗想，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许真的与家族基因有关，命运或许能改变，但基因也能改变吗？

文成之日，传来两个消息。其一，燕子在全年级期末考试中名列第一；其二，燕子被查出有先天性膝积水，一种二十年后可致人瘫痪的疾病。

也许只有岁月的流淌能解释这一切奥秘。岁月经过无数次的漂洗也许能看出本来的颜色，但我不知道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寻找一个叫梅的女孩

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叫梅的女孩。

叫梅的女孩一般都和美丽或性感有关，若不信你可留意你身边每一个叫梅的女孩。

或者你本身就是梅，你本身就美丽或性感。

多年以来，我一直和一个叫梅的女孩，在一间用意识垒砌起来的小房子里紧紧相拥或直面相对。这间小房子可以是一个暖融融甚至有些臭烘烘的被窝，可以是一个松软而散乱的那种农村随处可见的草堆……总之是一个足够刺激的所在。就在这间小房子里，我和一个叫梅的女孩，进入一种物我两忘且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的状态。

更多的时候，梅是一个智者，谆谆教我如何在人心惟惟的世界里站稳脚跟，教我如何升官教我如何发财。

可是有一天我眼睁睁看着梅自我的床上冉冉飞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破空而去。

我要去寻找，寻找一个叫梅的女孩。

这个念头在我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完结之后，便极其强烈地爆发了。

我要去寻找，寻找一个叫梅的女孩。

实事求是地讲，我这个人本质上还不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每次评先进我都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投自己一票。选国家主席时毛主席就投自己一票。这是一种自信。

八月十四也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欲望，现在想来真是莫名其妙。我从单位的仓库里搬出一箱子灯泡，将家属大院里所有路灯都拧上。我的印象中，家属大院里的路灯灯泡自从安上好像就没亮过，也没人修没人换。现在这年月，人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私得很呀。

没人换我换。过节了亮堂一点不是，可以增加喜庆气氛嘛，再说我是这个单位里，一个被称为领导与群众间彩虹桥的办公室主任（当然，也有骂我是头头儿的狗腿子的，我不在乎），换个灯泡自然是我的分内之事。

那天夜里，望着亲手制造的满院辉煌，我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就在黎明时分我迷迷糊糊进入我和梅的小房子见到梅的时候，梅几句话惊得我出了几身冷汗。

梅说你献什么殷勤，你知道今晚是什么日子吗？

我说八月十四的晚上啊！

梅说八月十四谁不大包小包大车小车往头头儿家送礼，哪个送礼的在大白天送？不都是晚上偷偷摸摸的？你八月十四换上灯泡是什么意思？

梅说你是朽木不可雕也，还整天想着升官发财呢！

我大骇。我被自己的愚蠢骇得浑身冒汗，周身起满了小米

粒，只好狠刹自己的臭嘴巴子。

梅说你完了，你他妈的万劫不复。

说完这句话，梅便自我的床上冉冉升起，飘飘而去。

我喊梅梅梅。

梅飞走了。梅再也不会回来了。

梅飞走了。梅带走了我的阳根。我就如和扮成美女的鬼狐睡过觉的秀才，被鬼狐抽干了精血，只剩下一张精疲力竭的画皮。虽然这张画皮仍以物质的形态存在着。我想自己彻底阳痿了，从肉体到精神。

果然几个月后的一天，记得是春节刚过还没出正月，我就被我的头头儿叫去了。头头儿说你去农村扶贫组吧，锻炼一下自己的才干。

头头儿对我说这话时，脸上始终都带着和蔼可亲的笑。我记起梅同我说过的话，梅说头头儿臭骂你，阴着脸对你，那并不可怕。梅说可怕的是他对你笑。梅说他笑的时候你注定要倒霉。梅说现在的一些头头脑脑狗日的都是小肚鸡肠，如果你仅仅一次得罪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你过去如何巴结如何给他舔屁眼子，那都是无济于事的，你擎着穿透明小鞋吧。

我想十年的心血彻底完了。十年来我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十年来我紧跟头头儿，在头头儿的后面如一只哈巴狗似的摇尾乞怜，我他妈的容易吗？我现在得罪了头头儿，头头儿将我这癞皮哈巴狗一脚踢开了。我的头头儿不要我了。梅，你也不要我了吗？！

我要去找梅。我要去寻找一个叫梅的女孩。

我打点好行装出发了，如一只逃离家园的狗。

我要去找梅。

我要去寻找一个与美丽或性感有关的叫梅的女孩。

我没忘了带上一箱酒。

酒是指引我们进入欲仙欲死物我两忘世界的一盏明灯，而醉酒则是一切与宗教无关的信仰或修行的最高境界。长期以来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带着酒进入我与梅的世界见到梅的。酒他妈的真是好东西。

我练过一种叫形意的气功。一位气功大师告诉我练这种气功可以让意识致动，可以进入一种四维空间或者一种叫潜意识的状态。我练了十年，却一直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大师说你欲太强，成不了大器。大师说你他妈的还是喝你的酒吧。

我所在的县份是一个穷得丁当响的穷县。穷县归穷县，但酒楼夜总会卡拉 OK 的水平绝不比大都市差。这几年工厂商店倒闭了不下十家，够档次够标准的饭店酒楼夜总会，在大街上却如雨后春笋，呼啦啦冒出无数家来。只有万把人的小小县城，饭店酒楼夜总会倒有上百家（当然，这还不算面点铺小吃店快餐部等）。而且一家比一家够档次够标准，一家比一家生意红火。如果想订一个包间订一桌饭，起码得提前半天预约，否则对不起，五十多家饭店酒楼夜总会，几乎会在同时挂出客满的牌子。

每天天还没擦黑儿，饭店酒楼夜总会便早已灯火通明。县城仅有的两条大街，便到处弥漫着酒肉的香气和妹妹你坐船头的干嚎。

吃干巴工资的平民百姓，自然进不起带卡拉 OK 有小姐伺候有小姐伴舞的饭店酒楼夜总会。能进得起带卡拉 OK 有小姐伺候有小姐伴舞的有以下几种人：第一当然是单位的头头脑脑，这其中既包括效益好的单位的头头脑脑，也包括单位揭不开锅职工吃不上饭的单位的头头脑脑；二是上级检查团评估团考察团检查组评估组考察组的团长团员组长组员们；三是大款儿大腕儿富得流油而不知怎么花钱才好的暴发户；四是陪吃陪喝的单位办公室主任及司机。

我的角色就是那陪吃陪喝的办公室主任。

一般说来，办公室主任在一个单位里酒量最大。事实上，酒量不大也当不成办公室主任。不瞒您说，我就是凭着祖传的“斤儿八两没事儿，斤半二斤不醉”的本事，才得到现任头头儿的青睐而荣升的。几年下来，体重由没荣升之前的一百二十斤，肥到现在的二百一十斤，别的好处没赚到，就赚到一副好下水。上厕所小便都不敢点火吸烟，一点火尿都会着了。尿里全他妈的是酒精。

既然气功大师让我喝酒，我就他妈的喝酒。

酒是在海边一家鱼铺子里喝的。鱼铺子离县城有一百多里的路程。我现在是驻这里的扶贫致富工作组的组长。说叫工作组，其实就我一个人。

鱼铺子的老板挺富，脑门被油水挣得发亮，头顶谢得很厉害，亮亮的秃头，显示着与土眉土眼的老百姓的区别。但他现在是我领导下的臣民。

老板姓张，长得老相，却有一个年轻标致的媳妇。

我闲着没事，溜达着走过秃头老张的鱼铺子，秃头老张说是老王吧，进来喝杯酒。

我心里骂你才是老王八，一眼瞅见秃头老张年轻标致的媳妇，我想真是他妈的卖油郎独占花魁。

年轻标致的媳妇对我灿烂地一笑。于是我寻思媳妇怎么有点像梅。

我就进去了，不用劝，自己端起一个大碗咕嘟咕嘟地喝。

媳妇说王主任我给您夹菜。

一只粉红如煮熟的大虾的手，夹着一只煮得粉红的大虾，伸到我的面前。

我觉得要醉，一时拿不定该吃哪只虾的是。但我还是稳定了一下情绪，比较拘谨地连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秃头老张转身去了厕所。喝了酒就是好尿。

我越看越觉得年轻标致的媳妇像梅。

我说嫂子你是梅吗？

嫂子一愣，粉脸一红说你咋知道俺的小名？什么嫂子不嫂子的，俺还是黄花闺女呢，俺叫青梅来着。

我心里说屁。我说青梅你真好看。

青梅说俺还是黄花闺女呢！

青梅一双粉红如虾的小手很自然地一摸我的胡子，说王主任你真扎人。

娘的，是美人计。

青梅又说俺老张一直不行的，老了。

煮熟的大虾能让它跑了？

管他是不是美人计，谁让煮熟的大虾跑了，谁就是天字号

的大傻蛋。我突然有种马上要进入我的房子见到梅的感觉。

就在这当口儿，秃头老张说王主任您别愣着啊，喝酒吃菜啊！

我一怔，问虾呢？

秃头老张一愣，说刚刚开春，海里哪里还有虾，赶秋后我给您送一麻袋去。

我知道秃头老张根本没有去尿什么尿，人家的媳妇也一直就在外间烧火炒菜。

刚才，就在刚才，我差一点又进入我的小房子，见到我朝思暮想的梅。

梅梅梅。

我不禁一阵惊喜。

秃头老张说这几年搞海产贩运挺发的，我想今年再将鱼铺子扩大经营，只是手头资金缺了块儿。王主任您是财政局的大主任，能不能给咱解决个十万二十万的。

我看到年轻标致的媳妇在灶间偷偷瞄我，就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清楚我手头有二十万元的扶贫资金。作为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我自然没有资金的支配权。但我们局长有。

我进驻的是一个半渔半牧的穷村。村里倒有几条吨位在两吨以下的破渔船，但这里是浅海，大船根本就出不去进不来，所以在渔业上没有发财的可能。村子土地极多，但就是不长庄稼。令人奇怪的是，野草倒是极茂盛地生长。村子周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大草原。

我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这么宝贵的草场资源，发展大规模畜禽养殖多好。

宏伟的蓝图在脑中还没有形成雏形，便搅得我坐立不安。

我这人有时转花花小肠儿，可干工作一是一二是二，该咋着就咋着，很认真很兢兢业业呢！我就去找村支书合计。

村支书是我的房东。推开我借住的东厢房的门，紧走两步便到了村支书住的北屋门前。我喊老刘老刘。村支书姓刘。

没人做声。

正是吃晌饭的时候，应该有人啊！刚才我还看见刘支书与大他十多岁的婆娘吃饭呢。

我喊老刘老刘。

其实门没关，半敞着，上面就挂了一张破竹帘。本来举手之间便能破门而入，但咱是城里来的干部，哪能像村里的光棍儿那么没教养嘛！

我听到屋里稀里哗啦抖动钥匙的声音。

村里为节约开支，没有配备专职的保管，刘支书便兼着保管。穷村归穷村，可刘支书腰带上挂的钥匙足有二三十把。

我马上明白是咋回事儿了。

隔着门帘，刘支书底气不足地说，是老王吧，门没拴，进来嘛。

我连忙说刘支书你忙你忙。

不管咋说，我想我还是童男真身呢！于是便没命地逃回东厢房。我听见背后有人吃吃地笑。

是刘支书的闺女。

刘支书的闺女住西厢房，和我的东厢房正对着。

没过了一会儿，刘支书便进来找我了。刘支书说老王找我有事啊？

我注意到老刘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有一层汗，就说老刘晌午头还大干快上啊！

刘支书有些不大自然地一笑，说老了老了，年轻那时是日报，再后来是周报，到现在连半月谈都谈不上了，快他妈的成月报了。

又说老王找我有事啊！

我便兴致勃勃地将我刚才设想的宏伟蓝图描述了一遍。

意外的是，刘支书竟没有被我绘声绘色的描述所打动。刘支书说，你的计划是好的，只是资金呢？搞大规模畜禽养殖需要一大笔资金，你看你看咱村破赤烂腩的，哪来这么多资金。

他妈的又是资金资金。我愤然却无语。

刘支书看我有点不高兴，就忙说我忘了你是财政局的大主任，这么着吧，过午让小梅领着你去放牛，你实地考察考察，也许能立个项争取部分资金也说不定呢。

刘支书的闺女叫小梅。

小梅下午带我去放牛。

小梅家大小小有四头牛。我和小梅赶着四头牛出了门。其实不用赶，牛是轻车熟路，领导着我们到了村外高过人顶的草场里。牛随便吃草，小梅领我在一处比较空阔的草地上坐下闲聊。

小梅问，大哥俺这里好吗？

我说好好好，风景好人也好。

小梅憨憨地一笑。

小梅一点都不美丽，也不性感，普普通通的一个村姑，并且我知道她也不识字。

小梅撸起那条紫红的喇叭裤，说人家都说俺白，你看俺白吗？

我连说白白白。我注意了一下，小梅的两条腿其实一点都不白。我说小梅晌午的时候你笑啥？

小梅说俺笑你呗，看你那慌张样，什么叫你忙你忙。

我脸一红，赶紧避开小梅的眼睛。

小梅笑了。小梅说这又有什么，男人和女人结婚后该咋弄咋弄，不犯法是不？

我说小梅听说你是后妈？你还有个特务舅舅在台湾？

小梅很惊讶，说王主任你刚来两天你咋这么门儿清？

小梅说俺亲娘在俺三岁的时候便没了，这个娘是俺爹前年才找上的，俺这后娘是咱乡里胡书记的亲姐，要不俺爹那个熊样能当支书？

憨憨的小梅竟连这层意思都看得透。一刹那间小梅在我眼里美丽了许多。

我问小梅，你认识老张的媳妇吗？

小梅说哪个老张的媳妇？

我说就是村外鱼铺子上住的那个秃头老张的媳妇，长得挺俊的。

你是说青梅呀。小梅露出一脸的不屑。

我说青梅不好么？

小梅说不好！

当我问青梅怎么不好时，小梅又不说话了。

不远处的两头牛好像发生了争执，一前一后追逐起来，把草都扑腾倒了一大片。

我急了，我说小梅咱赶紧去拉架。

小梅倒鬼鬼地一笑，说甬拉甬拉。

我说两牛相斗，必有一伤，伤了怎么办？

小梅说你不看牛不是真打仗吗？告诉你，俺家的母牛这几天正发骚呢。

果不其然，两头牛经过一番追逐，一头牛便伏在另一头牛的身上。

我脸腾的一热，急急别开头。

小梅倒很坦然，问我，大哥，你说两头牛这么一趴，怎么会生出小牛犊呢？

我的脸更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小梅全无心计不再追问。

一时无话。过了一会儿，小梅说，大哥你撒谎。

我说我怎么撒谎了？

小梅的大腿果然很白。

小梅一指腿，说俺刚才让你看俺的腿，俺的腿一点都不白嘛。说着又使劲往上撸了撸，说不白是晒的，俺大腿才白呢！

眼前的小梅真像极了与我天天耳鬓厮磨的梅啊！

刹那间，我看到梅在那儿既美丽又性感地亭亭玉立。

我又惊又喜，我说梅梅梅，真的是你吗？

我知道小梅就在旁边，四头牛的八只牛眼睛也在目不转睛

地看着我们，我还是按捺不住下身的燥热，猛地朝梅扑过去。我喊梅梅梅，我再也不让你离我而去了。

梅在我的身下挣扎。我已经顾不了许多，我要把梅在我的身下溶化。我要溶化梅。

小梅的一只巴掌一只有力的巴掌印在我的脸上的时候，我愣了。就在我一愣的刹那，我看见梅从草地上爬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急穿草而去。

我气恼而又歹毒地说，小梅你为啥打我？我和梅亲热关你屁事。

我喊梅梅梅。

衣衫不整的小梅和四头牛，同时用十只眼睛吃惊地看我，仿如我是天外来客。

民办教师林眉眉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破炕上四仰八叉地睡大觉。

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醒了。我看到西厢房顶上挂了一轮血红色的太阳，这才明白我酣畅淋漓地睡了整整一个下午。

大概是睡眠过足的缘故，眼皮忒的沉重，睁也睁不开。我只好半睁惺忪睡眼，说是谁呀，进来嘛！

民办教师林眉眉便娇生生地立在屋场子中央。

民办教师林眉眉身穿一袭浅湖色的纯毛套裙，修长窈窕的身材，楚楚动人的鸭蛋脸。

我愣怔怔一时没有回过神儿来。怪呀，这透风撒气的破厢房，怎会有仙姑下凡呢？

梅梅梅。我说你是梅吗？

我越看越像，我说梅你怎么来啦？

民办教师林眉眉大大方方地一笑：王主任，你好！我叫眉眉，林眉眉，眉毛的眉，这村里的民办老师。

我说你就是林眉眉老师呀，久仰久仰大名。

我赶忙从炕上爬上身。我其实一次也没见过林眉眉老师，也没听说过林眉眉这个大名。

我说林老师你请坐。

民办教师林眉眉便大大方方地坐在靠门边的一张条凳上。

我赶忙给林眉眉老师倒水。

民办教师林眉眉全没有一般村姑的羞涩样，只是那么文文静静地站着。

我说林老师找我有事吗？

林眉眉轻启朱唇，露出两排洁白的贝齿。

林眉眉说，早就听说王主任您是咱市有名的大作家，您刚来的那一天，我就听说了，一直没好意思来找您。不瞒您说，我也喜欢写点小东西，只是没有老师写不好。王老师，您能指点指点我吗？

我连忙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儿商榷一块儿探讨。

林眉眉细瓷般细嫩的脸上顿时满面红光，妩媚地一笑，低下头去，满头的秀发遮住脸，露出一段白皙美丽的脖颈，那神态极为动人。

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溜走了。当我给民办老师林眉眉倒第八杯水时，林眉眉站起来说，王老师，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临出门，民办教师林眉眉伸出一只白葱一般的手，说王老

师，改日再向您请教吧！

我赶忙伸出手去，轻轻地与那白葱紧紧一握。

民办教师林眉眉妩媚一笑，转身走了。

真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竟还有这般天生丽质的林妹妹。

正在想入非非，支书家的破院门口出现了两只牛眼，一头牛迈着稳重的步子走了进来。后面又是一头二头三头。

放牛的小梅回来了。

小梅一声冷笑，刚才林眉眉来过了？

我说人家林老师来借了两本书，接着走了。

小梅又是一声冷哼，说狐狸精就会勾引小白脸。

我说小梅你为啥这么说人家林老师？

小梅满是鄙夷的脸色，说王主任你提防着点儿，她没安好心，还不是看上你是财政局的大主任才来找你？谁不知道她为了转成正式的，和乡教育组长早就那个了。

我心里一格登，红着脸说你怎么这样说人家林老师？

小梅说你看她那臭美样。

我心里说，不管林眉眉怎样臭美，总比你小梅俊吧！

我心里酸楚楚的，不理小梅，独自一人回屋睡觉去了。

我以为这天晚上一定要梦见民办老师林眉眉了，没想到却和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手拉着手在野草地上疯跑了一夜。

所以当第二天真正见到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时，面上便讪讪的。

我是上午在村外闲逛时，随便走到鱼铺子上的。

秃头老张的媳妇正端着一盘水向门外倒，见到我灿灿地一

笑，说王主任进来坐呀，老张今早晨还念叨您呐，说王主任好久不来坐了。

我闹不清自己是有意还是无意跑这么远来的。

我说老张在屋么？

秃头老张媳妇又是灿灿地一笑，说今早晨就走了，出远门儿，往天津卫贩海货去了。

当秃头老张媳妇再度邀我屋里坐的时候，我瞄瞄四周，正值晌午，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茂密的草丛和眼前独座于草丛中的小屋，便犹犹豫豫进去了。

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老男人和小媳妇一定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我是半个作家，这样的题材怎能不吊人胃口？

没想到秃头老张的媳妇异常活泼，一面热情地招呼我快坐下，一面给我端茶倒水。

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说，王主任您的孩子几岁了？是男孩女孩？

我一窘，我说我还没对象呢！

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笑了，说堂堂的大主任，长得又一表人才，咋会没对象呢？

我说还年轻还年轻，不忙不忙。

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说，王主任您看我有多大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细细的腰儿水蛇似的扭几扭，扭得人心神荡漾。

我想，林眉眉的美，是清纯的美。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的美，则是一种成熟的美。成熟的美则很容易让人想到性感，或者想到性。

我觉得下身燥热得厉害，急忙将两腿夹紧，眼光则慌乱地

四处躲避。

我说嫂子您顶多二十五吧。我一面含混地应答，一面心中咬牙切齿地暗骂秃头老张，你他妈的卖油郎独占花魁。

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嘻嘻一笑，说看不出王主任您好厉害的照子。

我说嫂子我没说错吧，嫂子您真的只有二十五岁，还是少女呢。

秃头老张媳妇说别嫂子嫂子的好不好！我叫青梅嘛。

青梅很自然地靠着我坐下。

远离人群的环境，很容易让人产生性放纵的感觉。我不是呆鸟，自然没有拒绝美女投怀入抱的功力。坐怀不乱只是他妈的纸上谈兵，书上骗人的把戏。哼，不信你抱一个美女试试。

所以我很自然地将青梅搂在怀里。

将青梅搂在怀里，心反倒不觉慌乱。我一面静静地摩挲着青梅柔软飘逸的青丝，一面很自然地问青梅，我说梅姐姐，你嫁给老张好久了？

青梅脸红了，说也就几年的工夫。

我说梅姐姐你和老张都不是本地人吧！

青梅说你咋知道的？！

我说我能猜出来。我说这话的时候，偷偷拿眼去瞟青梅洁白姣好的脸庞。

青梅眼睛呆呆地盯着窗外，便有泪溢出来。

青梅说我离家已很久了，我娘有气管炎的病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犯。

我说梅姐姐你怎么不回家去看看呢？

青梅说怎么回呢？家里人都恨死我们了。

青梅娇软的身子抖得厉害，我不禁将她拥紧。

青梅说想听我的故事吗？

我一边将青梅拥紧一边连连点头。

青梅说我的家其实离这儿不远，才二百里地，我刚初中毕业就和本村的铁柱订了婚。二十岁不到就过了门，是老张帮我办的假户口，改了年龄才登的记。老张是我们村的村支书。结婚两天，铁柱便出外打工去了。铁柱是个二妮子，半个男人。第三天夜里，老张便猫进我的房里。我又惊又怕又兴奋。老张说以后我会待你好。一来二去，便被我婆婆发现了，家是呆不成了，老张说我手头有一笔钱，咱们跑吧。于是我们便跑到这鱼铺子上。青梅说老张是我公公。

我说扒灰。

青梅问你說什麼？

我说扒灰就是扒灰。我突然觉得浑身如散了架，一点力气都没有，心里空落落的，想要呕吐。但我还是挣扎着站起来。我说嫂子我走了。

青梅说你怎么说走就走呢？你给我们办的资金能落实吗？

我说没问题没问题，赶紧便走。偶尔一回头，远远的海滩上，秃头老张正蹲在一条搁浅在岸边的破渔船上吸烟。

我在草丛里慢腾腾走着，胃仍然莫名其妙地翻滚着，吐了几次都没有吐出什么，索性往路边一倒，昏昏沉沉几欲睡去。

一滴雨点抽打在脸上时，我才知道要糟，便没命地往村子赶。等我跑到刘支书家的时候，浑身早被雨浇透。

刘支书从北屋门口喊我过去吃饭，我说我自己凑合一顿算了，进屋掩上门便睡。

等我醒了的时候，我发觉我屋里有三个女人。

林眉眉、青梅、小梅。

三个女人抱着三个一模一样的黑瓷罐，挤在仅有的一张破条凳上，眼巴巴盯着我。

我说天怎么还黑着？

三个女人一齐嗷的一声惊叫。民办老师林眉眉急急站起，顺势坐到我的身边，笑着说你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天当然还黑着，可把我吓死了。

我怎么了？

民办老师林眉眉弯下头，一头秀发如瀑布般倾斜下来，有几根拂在我的脸上，怪痒痒的。林眉眉用柔软的手背轻轻抵在我的额头上，微笑着说烧退了，你发高烧一天一夜，可把人吓坏了。

小梅也走过来，说王大哥俺娘给你炖的鸡汤，你喝点暖和暖和身子。说完咚的一声将黑瓷罐放在破八仙桌上，阴着脸出去了。

青梅也凑过来，有些讪讪地一笑，说王主任你醒了就好，俺先回去。青梅把手中的黑瓷罐轻轻放在八仙桌上，也走了。

刘支书闻讯走了进来，连说这破天气，弄得牛车驴车进不来出不去，也没法送你上医院，只好让村里的胡医生来给你打了一针退烧针，虽说胡医生是个半吊子兽医，嘿嘿，医术还是蛮高明的。这不，烧退了不是？

民办老师林眉眉见支书进来，急忙站起来，说支书你忙你

忙，这里有我呢！

我虚弱地一笑，说刘支书林老师你们忙你们忙。

刘支书说天都黑了，又还下着雨，我忙我忙啥哩。这么着吧，林老师你先回去歇着，今晚上我陪着王主任，你明天还得给娃娃们上课哩。

民办老师林眉眉见支书这么说，便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黑陶罐放到八仙桌上，说王主任我也给你炖了一只鸡，你快趁热吃了，我在里面加了好多佐料哩，香着哪。

背对着刘支书，林眉眉妩媚地看了我一眼，说王主任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病。又对刘支书说书记我走了。一拧柔美的细腰出了门，撑着一把自动伞走了。

民办老师林眉眉前脚一走，小梅后脚就跟进来了，说王大哥我给你倒鸡汤喝。不等我说话，便手脚麻利地将拿来的鸡汤倒在碗里。

刘支书接过碗尝了一口，呸的一声吐在地上，说你娘杀死卖盐的了，又将汤倒回原来的罐里。

刘支书看看破八仙桌上的三个黑陶罐，又看看我，嘿嘿一笑，说王主任真有你的，到底是城里来的干部。

我说刘支书你别开玩笑呀。

刘支书笑着又从另外两只黑陶罐里倒出一些尝了尝，咂咂嘴说就是比咱老婆做的好吃，有文化的就是不一样，啧啧。啧啧。

小梅说有本事你也找个文化人尝尝嘛！

刘支书说狗日的就会说风凉话，快滚回挺尸去。

小梅嘟囔着，不情愿地回去挺尸睡觉了。

刘支书给我端过一碗鸡，说还热乎着呢快吃吧。又说庄户人待客的最高规格就是炖鸡汤了。

我是真的饿了，坐起来接过碗，说刘支书你也一块吃儿，这么多我怎么吃得了。

刘支书说也是，我也尝尝文化人做的饭，啧啧，你看人家林眉眉做的，还放了八角呢，秃头老张的媳妇做的也不赖，你看鸡汤炖得白生生的，像女人白生生的大腿是不是。

我吃了一碗鸡肉，是林眉眉拿来的，味道确实不错，便又喝了一碗汤。倒是刘支书吃得酣畅，连他婆娘做的咸得象杀死卖盐的鸡汤也没放过。三只不算太小的黑陶罐，不一会儿便见了底。

我对吃得油光满面的刘支书说，感觉好多了，刘支书你回去早休息吧。

刘支书说下雨没啥事儿，我都睡了一天了，陪着黄脸婆睡觉哪如陪着兄弟你聊聊呢！

我无可奈何地一笑。人家如此热情，也不好再拒绝啊。

陪着刘支书说了一会儿话，刘支书便有些疲倦有些体力不支的样子，渐渐地趴在破八仙桌上打开了呼噜。

外面雨更大了，电闪雷鸣。我就在轰隆隆的雷雨声和刘支书可与雷雨声媲美的呼噜声中，睁着眼睡了一个晚上。

最近以来，我有一种感觉，我寻找梅，梅却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有时好像就要进入我与梅共同拥有的小房子，就要见到梅了，可梅突然一下就飞走了，飞得无影无踪。

自以为对性对女性有一定自制力有一定定力的我，突然变

得放纵起来。也许这与身边天天有三个叫梅或眉的女人有关。也许女人真的是祸水呀！

仗着年轻体壮，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其实感冒发烧还叫病么。这期间民办老师林眉眉，秃头老张的小媳妇青梅，以及小梅，以相同的借口分别来慰问我几次，并分别从我这儿取走了黑陶罐。

民办老师林眉眉来得明显频繁起来，一开始是问病情，病好了以后就来借书谈文学，再后来连文学也很少谈了，就只是来。

小梅虽说住对过儿，来的次数却明显减少，后来就干脆不进我住的东厢房。在院子里碰上，小梅也只是低下头叫一声王大哥，便匆匆走过去。我想，小妮子是怀春了。

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也来得很少。其实算起来总共也没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和秃头老张一起来的，还提了罐头苹果及几条活鱼什么的。秃头老张很自然地问了资金的事儿。我心里没底儿，也真没打算给他贷，便说现在财政放款正紧张呢，怕不好办。秃头老张便说兄弟你帮帮忙，贷三十万我给你三万的回扣。

我忙说什么回扣不回扣的，我回单位商量商量。

青梅则一声不言语，只在旁边用幽幽的眼神看我。

刘支书进屋来和我谈了几次工作。说到资金，刘支书说王主任你也来了好几个月了，咱一个项目都没上，年底乡里县里考核咋办呢？

刘支书这几年的支书真是没有白干了，说话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但他话里的潜台词我还是一下子听出来了，就像秃子头

上的虱子明摆着，你王主任都来了好几个月了，一点实绩都没有，乡里县里考核我可不给你打掩护。

我暗哼一声，我是什么人，我毕竟是在领导手下干了几年的办公室主任。知道么，办公室主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你一撅腚我就知道你拉的是稠的还是稀的了。

刘支书说上一次你提的扩大黄牛养殖规模的事，我又合计了合计，真是一个好设想，到底是县城来的干部，和咱土觅汉想的就是不一样。如果王主任你能帮助做做工作，能立个项，再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咱立马就去把牛买来，也给乡里县里一个交代。

我说我回去商量商量吧。

刘支书见我有点心不在焉，就一笑说王主任，其实乡里的考核还不是咱村里说了算，咱买一头牛不会说买了三头牛五头牛，县里乡里如果真的来抽查核实，还不是村委领着去？但如果一头牛也买不来就很难说了，真要让你住上两年半载，你城里的大干部哪能受得了这份洋罪。

刘支书很笨拙很朴实地一笑。我心里格登一下，他连县里的规定都知道，下派文件上明确规定，凡完不成任务的工作组两年不能撤回。

我明白我以前低估了这个看起来窝窝囊囊的土觅汉了。我突然看见梅从屋顶的破洞里探进头来，对着我笑。

我喊梅梅梅，你救我。

梅只笑不语。

刘支书说哪有梅呀。又说对了王主任，最近好像林眉眉老师常来找你，还有秃头老张的媳妇青梅，群众都有闲话了。不

过老婆蛋子饶舌头你也别理她，她们懂个屁，谁还不年轻过？以后注意点保密性就是了，嘿嘿。

嘿嘿。

我顿时觉得头胀得像一头牛。我喊梅梅梅，你来救我。

梅只笑不语。

刘支书说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呀。到门口又说如果你想回县城，明天乡里正好有辆车到县城办事儿，到村里打个拐儿，顺便捎上你。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兔子被套进了套儿里，马上口干舌燥得厉害，连呼吸都急促起来。我看见梅对我点点头，便说行行行。

已经四个多月没有回单位了。四个多月来海边小村闭塞的生活，对我来说无疑是摆脱城市浮华和虚伪的世外桃源。我真的有些乐不思蜀了。但我既然有小尾巴攥在人家的手里，钻进人家的套里，就不得不听从人家的摆布。

我是搭乡里胡书记的小车回县城的。说是搭便车，其实我明白这是刘支书和他的舅子书记早就串通好了的。

刚出村口，碰上了提了一大包螃蟹要到城里的青梅。我说正好顺路上车吧。

小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几近三个小时才算到达县城。

送下我和青梅，司机要去县委什么部门报份报表。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们回去时再想办法。司机说胡书记有交代，我再送你回去，有事只管办好了我等你。司机说完开车先走了。

青梅说城里就是好，人多车多东西也多。

我说你上菜市场把螃蟹卖了，自己去逛逛商店再来找我，我们一块儿回去好了。

青梅便一笑，说卖螃蟹也犯不着跑一百多里地到县城来，海边上收螃蟹的鱼贩子多得是，价格也差不了一毛两毛的，人家就是来县城看看嘛。

我说你又不卖拿这么多螃蟹干啥，天气开始热了，捂臭了咋办？

青梅娇媚地一笑，说那就送给你呗，哪个猫儿不馋腥呢？那笑颜有点意味深长。

我说我不是今天要跟你一块儿走呀，我又没老婆孩子，光棍一根怎么吃得了？

青梅便又笑，说傻瓜你不会将这螃蟹送给你的局长呀，说你自己送的也行，说村里的老百姓送的也行，不就是为你买个好么，连这都不懂？

我一想也是，局长真的爱吃螃蟹，就说那我买下了，回头给你钱。

青梅说整整一百斤，按批发价还得三千元呢，赶你几个月的工资，你能买得起？送你就是送你嘛！

我想我也是为村里来办事，说不得只好收下了。

我说青梅你先到我宿舍去歇歇吧。

青梅便又笑，说那敢情好，我先得去商店买点儿东西再到你那儿去。

我怕大白天送螃蟹给局长不好看，就先把螃蟹扛到我的宿舍里，回头给了青梅宿舍的钥匙，就直接去找局长。

到了办公楼，同事们自然嘘寒问暖。在走廊里碰上财务科的小孙，小孙说局长在是在，只是现在有人在那儿，中午自然有应酬，得到酒楼去咪唏咪唏。

小孙是我在单位里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平时互通局里的信息，交情还过得去，我们之间说话就比较随便。

我一听上午没戏，便说下午再来找局长吧。说罢要走。

小孙突然神秘地凑上来，说哥们下去几个月没犯生活错误吧！

我连忙一笑，说哪儿话，咱为贫下中农探索脱贫致富的路子还探索不过来呢，哪有闲工夫犯错误。

小孙嘻嘻一笑，说不对吧三个女人送三个黑瓷罐是咋回事儿？

我的头立马嗡的一声，远隔百十里的穷乡僻壤，还是这么快有人把消息泄露过来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儿，真是厉害。

小孙便又笑，说哥们儿保重身体。

我窘窘一笑，说你别听别人信口游舌编瞎话。

小孙倒一本正经起来，低低地说，哥们我是为你好，局长就在全局大会上不点名地讲，现在我们有些年轻同志思想道德不纯洁，到乡下与年轻无知的少女、与有夫之妇勾勾搭搭。局长说一定要引起全体干部职工的警惕。哥们是不是说的你？你的这顶小小乌纱帽得想办法戴牢啊。

这时有人从走廊那端走来，小孙便赶紧溜走了。

走过来的是一个老同事，四个多月不见当然十分热情和关心，但眼光果然有些怪怪的，有些与以前不大一样。我这才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到了家到了单位的我，却又变得如一只丧家之犬，急急溜着墙边回到宿舍。

宿舍的门虚掩着，青梅正站在墙角的镜子前梳头，一身洁白的看来是刚买的套裙，勾勒得本来就亭亭玉立的她更加窈窕动人，长长的青丝披在肩上愈显得有几分神秘，动人心魄。

青梅一笑，说傻蛋儿不认识了么，傻乎乎站在门口干啥，这不是你的家么。

我喊梅梅梅。

我终于走进我与梅的小房子。我看见了梅。

我喊梅梅梅，真的是你么？

梅便一声不吭地扑过来，潮红的脸蛋愈发显得娇艳，媚眼里有火苗在窜动在升腾。

温热而有弹性的躯体蛇般缠上我的身子。我说梅梅梅，真的是你么。

梅说你是让我真正神魂颠倒的第一个男人，你知道这几个月我睁开眼是你闭上眼也是你吗？

我说梅梅梅，我像在做梦呀。

梅说就权当是做梦吧。亲亲傻蛋儿，我不要求你娶我，也不要求你时时刻刻记着我，我只想你现在要我。

我说我要你梅我要你梅。

我身上蠕动着一个个真真切切的梅。窗外大柳树上的知了知了知了地叫。

下午我衣冠楚楚找到局长的时候，面色潮红的局长朝我极亲切地一笑，然后连声说辛苦了。我知道要坏菜。

但我自觉有成竹在胸，我知道怎么应付。当然，这是因为梅在中午那销魂的间隙，已经断断续续教导我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同顶头上司打交道。梅说你见了你的头头儿，第一绝对不可低三下四，让他觉得你是他平起平坐的对手；第二你又要显示出你的忠心耿耿，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人；第三，你要有所表示（梅说这话的时候，伸出右手的食指与拇指搓了几下），物质刺激还是必要而现实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第四，你要抓住他的尾巴（我问梅怎么抓住他的尾巴，梅就笑，说你擎好吧！）。

正如梅所料，局长热情地嘘寒问暖后，逐渐板起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仔细听我大体汇报了工作过程。局长说前段工作开展还是好的，但农村毕竟是农村，农村毕竟和机关不一样，要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要注意我们干部的形象，说话办事要检点。

局长说到这儿时一笑。那笑暧昧而敷衍，让人觉得笑里藏刀。

局长说下午还有一个会要开。局长欠了欠身例行公事地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自然知道这是逐客令的潜台词，便急忙说，局长今年县里乡里布置的任务，如果不采取些硬性措施是完不成的，到时点名，如果咱局剃光头总是对咱们影响不好。那村真叫穷呀，村集体一分钱没有，村民有的一家人就一床被子，大概万恶的旧社会也就是这个样子，局长您想个高招吧！

我没说村里乡里其实已经确定要扩大养牛规模需要贷款的事。这当然是梅教导的我。梅说你要先让你的头头儿想办法，他没啥办法时，自然来征询你的意见，你就再谦虚谦虚，向头头儿汇报你的初步打算。记住，一定要强调是一个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见，让头头指正并请头头儿决策。

果然，局长说我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你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了，你想想有么法子。

梅真是一个天才。

于是我就抱着谦虚的态度，向局长汇报了自己其实已经论证成熟的如何扩大养牛规模的想法。

局长挺认真地听取了 my 汇报后，说你的想法还是好的，但这需要多少资金呀，你知道咱局目前尚超指标放款二百多万元，审计局也不干呀。再说畜牧投资见效慢，本息一年二年也难以收回呀。

局长把路已经封死了。局长说的也是实情。

正在此时，局长桌上的一声清脆的电话铃响，我知趣地赶紧起立，说局长您先忙，我待会儿再来。

局长毫不客气地对我摆摆手，而我则从容不迫地退了出去，并顺手给局长带上那封闭得极好的包皮木门。

十分钟后我再敲门进去时，局长果然和颜悦色了不少，说王主任你弄那么多螃蟹干啥？

我知道青梅已准时把螃蟹送到局长家了，便连说这是村里群众的一片心意嘛。

局长说刚才你嫂子打来电话，说村里也来人了，你怎么不让她来谈谈这个项目？

我说行行行，便赶紧往局长家打电话，让青梅到局长办公室来一趟。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一切都按我和梅的主意（确切地说是青梅的主意）进行。

又过了十分钟响起了青梅的敲门声。

局长说请进。我注意到局长本来如刮胡刀轻划了两下的小眼睛，倏地大了亮了。

青梅进来了。

我赶忙站起来介绍，局长，这是渔洼村的青梅同志。

局长以极少有的热情连忙从宽大的老板桌后站起，一溜小跑，过来同青梅握手。我注意到局长那如女人般纤细的手紧紧攥住了青梅的一双柔胰。局长握手向来力度挺大，以显示充分的热情，至于给人办事不办事，那自然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当官的都这样。

局长对我说快给青梅同志倒水倒水。

倒上水，我知趣地对局长和青梅说我去买些水果，你们慢慢谈。

三十分钟后我提着一塑料袋水果去推局长办公室的门。这个时间是青梅和我约定的。我当时问青梅为啥需要整整三十分钟，青梅便笑，说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嘛，别那么多为什么。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青梅正坐在局长的腿上，一双玉臂环在局长的脖子上。

我吓了一跳，一边向门外退一边问局长，青梅同志到哪儿去了，我去找找看。

不一会儿青梅拿着两张支票到宿舍找我，喜形于色地说，

三十万的是你的，二十万的是我的。青梅见我黑着脸，本来灿若春花的脸现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情，说怎么了？

我不做声。

青梅便小鸟依人般偎过来，说这不都是为你好，不是教你抓头头的尾巴么，我又没和他来真的。

我默默将青梅搂紧，胃却止不住剧烈地疼痛起来，想吐酸水。

牛终于买回来了，是胡书记和村里刘支书亲自带队去外省买的。当然，三十万元财政借款自然分不到每家每户手中，按村支部的意思只有分给少数几家养殖大户了。结果分给刘支书的是十万元，据说这其中有一胡书记的一份。难怪胡书记和刘支书那么卖力呢！

加上原来的四头，小梅每天要赶着三十头牛早出晚归去放牧。

刘支书见了我就笑，说王主任你也不用自己开伙了，到我屋里一块儿吃，衣服让小梅晚上帮你洗就是了，你是干大事的人，哪能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操心。

我恨得牙根痒痒的，却无从发泄，只好说自己一个人习惯了，我喜欢清净啊。

自从那天和青梅一同回来，我就没有见她的人影，听小梅说真的同秃头丈夫老张往天津卫贩海鲜去了。

民办老师林眉眉倒是常来，每次来都带些乡下很难见到的零嘴和我一块儿吃。

林眉眉清纯脱俗又生得天生丽质，而且又那么善解人意，

这对心情郁闷烦躁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我甚至觉得我爱上她了。

有一次林眉眉有意无意中问我，县教育局你有没有熟人，听说县里来了两个民转公指标，能不能给问一问？

我说县教育局我还真有熟人。

林眉眉一副又惊又喜的样子，说听说管这档子事的，是一个姓蒋的副局长呢。

我一格登，姓蒋的副局长正是我同学。我说我就和姓蒋的副局长是同学呢。

林眉眉脸上更加惊喜万状，说真是巧她爹打巧她娘。

一刹那间，我觉得林眉眉的表情多了一种夸张的成分。

这天晚上，有说有笑地送走林眉眉，我早早地吹灭了那盏昏黄的煤油灯。我的房门没有关。

过了一会，门被推开了。蹑手蹑脚像猫一样进来的，自然是民办老师林眉眉。

秋天来了。

这一段日子过得寂寥又平淡。这期间，我回县里为林眉眉的事，找了几次我姓蒋的同学。同学毕竟是同学，颇够交情，拍着胸脯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况你说的那位林眉眉也够转公的条件，反正指标给谁也是给。但同学又说，我的权力仅限于把名额分到乡镇，至于到乡镇后再给谁，便不是我的权力范围了。

我又顺便到局里汇报了一下这一阶段的工作。局长果然对我和颜悦色许多，对我的工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碰上财务科

的小孙，小孙说你小子真行呀，大老板三天两头在大会上表扬你。又贴耳说，听说咱局要选一个工会主席，副科级呢，大家都咋呼是你的。我连忙谦虚，说哪能轮到咱呢。我心里说，就这么个虚职，我这么年轻让干也不干呢。

回村里后，我把教育局得来的消息告诉了林眉眉。林眉眉果然眉开眼笑，说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到乡里做工作呀。

我不知林眉眉是怎么到乡里做的工作，但指标很快就分到村里了。

但村里有两个民办老师够条件，林眉眉是两个够条件的民办老师之一。我知道，林眉眉第三步的工作是要找刘支书。

果然，林眉眉来我住的东厢房的次数明显减少，到北屋的次数明显增多。

刘支书天天眉开眼笑，像刚发情的牛犊，精神饱满。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在我意料中的事儿。

那天，我骑车从乡里开会回来，回到村里时已经傍晚了。刚要推东厢房的门，便听到一阵仓促的钥匙抖动的声音自东厢房传出。

我咳嗽一声，跑到院子外去吐。过了一会儿，民办老师林眉眉很自然地从小院里出来，同我亲热地招呼一声，便走了。

我又回到我住的东厢房去吐，吐了半夜。

秋天也很快过去。

我所在村的扶贫工作进展很顺利，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无大事的日子便过得飞快。当大雪纷飞，我抱着一张写有“奖

给扶贫先进个人”的奖状回到局里的时候，一张任命我为局工会主席的委任状也同时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想梅毕竟不是神仙，梅也有失误的时候。梅也没料到我为抓住头头儿的小辫子，被头头儿挂了起来。

实际上，神仙也斗不过头头儿的。

这期间，我再也没有见到梅。我知道梅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快到年底的时候，我结了婚。

举行婚礼的时候，乡里村里的领导都来贺喜。林眉眉老师（现在她已转成公办了）青梅，还有她的丈夫秃头老张，全都真心真意地来了。

自然也少不了刘支书。刘支书西装革履，一副鸟枪换炮的模样。

刘支书是作为娘家人来的，是婚礼上最尊贵的宾客。

我娶的是刘支书的闺女小梅。

小梅的舅舅从宝岛台湾回来了，有一百万美元分到小梅的名下。我跑到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问了一下美元与人民币的汇价及存款利息，便马上答应了手拿美元支票的小梅的求婚。在美元支票的辉映下，小梅变得十分美丽和性感。

小梅毕竟最像梅。

所以我娶了小梅。

1997年12月18日于蜗居，日凌晨2点

岁月如大风刮过

爷是一九五二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抵达抗美援朝最前沿——著名的三八线的。我们寿光人管父亲或爸爸叫爷。

爷现在老了。爷从来不谈过去的事儿。爷过去的事儿我是以前从嬷嬷口中断断续续听来的。我们寿光人管祖母或者奶奶叫嬷嬷。

嬷嬷说全庄人敲锣打鼓送我爷。一块儿入伍上朝鲜的还有我宝贵二叔还有庄东头的球蛋叔。嬷嬷说你爷和你二叔你球蛋叔身披大红绸胸戴大红花骑着大红马一起走的，可回来时就你爷自己，背着一个铺盖卷儿回来的，铺盖卷儿还烧了一个洞。你二叔当了县长你球蛋叔成了外国大财主。你爷最没出息。

爷没出息这话我相信。爷窝窝囊囊一辈子全庄出名儿。嬷嬷说你爷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这话我也信。

中学我是在县城念的。班上除了我是从村里考出来的，其余都是城里的孩子。城里的孩子常比谁的老爸官儿大，什么局长什么主任的，就连最次的莎莎爸还是工厂车间副班长。我不敢和人家比。我爷是猪倌儿，爷在生产队里管放猪。

我念书时家长会贼多，老师动不动就把家长请来开什么座

二叔到学校作报告我在台下见到的。当时莎莎讨好地用她纤纤玉指拽拽我的袖子，说金子这不是你县长二叔嘛，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我县长二叔。

嬷嬷说如果当时你爷留下，可能熬个县长也说不定。嬷嬷说这都是命。

后来嬷嬷死了，爷过去的事儿便再没人说给我听。

有一天我接到县长二叔的秘书给我打来的电话。当然，这是我自省城一家中专毕业分配到县供销社若干年以后的事了。秘书说县长二叔让我到他家去一趟，说有个外商点名要见我。

眼前的小洋楼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那年我考上了省城供销学校，全家人高兴的什么似的，委委琐琐的父亲突然挺直了腰板，面上也有掩不住的笑容。爷对我说卖了猪卖了驴也凑不够你一学年的生活费，金子你去你二叔家借借看。

我就去二叔家。

二叔其实是堂叔。二叔的爷和爷的爷是一个爷爷，服气很近的。

二叔是县长，大人小孩都认识。县府大院里我当时很轻易地就打听到二叔家。

谁呀谁呀？高大气派的铁门一开露出一张绝对称得上年轻美丽的姑娘或者妇人的脸。

我说你是俺姐姐吧俺二叔在家吗？

你二叔？谁是你二叔？姑娘或者妇人一脸的诧异。

我说俺是城南王家庄的，俺二叔是县长是姐姐你的爷啊。

姑娘或者妇人一声朗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娇躯打颤，说哪跟哪儿啊你应该管我叫婶子啊。

我觉得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后来我才知道婶子是二叔的续弦，县吕剧团有名的花旦，比二叔小二十岁也已年过三十了。

对女人特别是有些年纪的女人来说，人说其年轻毕竟是件高兴的事儿。婶子显然被我笨拙的误会搞得挺高兴。婶子说大侄子进来坐啊。

二叔家的客厅富丽堂皇，堂皇得令我晕眩。

我说婶子俺二叔在家么俺找俺二叔有点事儿。

婶子一笑说你二叔开会去了有啥事儿跟婶子说。婶子的笑真好看。

我说俺考上了中专可上学的钱不够，俺爷俺娘让俺来向俺二叔借借。

婶子笑脸如花，哟老王家出状元了，可真不巧你二叔不在家，大侄子你借多少？

我听到客厅隔壁房里一声男人低低的但很清晰的咳嗽。我怯怯地说俺爷俺娘让俺借二百块。

婶子大笑笑得流出了晶莹剔透的泪水，说别看你二叔是县长，可一个月也就是那么一二百块钱的工资，这么着吧今天婶子我做主，给你五十块吧告诉你爷娘不急着还啊。

我不知怎么走出县长二叔的小洋楼又怎么回到家的。走进破落的院子时，爷正在院子里来回地转。爷笑津津地问我金子你二叔在家吗？钱你借来了吗？

我嗫嗫嚅嚅将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我没提二叔其实在家的事儿，我怕爷伤心。

操你娘宝贵，爷我去给你借。

爷一张脸气得通红扭身就往大队部走。爷是去大队部给二叔打电话。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窝囊一辈子的爷发过火。

爷是怎么打的电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电话打了不到半小时，县长二叔的秘书坐着县长二叔的小轿车将五百块钱恭恭敬敬地送到了爷的手上。

秘书是一个留着合适比例分头的戴眼镜的中年人。秘书诚恳地说这钱县长说不用您还了。

爷说说借二百块就二百块，余下的你给县长再捎回去。爷说你告诉县长等我卖了猪就还他。

爷说这话的时候气宇轩昂，居然带一副官相。这时我就想爷是没当县长，当了县长也许不比二叔差。

爷是县长的哥，秘书自然唯唯诺诺连说一定一定。于是秘书很乖巧地将爷递过来的三百块连同我借的五十块钱揣进衣袋。小轿车冒了一股青烟缓缓地小心翼翼地驶出村庄。

我后来问爷，二叔从没和咱这穷亲戚走动过，为啥你一打电话二叔就派人将钱送上门？爷说大人的事你少问。爷说罢便再也不吭一声。

许多年过去了，二叔家的大门依然不失当年的高大气派。我心情复杂地第二次按响了门铃。谁呀谁呀？

还是许多年前那个好脆好脆的声音，但铁门之后的脸早已不是昔日那张称得上年轻美丽的脸了。婶子胖了是中年妇人了更像县长太太了但风韵犹存。

我说婶子是我啊我是金子。

是金子大侄子啊进来快进来，你三叔你二叔都等你老半天了。

我说这怎么敢当。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亮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位极年轻极美丽而我又好像在哪儿见过的女士或小姐，在院子里的凉亭中文静地坐着。在座的还有县长二叔和一个须发皆白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老年男人。

县长二叔与老年男人显然也看到了我，都站起来，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慈祥的笑意。女士或小姐还在那儿文静地坐着。

我赶忙迎上去。

县长二叔亲切地说，几年不见大侄子长成大人了。

我赶忙说二叔您也见老了。在我的印象中，二叔其实一次也没有见过我，我经常在县府礼堂听他作报告倒是真的。

县长以激动的神情说大侄子来我给你引见一下，这是你三叔，新加坡 UFO 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准备来咱县投资搞项目的，你爷你三叔还有你二叔是光腚朋友，当年又一起抗美援朝打美国佬的。

我这才清楚三叔其实就是嬷嬷跟我说过的球蛋叔。嬷嬷说你球蛋叔虽出了五服但还是一个王家，按辈分你该叫他三叔。但三叔是 UFO 大老板人家哪来我这样的侄子？

我赶忙一鞠躬我说王先生您好。

称什么王先生叫我三叔就行一家人咋说两家话呢？

我说是三叔。

三叔一口寿光话原汁原味比我说的还地道，真是难得难得。我突然想起一句古人写的一首什么诗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县长二叔以近乎谄媚的神态盯着女士或小姐，告诉我这就是你三婶梦妮女士，大侄子你最近没有看过电视吗？

哇我想起来了，这位差一点被我喊做妹妹的其实是我三婶子的梦妮，是港台正红得发紫的艳星，最近电视里正热播她主演的令我如痴如醉的言情连续剧呢。我暗暗连呼好险。

我觉得心要蹦出嗓子眼，腿虚得发飘。我不知说什么好我语无伦次。

三……三婶原来您就是梦妮，我家的墙上还贴着您的照片呢。

梦妮三婶笑了。那笑我是熟悉至极的，我觉得当头有太阳照耀。

三叔笑了。那笑是满足是自得。

县长二叔二婶也笑了，那笑包含着许多成分，有自豪有艳羨也有醋意。

县长二叔招呼三叔招呼我坐下。县长二叔对我说，金子大侄子这次你三叔回国的目的，一是要在咱县投巨资开发项目，为家乡经济腾飞做贡献；二是想在有生之年与你爷与我三个老战友聚一聚。本来应该到你家去你爷是老大么，但你三叔身体欠佳，我怕他睹物思旧，所以想烦劳侄子你把你爷请来。

我要把这天大的喜讯去告诉爷。

我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这就去。我说三叔三婶二叔二婶我走了。

三叔三婶二叔二婶都笑了，但我只看见梦妮三婶在笑，虽然梦妮三婶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我是坐县长二叔的车回去的。我们王家庄其实离县城并不远，坐车顶多十分钟的路程。我到家的时候，爷正靠着墙根在太阳底下捉裤腰上的虱子。

我说我球蛋三叔回来了是南洋大老板，三婶是港台大明星，县长二叔请你到他那儿去聚聚。

说这话时我怕爷受刺激，尽量将声调放缓一些放低一些，但我自己都听见我在喊。

爷抬头看了我一眼依旧捉他的虱子。

爷是老了，听力也不济了。我又重复了一遍。

来了就来了呗，不就是球蛋么。爷说这话的时候正巧捉了一个白生生的虱子，放在嘴里，我清楚地听见虱子被咬破的咯嘣声。原来爷早听见我带来的喜讯了。

我说我县长二叔请爷你去呢，这不车来接你了么。

爷依旧不紧不慢。爷说想来见就到家来，不愿来就散伙。

我急了我说人家三叔可是大资本家三婶是大明星，二叔是县长二婶是县长太太，咱这穷家破舍人家来了哪儿坐，如果管饭又有什么饭可管？人家可是吃惯山珍海味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的大人物。

我对爷一通抢白，我急啊，这么有来头的三叔三婶二叔二婶别人巴结都巴结不上哇。可爷不再发一言，接着是一阵猛过一阵的剧烈咳嗽。爷有气管炎的病根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日趋恶化，没白带黑地咳，连走路都成了问题。嬷嬷说你爷虽然当过兵可没有放过一枪，你爷是挖坑道战壕的工兵，你爷的气管炎就是在坑道里被瓦斯灯呛的。你爷复员时怕回来找不上媳妇儿，所以隐瞒了没在档案里填。

和爷一起入伍的现在每月都有二十块钱的补贴，爷现在六十多岁的人了，不但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到现在还被村里当青壮劳力使，每年村里工程量极大的水利清淤工程还得年迈的爷

娘自己去干，我这个独子也只能在下班以后回家帮着干会儿。惟一让人记得爷当年曾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是每年年根儿村长从县里或者乡里捎来一张印有“值此新春之际向广大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表示亲切的慰问”字样的带一张风景或人物的年画儿。

为这事儿我曾不止一次去找镇民政所县民政局及武装部。人家说你爷不够照顾的条件档案里又没有病史，三句两句就把我打发出来。据说有的人当兵比爷晚条件不如爷，但人家有权势有关系有后台都予以照顾和补贴。我很气愤但我没有法子。

王家庄离县城不远，村里有本事有能耐的都借地理优势发起来了，就我家一没劳力二没有门路三父母年迈多病，仍在温饱线上挣扎。我每月从菲薄的工资中拿出几十元给家里一点儿补贴，但却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我有一个又抠又细又刁蛮的妻子莎莎呢（中专毕业以后经过我不懈的追求，车间班长的女儿莎莎成了我的妻子，到现在她还又悔又恨地说被我这个又穷又酸的家伙给骗了）。王家庄砖瓦出厦的标准房比比皆是，我家的三间土坯房犹如鸡立鹤群几十年没有变过，只是更加破旧，门窗也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木板门纸糊窗，令人想起万恶的旧社会。在县城念书时我就从来不敢邀请城里的同学到家里来，更何况三叔三婶二叔二婶这样的大人物来家做客呢？

县长二叔的小轿车还在院外耐心地等着。我看爷根本没有去的活动余地，只好将恪尽职守的司机打发走了。爷不去我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有失望有怨恨。但失望也罢怨恨也罢，爷已经窝囊了大半辈子，我想改变他犹如他想改变我一

样不现实。话又说回来了，爷终归是爷终归是亲爷老子。我剩下的只有叹气。我去扶爷到屋里。

可爷突然说金子你去和你娘弄几样菜肴，再去村里代销店去打几瓶老白干。

我说弄菜打酒干啥？

爷说宝贵和球蛋得来。

我犹如听天书我说爷你别吓唬我你不是发烧吧？人家叫你去的目的就是嫌咱家穷丢了人家的身码。

爷说叫你去你就去，对了再去邻室家借几个杌子，咱家的恐怕不够。

爷终归是爷。

我只好去弄菜打酒借杌子。虽然我明知三叔二叔不会来，明知家里没有什么菜。

爷说白菜炖粉条就行，穿衣吃饭量家当么。

门外一声车鸣响的时候我呆住了。那时我正在灶下烧火娘在炖白菜粉条子。爷坐在炕下那张快散了架的破太师椅上一如往昔木讷讷地坐着，我看见门外停了好几辆高级轿车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武警。

爷依旧坐着，我不明白爷哪来的这沉稳劲儿。娘没有见过大世面早已躲进屋去了。我硬着头皮迎出门去我觉得腠沟发麻。这是我长期以来积下的毛病，一见大场面一见大领导我的腠沟便有一股凉飕飕的气流往上传，电得发麻。

果然真是三叔三婶二叔二婶。

我看见一小队武警包围了我们家，还有闻讯赶来的成群结队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大人小孩想往院子里挤，武警战士排

成一堵人墙抵挡着。平时对我家横眉立目的村长好像听到什么消息，举着两瓶酒想往里进，也被武警挡住了，急得直冲我喊大侄子大侄子。我家平时一有风吹草动就乱咬一气的黑狗这时倒出奇地安分，瑟缩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

我木怔怔不知如何是好，三叔三婶二叔二婶已快进屋门了。三婶一袭美丽的白纱裙袍，庄严而又矜持地笑着，给破落的院子以蓬荜生辉之感。

县长二叔问金子大侄子你爷呢？

我说屋里坐着呢，你你们……屋里请。

于是外国大资本家三叔港台大明星三婶县长二叔县长太太二婶，鱼贯钻进我家三间低矮阴暗的土坯屋。我也不自由自在地被我的腿带了进去。

三叔一进门就说大哥我看你来了。

爷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爷说球蛋你回来了。

我赶忙一咳嗽。人家是身价千千万万的外国大资本家还叫人家的小名儿？爷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外交部发言人。

爷浑然不觉。爷说球蛋宝贵你们快坐下。爷又向里屋喊，金子金子是兄弟与兄弟媳妇们回来了，还不快出来招呼招呼？

我们寿光人夫妻之间称呼都是喊孩子的名字。爷称娘是金子，娘称爷也是金子。金子在我家是使用最频繁的词儿。

爷叫金子娘这才拐着一双小脚从里屋里出来。娘花白的头发挺湿但梳得还整齐。家里来生人，娘都要用梳子蘸着唾沫梳头的。娘赶紧将放在屋角的桌子搬到屋场子中央。

桌子是一张残破的但已擦过的方桌，是嬷嬷留下来的遗产，据嬷嬷说还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老财家搬来的。没

有太多的推让，我爷我娘坐了面南背北的主座，二叔二婶坐了左右次座，三叔三婶坐了左右再次座，我小我敬陪末座与爷娘打横。

由于杌子有三个是借来的，高低不一，在座诸位忽高忽矮，犹如起了波浪。

桌子上摆了六样菜。

白菜炖粉条。芹菜炖粉条。

鸡蛋炒芹菜。鸡蛋炖粉条。

鸡蛋白菜芹菜粉条汤。两条咸黄花鱼。

咸黄花鱼还是我从邻居家借来的。

我羞惭得不敢抬起头，我觉得腭沟一阵猛过一阵地发冷发麻。我偷偷瞄了左右一眼。

三叔二叔一脸肃穆。

二婶大概对我家的穷困早有心理准备，也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只有眉目如画的梦妮三婶用好奇的神色一会儿瞅瞅黑咕隆咚的房顶，一会儿瞅瞅如原始人窠臼的屋内，一会儿瞅瞅我同样如原始人类的爷娘，一会儿又瞅瞅衣着还算人模狗样的我。

娘也没有表情。娘其实是在发抖。娘六十多岁的人了，与两位年轻美丽的弟媳坐在一起，我觉得简直是一种反差或者说是讽刺，虽然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娘。

爷说兄弟与兄弟媳妇远道而来咱们都喝一杯。

所有在座的人包括我从来不会喝酒的娘都端起那斟满老白干的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酒杯。

爷的酒杯最大爷一仰脖一饮而尽。

我知道爷是从来不喝酒的。在村里，如果又懒又窝囊再加上嗜酒，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无赖了。爷不喝酒，爷还没到无赖的份儿上。

所有的杯子都干了，我那眉目如画的三婶微微皱一下好看的眉也干了。

爷带头端了十二杯，所有的人都干了十二杯。

十二杯后所有的人都有了酒意，个个面色潮红，包括我每日黄黑脸膛的老娘，眼圈与颧骨也因酒精的作用变得红艳起来，比往昔光彩了许多。据嬷嬷说娘年轻时也是周围三庄五村的美人，我想娘也是被爷骗了。

二婶看来也不胜酒力，一个劲儿直冲县长二叔眨眼。

三婶是港台大明星久经沙场当然有些酒量，只是那面颊被酒渗得艳若三月桃花。

在座诸人中，除了爷说声喝以外，所有的人都没说哪怕半句话。大明星梦妮三婶我自在二叔家见第一面就没有听她启一下芳唇说一句话，在电视里三婶可是又喊又叫又哭又闹滔滔不绝的。

娘说话了。娘说你们老爷们喝俺妇人儿们不胜酒力了，咱姊妹仨到里屋炕上说话儿去。

我不知道娘还会说不胜酒力的这个词儿。

县长太太二婶大明星三婶便一言不发地跟娘到里屋了。三婶美丽白纱裙袍被机子上的毛刺儿刮了一下，三婶皱皱好看的眉。

我从没有见过爷喝酒。爷好像醉了。爷说宝贵球蛋你们没有当过兵么，带兵来干什么？

县长二叔本来红着的脸便更加红了，说这是县委的安排，三兄弟是新加坡老板三弟媳是港台走红的明星怕引起骚乱。

县长二叔钻出屋门，我礼貌地跟了出去。县长二叔对院内一个头目模样的武警说了一句什么，紧接着院外的武警全部撤了，几辆小轿车也开走了。

院外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奇怪的是武警撤走了，大人小孩却也不往院子里挤了，躲得远远的，只是老远地边看边嘀咕。

村长手里又多了两瓶酒共提了四瓶酒站在院外。我说五叔进来喝杯酒。

村长五叔连连摆手说改日吧改日吧，大侄子你忙你忙。

待回到屋里重新坐定，爷又带头喝了十二杯酒。爷说咱兄弟仨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就是你大哥没本事混到这地步让兄弟们见笑了，难得兄弟们还想着大哥。

爷是真的喝醉了。爷一年的话也没有今天多。

三叔说大哥你说哪里话，那炕是我和宝贵站岗时烧的，宝贵只一掀，火便着了，暴露了目标，美国佬的炮弹便雨点似的泄过来了。

爷说那天他娘的风真大。

三叔说我朝三八线那边跑时要不是大哥你把对着我的枪口又放下，球蛋我怎会有今天。

三叔端起酒杯自己干了。三叔喝醉了。

二叔也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要不是我和球蛋怕死让老大哥你当替罪羊，老大哥你现在肯定比我们强。二叔一口把酒喝干了。二叔也醉了。

爷说那天他娘的风真大。

自接到县长二叔的电话，我就几疑是在梦里，现在我更是越听越糊涂。我也要喝酒。我酒量其实不行，我喝醉了我也跟着喝。

三叔三婶二叔二婶啥时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三叔三婶二叔二婶走时娘推我让我出门送三叔三婶二叔二婶。

好像三叔说这十万美金支票给老侄子留下，我在中国银行有户头。

爷好像说这是寒碜你大哥，这穷日子不也照样过？

二叔好像说大侄子的工作我包了，银行税务工商邮电给他挑。

爷好像说你这是寒碜你大哥，金子的工作还过得去。

不知什么时候娘把我推醒了。娘说起来吃口儿饭吧昨天的剩菜还有，刚才莎莎将电话打到村委，说你不来上班这个月的奖金就没了。

我这才明白我昏睡了一夜。我想起昨天的事儿，我说十万美金支票留下了么？

娘说什么美金俊金的，酒没醒咋着光天白日编胡话。

我嘟哝我说罪犯成了大县官逃兵成了洋老板俺爷成了气管炎。

娘说撕你狗日的嘴，这不都是命？！

我去问爷。爷在墙根太阳底下捉裤腰上的虱子，爷说今天风真大。

我看天，果然起风了。

我踏着车子懵懵懂懂向城里赶。一路上我想到底没有听梦

妮婶婶说一句话，我该不该再去找她讨一张签名照片呢？

今天他娘的风真大。

你看你看 UFO

一列慢悠悠的火车如一条墨绿色的豆虫，拖着一身清晨阳光，在广袤的原野上以极慢的节奏咣当咣当地跑。庄稼、绿树、电线杆，视野以同样的节奏向后倒。

我瞟了一眼对座的这位叫雪莹或梅洁的大眼睛姑娘。

叫雪莹或梅洁的大眼睛姑娘也以惴惴不安的神色回瞟了我一眼。

一进小城破兮兮的小火车站，我就在闹熙熙的人流中发现了这张早已被我熟记多少遍的姣美的面孔，我预感到好像要发生一个故事。

这位叫雪莹或梅洁的姑娘果然真的坐到我的对面。我知道，一个故事真的要发生了。

我当然清醒地记得，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和这位叫雪莹或梅洁的姑娘碰巧在一条小河边邂逅了。我在这儿用了邂逅这个词儿。邂逅是我在我所有诗歌意识流中惯用的词儿。

小城其实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谁住哪儿谁是谁家的姑娘叫什么名字是不难打探出来的，但我宁愿在街上碰上，宁愿叫她雪莹或梅洁。雪莹或梅洁是我在精神分裂状态中所遇到的一

位或几位大眼睛姑娘。

那是一个天气挺好的傍晚，我就这样在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边邂逅了雪莹或梅洁，或者说是与雪莹或梅洁邂逅。

雪莹或梅洁对我极灿烂地一笑并说我认识你大诗人。我说我也认识你大美人。

雪莹或梅洁说你看夕阳多红，请我喝一杯咖啡多好。

我说这是自然。我摸了摸衣袋，钱不多但喝杯咖啡或许绰绰有余。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

我说咖啡太苦来杯威士忌怎么样。

雪莹或梅洁说你不是别有用心吧，现在坏分子太多。

于是我挺潇洒挺内行地用两个指头轻敲桌面。侍者以极快的速度极优雅的动作将两杯威士忌端到我们面前。

小咖啡馆人虽不多但灯太亮太刺眼。雪莹或梅洁说，先生将电灯拧死来支蜡烛怎么样。

我为这个主意暗暗叫好，侍者已经将一支红红的蜡烛点燃了，然后很知趣很优雅地说先生小姐您慢慢用。

于是我和雪莹或梅洁在烛光摇曳中慢慢用。

你一杯我一杯慢慢用着，天已经挺黑了。我与雪莹或梅洁都已经微显醉态。

雪莹或梅洁说豹子你住哪儿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叫豹子，我是单身贵族当然住单身宿舍你不是去过多少次吗？

雪莹或梅洁与我相视一笑，我们就相傍着走了。夜蓝蓝的真好。

列车慢悠悠地跑着。

也许由于记者职业的原因，每逢出外采访或者旅游，我最喜坐的就是慢车。这年头商品意识深入人心，下海的下海经商的经商，人人行色匆匆如没头的苍蝇，谁还喜欢坐这老牛破车。但我却看中了慢车的清静。一瓶啤酒一包牛肉干，一边喝一边看路两边流过的景色，那感觉真不错。

对座的雪莹或梅洁极自然极认真地翻看我放在小几上的一份诗刊杂志，那神态极有素质极有修养。我说那天小咖啡馆里我喝醉了你怎么样？

雪莹或梅洁倏地抬起一双黑白分明的明眸，以疑惑的神色问什么怎么样？

我这才发现这张面孔虽与雪莹或梅洁面容酷似，却真的不是同一张面孔，但她也应叫做雪莹或梅洁。

不知怎回事儿，我近来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常常对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人有一种陌生感。

我哑然一笑。我其实知道我们的小城根本没有叫雪莹或梅洁的大眼睛姑娘，有一位可以叫雪莹或梅洁的姑娘却是一个哑巴；小城也没有一家咖啡馆，有的只是几家能炒几样大路菜的脏兮兮的小酒馆。

但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与眼前的姑娘应该相识，因为我不止一次默念着她的面容在黑暗里发泄我青春的骚动。

小站上人虽挺多，但列车上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整节车厢就只有我们两位乘客。

我对雪莹或梅洁说你也欢喜诗么？

雪莹或梅洁倏地抬起头，说谈不上喜欢只是爱看。

于是我们就谈诗。从诗经到徐志摩，从子在川上曰到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说你认识珏敏么。

雪莹或梅洁说不认识。我说我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珏敏是全国有名的青年诗人中的实力派呢。于是我就给雪莹或梅洁用极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背诵珏敏的几首代表作。

雪莹或梅洁说你也是诗人吗？

我不失时机地从我的包里掏出一本我出版不久的个人诗集，并龙飞凤舞地签上我自己的名字：豹子。

雪莹或梅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极度的膜拜与信任。虽然雪莹或梅洁不知道诗集是我通过企业赞助花五千块钱买的书号，再花五千块钱印刷出版的。虽然她不知道我已经无数次在火车上送给过无数个雪莹或梅洁无数本我的这本集子。

现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竞争太厉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我见多了。一个人如果能换得别人的信任是相当不容易的。我知道雪莹或梅洁对我是真的信任。你想想啊，一个拿着诗刊杂志谈诗的人能不是正人君子吗？能不值得你信任吗？别看这些年诗歌没有市场，但诗人的人品总应该是让人放心的。

我对雪莹或梅洁说你喜欢喝酒吗？

雪莹或梅洁说谈不上喜欢能喝几口。

刚说到酒，进来一个推着小货车兜售零食的乘务员，喊着啤酒瓜子牛肉干。虽然整节车厢就我们两位乘客，但乘务员还是从车厢一端一路喊过来。

啤酒瓜子牛肉干。

我说先生我要两瓶啤酒一包牛肉干，有没有杯子什么的？

啤酒牛肉干倒有，就是没有杯子。

我说先生帮帮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的。

乘务员挺暧昧地一笑：杯子真的没有，口对口喝得了。

于是我打开啤酒瓶盖，与雪莹或梅洁一人一瓶口对口喝。挺潇洒的。

几口酒下肚，我们都微微醉。

雪莹或梅洁面色潮红，真的就是那张被我熟记千百遍的容颜。

我借酒劲儿捉过雪莹或梅洁那一对小兔爪子说你的手挺凉的。我刚于最近看了一篇小说，那上面就形容女孩子的手是兔爪子。词儿用的真好。

雪莹或梅洁没有拒绝的意思，只是娇羞地看看我说大诗人你知道 UFO 么？

我愈将那对兔爪子捉紧说怎么不知道，UFO 不就是不明飞行物的英文缩写吗？我还知道百慕大三角下面有一个外星人的飞碟基地呢。

雪莹或梅洁从我潮湿的掌心抽出其中一只兔爪子喝了一口酒说：诗人哥哥一个人活在世上挺没劲的是不是，一个人从出生到谢世仔细算来能过几个星期天？何必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让烦恼忧郁将自己裹严，青春也是一架 UFO 你说是不是诗人哥哥？

我喝酒。我说相信大自然的法则吧，如果今夜有暴风雨，明天一定是艳阳天，小妹小妹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雪莹或梅洁睁开一双既真诚又醉眼蒙眬的如诗如梦的大眼睛说，诗人哥哥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生得过且过得乐且

乐，诗人哥哥你亲亲我。

这张如花容颜我何止亲过千百次，但那是在精神的深层次里，我何曾实地进行过物理接触呢？

我说当然可以小妹我亲亲你。

我颤颤抖抖将一双滚烫的嘴唇印在雪莹或梅洁光洁而滚烫的额头上。我说小妹小妹你的额头好香呢。

雪莹或梅洁忽然一声朗笑将我吓得一抖。雪莹或梅洁说诗人哥哥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不听？

我说我是记者啊什么故事都爱听。雪莹或梅洁便讲她的故事。

雪莹或梅洁说我有一个同事叫老王的，就在今年洞房花烛夜正同新媳妇儿亲热的当口儿，你说巧不巧，屋顶上的大梁突然喀嚓一声断了，梁断了可没有掉下来，按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谁承想老王遭这么一吓，没了那份能耐。新媳妇儿痛苦老王更痛苦。新媳妇儿同老王是真心过日子，就千方百计给老王治。辛辛苦苦攒下的钱都花光了，还是没有将老王的那份能耐治好。有一天新媳妇儿打听到一种叫海马的海生动物能治这种病，便倾家中所有鼓动老王到百里外的海铺子上去买。据说海马挺珍贵的，老王带的钱就够买一两的，老王当场想试试疗效，就着海水吞下海马往回赶。半路上只觉浑身燥热，似乎有了那份能耐，便有冲回去找媳妇儿的强烈欲望，百十里路一个小时就赶到了，还没等进家门，百十里路的满腔热情却又蔫儿了。老王哭新媳妇儿也哭。

火车掠过一片低低的山丘。我发现雪莹或梅洁的口才真好。我说小妹小妹你的故事完了么？

雪莹或梅洁的大眼睛里有泪水涌动。

我说小妹你怎么哭了你的故事挺生动的。

雪莹或梅洁举着酒瓶狠劲地喝口说那位新媳妇儿在绝望中又打听到省城有一家医院能治老王的病，便劝老王去看看，老王却死活不去了。新媳妇儿一气之下卖掉结婚的彩电要独自到省城，可谁承想钱又在火车站被扒手扒去了。

后来怎么样了？我的胃口被吊起。

雪莹或梅洁泣不成声地说后来新媳妇儿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诗人哥哥并和诗人哥哥喝酒。

挺简单却又挺生动的故事。

我说小妹你看得起你大哥信任你大哥，你大哥很感动。

雪莹或梅洁泪眼朦胧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

我不能见死不救我说这是一千块钱卖书挣来的小妹你先拿着用。

雪莹或梅洁说诗人哥哥你真好这钱我不能要。我说谁让我是古道热肠的诗人呢这钱你千万要收下。雪莹或梅洁被我的真诚打动了说既然诗人哥哥这么热心我只留五百块吧。

不管我再如何推让雪莹或梅洁就只收了五百块。

火车一声长笛在一座小车站停了下来。雪莹或梅洁立起来突然将我紧紧抱住，一头散发着幽幽兰香的秀发在我怀里蹭。雪莹或梅洁说诗人哥哥我下车买瓶白酒喝如何。还没等我有所反应，雪莹或梅洁优美的娇躯已如一只优美的小兔子跳了下去。

我一摸口袋我发现我那剩下的五百块钱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我突然想雪莹或梅洁这一去可能就不回来了。我不知我是怎么下的火车。可下了火车我又糊涂了小站仍是小城的小站，而那些围上来的小贩我个个似曾相识。我怎么回来了我怎么回来了呢？

一个大眼睛的穿铁路制服的姑娘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将我入木三分。

这双眼睛让我突然记起我裤子里面没有穿裤头儿，我惶急地捂住下身将裤子牢牢抓紧。

我问穿制服的姑娘我说你看见雪莹或梅洁了吗？

姑娘说雪莹或梅洁是谁？

大眼睛。大眼睛。大眼睛。

我说你不就是雪莹或梅洁啊你啥时穿上制服了呢？

雪莹或梅洁说你不是豹子吗？

我说是啊我是豹子啊。

雪莹或梅洁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是一块石头像一架飞碟沿着铁轨飘啊飘的飘过来，一下子撞到我的小肚子上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小子，还发出呜呜的汽笛声，我就来接你了果然是你。

我说老王呢老王在家么？

雪莹或梅洁说兴许在家吧，便亲热地挽起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嘛。

家是一间不大但温暖如春的家。

我说老王不在吗？

雪莹或梅洁娇媚一笑说兴许不在家你老捂下身干什么？

我愈将下身捂紧我说求求你了将你的制服扒了吧。

雪莹或梅洁说我穿制服不漂亮吗？说着旋转了一下娇美的胴体，细细的腰儿水蛇般扭几扭，扭得人心神荡漾。

我说你还记得我们上初三的那个晚自习吗？我和你溜出去在墙角里亲嘴儿被一个穿公安制服的逮住了。

雪莹或梅洁脸上荡出一副纯纯的笑说当然记得初恋谁不记得呢？

我说那次那个公安说我们小小年纪就搞流氓，逼我脱下裤头儿提溜着找我们的校长，自那以后我就对穿制服的心有余悸，一见穿制服的就不由自主地捂紧我的裤子。而现在街上穿制服戴大盖帽儿的又特多，不仅公安穿，工商税务物价环保法院检察院铁路就连送信的也穿，我得时时捂紧我的裤子。

雪莹或梅洁挺理解地点点头将那套深蓝色的令人恐惧的制服脱下来，脸色潮红地说制服裤子也脱吗？

我说一块儿脱一块儿脱我憋得慌。

雪莹或梅洁便将制服裤子脱下来，裸出两根光洁美丽的玉柱子。

荷尔蒙因子在我的皮肤上噼啪爆裂着我说我想喝水。

雪莹或梅洁说我也想喝。

于是我用我的激情覆盖雪莹或梅洁的激情。

可是就在这当口儿我又看到了雪莹或梅洁的那套制服，我突然听到屋梁喀喀断裂的声音。

雪莹或梅洁说豹子你怎么了？

我说我想走了。

我不知怎么回到火车站的。火车像在等人还没走。我发现雪莹或梅洁早已坐在我的对座。

我说刚才梁断了么？

什么梁断了？

雪莹或梅洁吃惊地抬起如诗如梦的眼睛。

我说你什么时候将长发剪短了？

你这人有病。雪莹或梅洁脸色绯红一起身走了。

列车在长笛声中启动了。

雪莹或梅洁呢？雪莹或梅洁呢？

我喊飞碟飞碟你们看飞碟。我分明看到碧蓝碧蓝的天空中有无数个银光闪闪的飞碟组成几个巨型的字母——UFO。

可是没人搭理我。

我听到自己的精神啪啪分裂的声音，也许我真的有病。但我们的山城根本没有火车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信您翻翻铁路交通图。

我突然记起雪莹或梅洁说过青春是架 UFO。

犹如雪莹或梅洁，也许青春真的是一架 UFO。

爱是什么

太阳很毒阳光很绿整个世界都在流汗流汗 TMD 真臭
灰色的楼群阴森森立在那儿像蒙着尸布的棺材
心跳得真急真快心率一百八天地羞红着驴长的脸子
打水水真难打人排出一溜长队她排在我的身后很自然地替
她拧开水龙头兴女士优先么怕烫了她的手手 TMD 真白
恰到好处
此时才感觉出我不算太笨虽然女孩子都喊我笨人王老大
我这是第一次守着这么多人向女孩子献媚
她瞟了我一眼眼真大真靓像中午的太阳
不敢回头心急气短腿 TMD 真不争气抖起抽筋舞来看一眼
是君子看两眼是小人我就看一眼
心还在冬冬跳要从口腔里蹦出来镜里脸透红脸皮真薄却能
钻出茁壮的胡子真好笑不就是看了你一眼竟紧张这熊模样这就
是爱情
她叫桑桑多美的名字啊公认的银校一枝花不算绝靓但很洒脱
很有气质还写诗爱跳舞 DISCO 扭得真赛
桑桑在我们教室的隔壁不是一个专业接触的机会极少虽然

只隔一堵半尺厚的破墙

那一天走廊里踢球一球命中人家可爱的屁股天啊天啊这可如何得了

可人家连眼皮都懒得眨一下小母鸡般挺着骄傲的脖子走了过去这是对我极大的蔑视那滋味比挨巴掌还要难受百倍我宁愿挨巴掌

可今天是怎么了她看了我一眼竟看了我一眼阴差阳错莫非轮到我交上桃花运天 TMD 真蓝真好爱是什么

最无聊的是星期天

宿舍楼前是一方三百米跑道的操场操场不大在这寸土如金的大城市却也难得是那些小人抑或君子跳梁抑或表演的绝妙之境地体育锻炼不在其本身而成为吸引异性注意的灵丹妙药是手段不成其为目的常常是操场满天飞球儿男女宿舍窗口洞开看的有劲儿打的有劲儿大家都有劲儿

美丽的连衣裙袂飘飘动作潇洒舒展如扭 DISCO 桑桑在表演在击羽毛球浑身燥热难当

拍档是一个胖胖的母夜叉又黑又亮给婷婷的桑桑做陪衬桑桑的确迷人一双奶子不安分地抖动饱满如同塞进两只发面馒头臀部又丰满又结实很美的轮廓如同一幅精美绝伦的水粉令人不得不想起那句有名的名言女人的屁股在对每一个男人微笑

美丽的胸美丽的臀美丽的腰肢美丽的脸庞在镜头里晃望远镜是对床老四专门用来观察操场的老四是著名的女人大辞典几乎每一个出众的女生他都能如数家珍真 TMD 够博士研究生

砰砰砰砰

礼貌的敲门早不来晚来偏偏这当口儿真够倒运

Dear 我慌忙将望远镜塞进懒得叠起的被窝我晓得是谁来我
懒得动床上一躺喊 Come in

进来的果然是萌萌萌萌垂着眼瞧着自己的脚尖像一只柔弱的
羔羊

我的心一软让她坐随便坐她便温驯地坐下可怜巴巴地同我
说平平哥去不去公园划船啊

萌萌喊我哥我答应可当着那么多人也喊真难堪

没空儿我实在没有好心绪回答起来也是火药味十足

睛转多云萌萌要哭的样子真没治眼泪属于女人女人动不动
就哭鼻子有人作过统计人类百分之九十的泪水来源于女人的泪
腺

我只好心平气和地递给她一个茶缸一条毛巾毛巾用来揩泪
茶缸呢当然用来盛泪水萌萌才没有哭出来

萌萌其实并不丑比桑桑还要漂亮班里许多男生想追她想得
发疯可她偏偏缠上我

爱是什么

我们学校是中专在高校林立的省城实在不起眼学校破制度
却极严来客进门需登记进来带么走出带么找哪位找男的还是找
女的是 86 级还是 87 级是哪个专业哪个班班主任是男的女的姓
什么叫什么只要有一项答得不流畅 Sorry 请你打道回府

这样的学校当然不允许谈恋爱学生守则第二条便是禁止谈
情说爱然而有道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流年似水整个社会都在开化禁止只是有禁不止最后校方在
俺同学的儿子都入托儿所了的舆论压力下宣布不提倡不反对这
就实际默许

萌萌是本市人爸是什么长妈是什么主任是高干子子弟可高干子弟有什么了不起

萌萌其实很女性很温柔也爱撒娇连班里有名的王老五都怵她三分可她独独听我的但我不爱她她还是孩子

萌萌今天是礼拜天你怎么不回家你爸妈不想宝贝闺女么再说礼拜天就两餐饭你能受得了

我心不在焉地讲其实我是想尽快把萌萌支走因为我又听见窗外桑桑媚人的笑声

萌萌没有走的意思羞怯又大胆地盯着我的眼睛眼睛里有团火在燃烧张了张鲜艳的嘴唇说平平哥平平哥你亲亲我亲亲我

猝不及防萌萌的手臂绕上我的脖子真滑腻真温柔秀发真长长长长长挠着我的脸好看的樱唇吐气如兰我几乎不能自持但这怎么可能一下子推开她她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孩子

教学楼在南宿舍楼在北两座棺材相隔足有一华里从教学楼到宿舍楼或者从宿舍楼到教学楼是一次艰难的长征

我们宿舍七条光棍排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我老六老大家在鲁南化肥厂大概吃尿素不花钱还是咋的海拔足有一米九并且据说还有增长的走势晃晃荡荡和我并排走我这个不足一米七的二等残废更见矮小像两个说相声的

真遗憾今天下午有体育课不能穿高跟鞋我很自卑我的高度但这有什么办法这是自然灾害不是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

我尽量同老大拉开间距因为桑桑就在我们前面婷婷袅袅如凌波仙子全体行人齐向她行注目礼强烈的自卑使我不敢超越她我害怕她看到我的臀部我很害羞这个部位尽量把上衣往下拉把下衣往上提心慌意乱磨蹭着走走走走走

教室在五楼真高上一次要消耗两个馒头的热量姓陈的那个教外汇的老头儿真胖爬一次要花半小时上课了还气喘吁吁半天透不过气来然而现在我竟希望楼梯永远爬不完最好能爬上几年桑桑的高跟鞋敲得水门汀丁当作响如听仙乐是皇帝圆舞曲还是恰恰舞节奏小腿真美又白又细真愿意一辈子做她脚上的袜子

爱是什么啊

久仰大名认识一下好吧诗人先生音乐停止桑桑突然转过身微笑着居高临下对我说

一刹那间思绪像一部不再转动的机器眼睛对着眼睛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那么深又那么清澈我宁愿在她的眼睛里溺死

当然可以你真美我说她说谢谢你的夸奖你的诗写得真棒

从那张殷红的小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像一记又一记的重锤擂得我心鼓一颤一颤

楼道很窄人又多全都用异样的目光向我们看有嫉妒有醋意有感慨有艳羡不论哪一种我都受不了于是我们急流勇退她说老椰子树下我说老椰子树下

中秋节之夜月光真好成吉思汗节奏激扬每一根神经都被揪得生疼酒真是好东西

桑桑你真美你的明眸如同渊集了一个世界的清澈婷婷袅袅向我走来那也是一个光华如水的夜晚操场这边的小树林中没有一个人影只有纺织娘如泣如诉桑桑那天晚上我吻你了

桑桑你的嘴唇真妖艳那次我们拥得那么紧钢笔都被折断了呢我说我好爱你你说你也是

桑桑你不再理我了么你对我说的话都忘了么你说你将一辈子爱我那个臭小子有什么好他不就是个头大一点儿脸蛋漂亮一

点儿么对了桑桑他不是一个好老师总喜欢和女孩子打情骂俏桑桑他是个离过婚的老头儿啊

窗口都惊恐地睁大着眼睛天也旋地也旋月亮模模糊糊像一团鬼火天啊我怎么站不起来拉我干什么不就是喝了几瓶马尿么我没有醉

桑桑你的手真热真软像枚面包桑桑你怎么哭了只要你再说一遍你爱我我还会爱你的真的不骗你骗你是小狗还不行么

还记得那个带露水的晚上么桑桑疯狂的热情高高挂在月牙上伴着凄忧的蛙鸣树影婆娑淙淙的小河水清亮清亮的

脉脉的凝眸相望心流着蜜的溪湿漉漉的亲吻胶着蠕动的痴情你抚着我男孩的脸仿如读一本书我害羞地躲无力承受爱的抚慰紧紧紧紧地搂你纤细的胴体吻你的唇吻你的颊吻你的目吻你的发如同拥着一个暖融融的春天吻着一个湿漉漉的春天

月已经西斜了男女宿舍楼都熄了灯你把你的风衣披在我身上啊你不是桑桑桑桑不再爱我了你是萌萌萌萌你真好

夜真静静得像流不动的水萌萌苗条的娇躯在微风中雕塑般一动不动望着月神情专注得骇人

平平哥你不该这样折磨自己爱是不能勉强的上帝主宰万物只有对爱情无能为力

这是萌萌讲的话么我对不起你萌萌

月还在天上已经不似先前那般皎洁远处的老桑树传来一只什么鸟的哀鸣莫非不是吉兆我好慌乱啊

萌萌噙着泪神情那么超然每一句话在我听来都无疑是一声闷雷

平平哥哥平平哥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爱的并不是你你只

是我理想化的偶像啊我爱的一直是你的影子啊

什么影子影子啊天边抹过一层阴霾有汽笛的尖鸣划过月真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早已悄悄地爱上了萌萌悄悄到连我自己都没有发觉我爱桑桑也只是爱的桑桑的影子啊

萌萌哭泣着跑了只留给我一只迷迷糊糊的秋月哦恼人的秋风恼人的秋风恼人的秋风啊冰冷冰冷我的一片爱心我的爱心啊

我又在走廊里碰见桑桑桑桑还那么迷人她说原谅我我爱他他比我大十二岁爱超越时空爱超越一切

我说 not at all

于是我们微笑着握手再见

好几天不见萌萌了

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惟有爱永恒可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啊

黄河古河道

引 子

假如老父亲的陈病没有发作；假如假如学校不是放假；假如假如假如我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和我所熟知的另一个女人同样戴一副宽边玳瑁近视眼镜的话，那么，我这里告诉你的，肯定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很久远也说不清是在多少年前，黄河在被称作一棵树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儿，向东南方向流去，宽阔而平坦的古河道沉寂下来。黄河往日那万里滔滔的气势，只有凭河床上偶尔一见的巨大砾石来想见了。在这里，河水不再是一碗河水半碗泥的浑黄，而是一片幽幽的碧绿。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整个古河道便布满了芦苇，浩浩荡荡几十里。

父亲呆在古河道十年了，替一个大农场看守一大片芦苇荡。前天，父亲的胃病又犯了，于是，刚刚从省城探家归来的我，接替了父亲的职务。

由于河水冲积的作用，芦苇荡里有许多沙洲，小的几平方米，大的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沙洲上除了芦苇，还生长着一

种孤岛平原极常见的蒿草，一般也有一人高。远看沙洲，直如海面上浮起的一只只绿岛。

父亲的蜗居便筑在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沙洲上。沙洲的另一端还住着一户人家，父亲说那是出来躲计划生育的，是城里人。

—

七月的太阳火球般在天空疯转，炽白的苍穹发出痛苦的呻吟，河面蒸腾的热气，将整个世界扭曲成飘飘忽忽的鬼影。一切原本茁壮的绿色植物，颓唐地耷下或大或小或宽或窄的叶子，动也不动，没了生命似的。

“来了？”一个粗钝的声音。

我转过身。我的面前矗立着一个铁塔般的汉子，四十出头的模样，一脸的络腮胡须，个头足有一米八十吧。

我友好地点点头：“你是吴叔吧？”我知道他姓吴。

汉子伸出手，在我的肩头用力拍了拍，说：“渴了吧，我那边有水。”他和善地笑笑，扛着一杆鱼叉，蹚着水向苇林深处走去。

一个很奇怪的汉子。

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汽车，撑了一个小时的竹排子，我早已是口渴难捱了。我决定到吴叔的住处要口水。

吴叔的蜗居比父亲的还简陋，一半儿在地里，一半儿在地上，用帆布潦草地覆盖着。

“吴婶，有口水么？”

我轻轻叩了一下简陋的柴扉。

“谁呀？”好脆的声音。我呆了一下。

树枝编成的小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高高挑挑的身材，一张美丽的鹅蛋型脸盘上泛着一种成熟的红润。一双美丽的眼睛透过一副宽边玳瑁近视眼镜，静静地看着我，镜片儿一晃一晃。好熟悉的眼神啊！

姑娘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模样，一身绿军衣掩不住流溢的曲线。你想想吧，在如此荒凉的古河道，在如此冷清的沙洲，在如此简陋的蜗居前，竟立着一位在省城最繁华的大街上都不多见的美丽姑娘。此时此刻，我心中只有一个词：反差。是的，是反差。

“我，我叫蔡平平，老蔡是我爸。我刚才看见你爸了，我想找口水，吴婶在么？”

我向来自诩对异性的美貌有很强的自制力，这次却莫名其妙地焦躁起来，口齿也变得含糊不清。我猜想她是吴叔的女儿。

“进来喝吧！”姑娘的面皮涨得通红，“老吴是我的丈夫。”我想我这次是真正呆住了。

二

上高一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姑娘。姑娘姓林，林小林，我的语文老师，我们都喊她小林老师。小林老师很漂亮，追她的男老师挺多，不过，还没发现她同哪位更亲密些。小林老师

的普通话挺赛，讲话如潺潺流水，束在后面的马尾辫总是很夸张地一甩一甩。

“蔡平平请读一读最后一段课文。”

“请讲一讲这篇文章的结构，蔡平平。”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突出，尤其是作文，因构思新颖别致，行文流畅，深得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的宠爱。一堂语文课，都常常被提问几次。

小林老师秀巧的鼻子上，也是架着这么一副玳瑁宽边近视眼镜，同吴婶一样好看的眼睛，透过镜片，也是这么静静地瞅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嘴角牵着似乎是母亲般的微笑。

每次回答小林老师的提问，我总是怯生生的。我害怕看到她一闪一闪的镜片。

一天晚饭后，小林老师正从校门出来，碰见我，约我陪她走走。

郊外的黄昏是美丽的。

我们谈的话题很随便，谈天谈地，谈画谈诗，谈尼采谈苏格拉底。当然，一般都是她滔滔不绝地说。怀着无限景仰和一份微妙的情绪，我只有听的份儿。

不知不觉天黑了。一座小树林边，小林老师突然转过身，镜片儿一闪一闪。

“蔡平平，我漂亮么？”

我少男的心一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在心底潜流。我羞怯地低下头，双手玩弄着衣角，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漂亮！”

“哈哈！”小林老突然大笑起来，“蔡平平，你也会拍马

屁么？”

“就是漂亮么！班里的男生给女孩子打分……”我有点不知所措，连哥们儿之间的秘密也给捅出来了。

“打分？”小林老师很感兴趣的样子。

“全校的女生没有一个超过八十分的，林老师你是九十五分。”

小林老师笑得弯下腰来，问：“那五分是怎么搞的嘛？”

“……那五分，好像是因为你的脚片子大了点儿。”

“好你个蔡平平！”

小林老师一双手突然抓住我的臂膀，笑得喘不过气来，瀑布般的秀发洒满我的胸怀。

霎时间我有种触电的感觉。

等笑够了，小林老师松开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蔡平平，叫我声姐姐好不好？”

我家就我独苗一个，连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姐姐，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奢侈挺陌生的名词，叫起来挺拗口。但我还是叫了。

“你很像我的弟弟。”小林老师很开心地笑起来。我其实知道她哪来什么弟弟。

三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这段古河道，芦苇丛中，水面之上，漂着很多水鸟的巢窠。巢窠大部分用苇叶结成。热浪蒸腾的七月，是水鸟生儿育

女的旺季，巢窠里面的鸟蛋多多，而摸鸟蛋又是我最拿手的本领之一。将整个身子脱得溜光，钻进水中，只露出半个脑瓜，潜游着挨个挨个地掏，有时一气能掏上百个。如果运气不错，还能逮住几只半大的雏鸟。

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和吴叔吴婶夫妇混得挺熟了。每次掏来鸟蛋，我都是悉数端出来交给吴婶，无论蒸煮，做得都非常好吃。而年轻的吴婶还能做各种精美的小菜，遍地生长的黄须菜曲曲菜，经过吴婶的手，总能变成美味佳肴。每次有什么好吃的，吴婶也总是叫我去一起吃。

吴叔不善言辞，总是尽心尽意地往我的碗里夹菜，喊着“吃吃吃！”吴婶笑眯眯地看着吴叔。

吴婶有一双令人心仪的眼睛，亮亮的眸子黑白分明，摘掉眼镜，丝毫看不出是近视来。

吴婶就是用这样一双眼睛来看吴叔。

吴婶很爱吴叔。

吴叔头有些秃，一张很通俗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眉毛浓且长，墨汁染过似的，黑得很夸张。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吴婶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

也许我的怜香惜玉心真的很重。

对面的一座小沙洲上，有一棵半大桑树。北方的七月，树上的桑葚已经熟透。吴婶约我去摘一些来，好做些酸梅汤防热解暑。

沙洲同外面世界的联系，是两只竹排子。一只竹排子被吴叔撑走了，去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采购柴米油盐了，我撑另一只和吴婶同去。

“蔡平平，将排子离岸边再近些。”

吴娴今天打扮得漂亮极了，头发挽成一个髻子，盘在头上，一身乔其纱白色连衣裙，在碧水绿草之间，显得婷婷袅袅如仙子下凡。

我费力将竹排撑到吴娴脚下。吴娴很轻巧地一纵，跃了上来。竹排子在水面上晃了几晃，便悠悠向深水荡去。

“蔡平平，大学课程累么？”吴娴静静坐在我对面的小竹凳上，笑眯眯地问。

“不累，六十分万岁啊！”

我不敢正视吴娴的眼睛。两个星期来，每日每夜，我的眼前浮现的，就是这一双眼睛啊！

“蔡平平，唱支歌吧！”吴娴提议。

“……”我是知道自己那两下子的。三年前，我刚读大一，班里组织晚会，我唱正流行的《一无所有》，后来大家都叫我“狼来了”。

“你不唱，我唱。”吴娴歪起头，天真得像个孩子，“你点播一个吧，这里是蔡平平广播电台。”

我被逗笑了，慌忙将头别过去：“就唱《小小竹排》好不好？”

竹排在苇丛中轻轻荡着，炽热的阳光也好似温柔了许多。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

说真格的，吴娴有一副令艳羡的金嗓子，圆润而动听。

蓦的，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如果是吴娴做我的妻子该有多好啊！

四

高三快结束的那个夏天的一个中午，小林老师委托别人喊我到她宿舍去一趟。

我轻轻敲门。

小林老师正躺在床上，见我进去，爬起来给我倒水。

小林老师的脸色很不好，美丽的脸庞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林姐，病了么？”我担心地问。

“哪来什么病啊，不是挺好的么。”早已熟悉的眼光又在照耀我了。

沉默。

小林老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蔡平平，你爱过一个女孩么？不要回避，爱过就是爱过啊。”

我的脸涨得发烧，困难地摇了摇头。这时，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其实在说：“林姐林姐，我爱你已经爱了整整三年了。”可是我不敢说出口。我是一个中学生，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啊。

“不要这么拘束啊，平平弟，我是你的林姐你的姐姐啊！”

林姐的目光突然变得好温柔，示意我挨近坐下。

我顺从地挨近小林老师坐下。她用一双柔软纤细的手挽着我的肩膀，美丽的眼睛有些湿润。

“好弟弟，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我郑重地点点头。

“她和他是在一次文艺汇演中认识的。女的是演员，男的

是那次汇演的导演。女的很漂亮，男的很英俊，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在一个风雨飘曳的深夜，男的强行占有了女的，可女的爱的不是他。她很痛苦，你说她该怎么办呢？”

“去告他呗！”我很干脆地说，丝毫也没注意林姐的表情变化。

“这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据说这个卑鄙的家伙有相当硬的后台。搞不好，不但官司打不赢，名誉也会一败涂地。这个女孩子还要活下去，还要嫁人呢！”

“这个姑娘本来还偷偷爱着一个人，现在她连对他说的勇气都没有了。”

“为什么不说呢？爱就是爱么！”我感到很奇怪，一抬头才发觉，两串晶莹的泪珠从林姐美丽的脸上滑落。

“你还是个孩子啊！”

现在想来，那时我真的是个孩子。

五

我和吴婶回到我们所居住的沙洲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古河道的黄昏很悲壮。夕阳很红，红得让人心疼，一望无际的苇林浸泡得玫瑰似的，感觉上像妖艳女人的樱唇。鸭子单调而乏味的喧嚣同震天的蛙鸣连成一片，愈发显出古河道的幽静和神秘。隐晦的乱云东一块西一块飘舞，感觉天空急促地在逃亡。

一前一后，我和吴婶在苇林间的小路上沉默地走着。

我们去时，只带去了一只篮子，回来时才发觉篮子盛不下

了。吴婶只好撩起裙子的下摆，将剩余的桑葚全部兜起来，晚风一吹，两条圆润雪白颀长而美丽的大腿暴露无遗。我慌忙将头别过去。

我想摆脱我窘迫的心境，我说：“吴婶，再唱支歌吧！”

吴婶轻轻笑起来，回转身，央求似的说：“别叫我吴婶好不好？叫我声云姐好不好？我的乳名叫彩云呢！”

我的呼吸变得短促而剧烈，荷尔蒙因子迅速裂变着，霎时漫延全身。一个强烈欲望占领了我的大脑，我想我应该吻她。

“云姐！”我低低地唤。

“你看我老么？”吴婶的脸涨得通红，酒醉了般，语言也如梦呓似的模糊暧昧。

我充血的大脑要被胀破。天地在旋转，整个世界变成一片混沌。我真想一下将吴婶揽在怀里。然而，林姐那熟悉的眼神又顽强地显现出来。我不能我不能啊！

吴婶美丽的眼睛哀怨地瞟了我一下，走了。

桑葚撒了一地。

六

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学校里爆出了一个大新闻：小林老师突然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苦读，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林姐怎么会失踪怎么会失踪呢？一定是探家去了，或许是看朋友去了。

过了几天，传来了确切消息：林姐在做人流手术时，大出血死在山区一个小镇的卫生院里。

林姐死了林姐死了林姐死了么？

怎么会死了怎么会死了怎么会死了呢？

初恋就这样夭折了。我只有用发奋苦读来冲淡刻骨铭心的思念。一个月后，我考入省城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一个人可以喜欢许多异性也可以被许多异性所喜欢，但爱只有一次。这是我对爱情的一贯见解。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我的家庭给予了我善良淳朴诚实义气的本质，自小就接受的众多文学名著的熏陶，又使我变得多愁而善感，常常追求一些非本质非性格的东西。大学过去的三年，我的罗曼蒂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文学才华也渐渐显露。令我没事偷着乐的，是我有一副不算差甚至可以称得上英俊的外在形象，而这又正是姑娘们所刻意追求的。因此，据同宿舍的老五的初步统计，我至少有一个加强排的崇拜者和追求者，其中也不乏出身高贵而又美丽温柔的大家闺秀。我不保守，我可以和她们一起轧马路逛舞场进影院下馆子，但绝不能谈到爱上去。我害怕恋爱。我的爱情已经枯竭。我自己甚至觉得我已经没有恋爱的能力。

第一眼见到吴婶，我就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开始怀疑自己的爱情观，是啊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次恋爱呢？

夕阳早已落下去了。沙洲的夜是深沉的。轻软的风，挟着水的潮气吹过寂寥的苇林，吹过梦般模糊的沙洲。黑色笼罩了整个古河道。

吴婶在他们的蜗居前做晚饭，劈柴噼噼叭叭响着，火光将她的身影映得通红。

“云姐！”我低声喊。

吴婶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直视着前方。

莫名的愧疚涌上心头，我窘迫地站着。

“愿意听听我的故事么？”吴婶的声音很平静。

我使劲点点头。实际上，许多时日来，我就一直非常强烈地想知道这对老夫少妻的故事了。

“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三年前，我二十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孩。由于彼此都不到结婚的合法年龄，我们隐瞒了岁数，很快领到一张结婚证。男孩变成了丈夫。丈夫很爱我，我更爱他，两个人你情我爱，小日子过得很美满。这样的时光大约过了两个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丈夫被车撞了，血满头满脸都是。真惨！现在想来，心还在一阵一阵地悸动。丈夫整整昏迷了二十天，在医院靠葡萄糖维持着微弱的生命。你不知道，这二十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啊！所幸的是，二十天后，丈夫终于醒了过来，可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每天就知道睡，真正的一具行尸走肉啊！”

“一个寂寞的夜晚，我丈夫的父亲，一个鳏夫，钻进了我的房间。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老吴。我默认了，我的爱情已经死了，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爱什么人了。但我是个女人啊！我害怕寂寞。

“老吴是好人，可是他太懦弱了，连同我结婚的勇气都没有。于是，我们便私奔了，来到这绝无人迹的古河道，在这荒

荒的小沙洲，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我们对外称是躲计划生育的，其实老吴早已没有那个能力了。可他想要个儿子。”

吴婶慢慢站起来，眼光突然变得火热。纽扣一粒一粒解开，乔其纱裙无声无息慢慢滑落下去。火光中，我的面前站立的是一尊冰雕玉琢的维纳斯。

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思维变成一片真空。吴婶低声呻吟了两声，便如面条般瘫软在我的怀里。

一切都明白了。

七

故事结尾之一：

吴婶如面条般瘫软在我的怀里。

“你要你就拿去把！”吴婶梦呓般的声音说。眼镜从美丽的脸上滑了下来，长长的睫毛覆住了眼。

我一下紧紧搂住吴婶。火光灭了。青春的野性在这荒芜的野地里野蛮地结合了。

我变成一只小小鸟，在无垠的天空滑翔，滑过山峦，滑过山谷，滑过森林，最后在一方温泉边，贪婪地吸吮……

天放亮的时候，吴叔回来了。

吴叔采购了许多鲜美的蔬菜，还揣来两瓶寿光老窖，嘱咐吴婶做几样菜。

吴婶的脸涨得通红，殷勤地给我们两个男人端菜倒酒。吴叔看一眼我，又看一眼吴婶，笑了，笑得很暧昧。

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吴叔的酒量很大，一杯又一杯地

喝，两瓶酒他喝了一瓶半，最后语言也变得不利索了。

吴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突然一下子将吴婶抱起，回过头，说：“兄弟，谢谢你了。”说完便钻进蜗居了。

令人想起电影《红高粱》。

我意识到我该走了。

我走的时候，吴叔和吴婶都来送我。

我的竹排撑出老远了，还看见他们很亲热地相互偎依着，向我招手。吴婶的镜片儿一闪一闪的。

古河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那幽幽的河水，那碧绿的苇林，那魂牵梦绕的沙洲啊！

八

故事结尾之二：

吴婶如面条般瘫软在我的怀里。

“你要你就拿去吧！”吴婶梦呓般的声音说。眼镜从美丽的脸上滑了下来，长长的睫毛覆住了眼。

突然，怀里的吴婶变成一条毒坨，嘶嘶吐着血红的毒芯。我的脑瓜“嗡”的一声，被炸裂一般。

我狂猛地将毒蛇扔了出去。

“你，你……”吴婶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半天也没能爬起来，哀怨的眼神透过镜片静静地注视着我。

“云姐！”我一下清醒了许多。

吴婶慢慢爬起来，静静地将裙套在身上，又静静地将眼镜戴上，然后，静静地站着。夜静静的。

“你认识林小林对不对？”

林小林？

几年来，每日沉思默念的就是这个名字啊！谁承想，会在这几十里无人烟的古河道，在这样一个幽幽沙洲之夜，被这样一个女人说出来。

我困惑地点点头。

“她是我姐，亲姐。一个卑鄙的家伙强奸了她。她怀了孕，人流时大出血死了。临死前，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几年来，她一直爱着她的一个学生，那就是你啊。”

吴婶的眼睛泪水莹莹，声音哽咽。她将一个小精巧巧的荷包递到我的面前。那确是林姐的。荷包镶着一张小照，林姐微笑着好迷人。

“姐姐临死前，要我替她对你尽一下女人的义务。你是好人。”

吴婶很平静，眼光也变得神圣了。

我觉得我是死了。

吴叔采购了许多鲜美的蔬菜，还揣来两瓶寿光老窑，嘱咐吴婶做几样菜。

吴婶的脸涨得通红，殷勤地给我们两个男人端菜倒酒。吴叔看一眼我，又看一眼吴婶，笑了，笑得很暧昧。

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吴叔的酒量很大，一杯又一杯地喝，两瓶酒他喝了一瓶半，最后言语也变得不利索了。

吴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突然一下子将吴婶抱起，回过头，说：“兄弟，谢谢你了。”说完便钻进蜗居了。

令人想起电影《红高粱》。

我意识到我该走了。

我走的时候，吴叔和吴婶都来送我。

我的竹排撑出老远了，还看见他们很亲热地相互偎依着，向我招手。吴婶的镜片儿一闪一闪的。

古河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那幽幽的河水，那碧绿的苇林，那魂牵梦绕的沙洲啊！

俠骨柔情篇

孤岛风云录

“云阿公，孤岛还远吗？”

波涛滚滚的黄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愈发显得惊心动魄。

一条小小舢板，在惊涛骇浪中，一忽儿掀上浪尖，一忽儿跌入浪谷，随着湍急的水流，箭一般向下游冲去。

一个老人与一个少年手执长篙，在大河中奋力挣扎。

问声是少年发出的。少年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

“云公子，快了快了，再转上几个弯儿，就到了。”

被称作云阿公的老人语气沉着而又坚定，却怎么也掩饰不住深深的凄悲。

“云阿公，我好怕！”

在黄河里已经漂流了一天两夜了，恐惧、寒冷、饥饿袭击着少年。

少年细瘦的身躯在滔天大浪中愈发显得单薄。

“别怕，云公子！别忘了你爹你娘是怎么死的。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

少年不再哭泣，咬咬牙，奋力撑起长篙。

小小舢板很快又向下游冲去。

第一回 慈母美色招杀祸 云雷绝境获宝刃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

李自成在陕西、张献忠在甘肃一带起兵。

崇祯帝为剿平起义，以增加苛捐杂税来弥补日益亏空的军需供应，每一亩耕地加收白银三分，美其名曰剿匪银。

地方官僚趁机从中大发利市。三分剿匪银到农民头上，变成了七分。穷苦百姓不堪负其重，再加上连续几年大旱，夏禾秋苗几乎颗粒无收，而山东尤甚。整个齐鲁大地，饿殍遍地，满目凄凄。

山东省都司吴业伟，本系绿林中人，武功卓绝，后来投靠官府，做了朝廷的鹰犬。他之一生尽可以用贪财贪色来概括。在他的任期内，每年都假借朝廷名义，横征暴敛。征敛来的雪花银数也数不清，全部中饱私囊。一些地方显贵对他趋之若鹜，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白银献上门头。吴业伟自然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早在绿林中时，此贼倚仗卓绝武功，专干一些偷花盗柳的勾当，也不知污了多少良家妇女的清白；做了都司以后，一手把持山东军政大权，不但未有收敛，且日甚一日。尽管后院妻妾成群，年纪也已是知命之年，但他仍花心不死，若见稍有姿色的女人，必先弄到手而后甘。

吴业伟手下有个右参军，叫云中岳。

云参军一表人才，早年曾拜普陀山一老僧为师，苦练八年

梅花神拳。功成艺就后，回到家乡济南府。云家父母自然欢喜，为其娶妻王氏灵馨。王氏灵馨本系大家闺秀，生得天姿国色，明艳绝伦，且娴淑温柔，知书达理。结婚一年，为云家生下一子，名唤云雷，更是小心调教。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云中岳本是胸怀大志之人，不甘久落凡俗，为了图个好前程，投军从戎。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晋升很快，先从士兵做起，几年间便擢升为右参军。云参军天性淳良，体恤下情，爱护士卒，深得属下拥护。

吴业伟也很赏识这一难得的手下。

在云参军的调教下，云雷的武功进步很快。

转眼间，云雷长到一十五岁。

这一天正好是云雷的生日。

云参军大摆盛宴，为儿子祝贺。吴业伟也接到请柬。

云参军府登时车水马龙，热闹异常。

也是合当有事。觥筹交错中，云参军一时高兴，命云雷为众嘉宾表演梅花神拳。梅花神拳相传为唐代高僧惠云所创。此拳不但搏技性强，且潇洒俊逸，刚柔相济，非得浸淫经年，狠下一番苦功不能得其要领。

云雷虽刚届十五，因有十年苦练，一招一式都极见功底。

一路拳打罢，赢得阵阵喝彩。

吴业伟见云雷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武功，很是诧异。因多喝了几杯，一时技痒难熬，对云参军道：“真是有虎父必有虎子，待本都司与令郎过几招助酒。”

不待云参军回答，早已飘然入场。

吴业伟早年曾与师弟史文烈号称“齐鲁二泉”，这头衔更不是靠吹牛皮浪得而来。梅花神拳有其独到的威力，但云雷哪是吴业伟的对手。只几招，云雷便气喘吁吁，乱了阵脚。

云雷生性好强，年少气盛，眼见不能取胜，一招“寒梅乍放”跃将起来，又一招“梅花乱点头”，几手快拳闪电般向吴业伟胸前打来。

此两招为梅花神拳六十路第三百六十四式和三百六十五式，为梅花神拳始祖惠云大师成名绝技之一，端的非同小可。

吴业伟本是一时技痒，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功，并没真心和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打斗，没想到云雷几手快拳煞是凌厉。

凭吴业伟的武功，他完全可以躲开。

可一躲便丢了他吴都司的面子，为了显示一下他的武功，吴业伟一个“千斤坠”一蹲，紧接着一招“阴阳腿”旋风般连环踢出。这自然是他的成名绝活儿。

云参军大惊失色，相阻已然不及。

只听一声惨叫，云雷被踢出丈远。

众皆惊骇失色，暗骂吴业伟心黑手辣。

云参军敢怒不敢言，赶紧跑将过去，察看云雷伤势。

云雷瘫坐地上，一条腿已是不能动弹，小腿肚坟起老高。

云参军急命老家人云阿公到后宅取药。王灵馨惊闻爱子受伤，也顾不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之古训，急急赶来，一边流泪，一边为云雷包扎伤处。

王灵馨一出来，便令吴业伟直了眼。

王灵馨人刚到中年，由于保养得好，宛如出水芙蓉，说不

出的风姿绰约，清爽雅丽。

吴业伟心下转着鬼心思：“早就听说云中岳有位倾国倾城的美娇娘，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看人家是咋长的，眼是眼，眉是眉，胸是胸，腰是腰，我虽然妻妾成群，可那些猪狗女人，十个也抵不上她一个啊。云中岳这东西倒艳福不浅！”

一面看，一面对云参军一拱手道：“本都司一时失手，请参军海涵，待本大人日后补过。”王灵馨强忍心中怒火，狠狠瞪了吴业伟一眼。

吴业伟反倒不以为意，嬉笑道：“云夫人如此娇柔身躯，请千万保重。”又一拱手道：“本大人告辞！”恋恋不舍看了两眼云夫人，在走卒的前呼后拥下，大摇大摆离开了云府。

天有不测风云。没几日，云中岳便被吴业伟派到鲁中一带，带剿匪的官兵押运粮草。

云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一大队官兵突然包围了云府。

一个中军官带兵闯进参军府，宣道：“云中岳无视朝廷王法，叛国投匪，杀无赦，罪及满门，奉都司手谕，满门抄斩。”

云雷被心黑手辣的吴业伟用阴阳腿踢中，多亏云家有祖传的“龙凤还阳丹”，才没有使小云雷变成伤残。这一日正卧床于后宅，云夫人为爱子煎药熬汤。忽闻官兵围府，云夫人情知不妙，急命老家人云阿公保护云雷逃走。

云雷“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脚下：“儿愿随母同死！”

云夫人泪如雨下，“啪”地给了云雷一个巴掌：“记住，你爹是被吴业伟狗贼诬陷致死。你要为云家报仇啊！快走！”

云阿公从背后抽出一柄剑，一手持剑，一手挟起云雷，同

闯进来的官兵杀在一起。云夫人不通武功，奋力抄起一根门栓，拼命掩护云雷和云阿公逃走。

自从那日吴业伟得见云夫人天姿国色，一颗心便被云夫人摄了去，无时无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将云夫人弄到手。一日，他命云参军押解粮草到鲁中，暗地里派十个武功高强的心腹混入队伍，乘云参军不备，一刀将他捅死在荒山野岭，诬了个叛国投匪罪名，抄斩云家满门。

吴业伟秘密交代，无论如何要将云夫人完好无损地偷偷抢来。所以，尽管云夫人大打出手，众官兵兀自不敢动她一根毫毛。

这就给云阿公争取了时间。

云阿公早年曾占山为寇，被官兵围剿，逃到山下，被云家收留。云家待他不薄，云阿公感恩图报，忠心耿耿，见主人危难，自然奋勇向前。趁云夫人抵挡官兵之机，奋力冲杀，意欲将夫人、公子一起救出樊笼。

云夫人见云阿公与云雷不忍离去，从桌上抄起一柄利刃，喝道：“云雷快走！为父母报仇啊！”

自戕身死。

云雷“啊”地一声，心如刀绞，昏死过去。

云阿公眼见夫人以身殉节，禁不住悲痛交加。云阿公早年曾受过一神秘人物指点，武功大是不弱，发起神威，刺倒几个不知死活的官兵，破窗夺路而逃。

杀出云府，外面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

云阿公挟着云雷，跨房越脊，没命狂奔。最后，奔到黄河岸边，抢了官府的一条小小舢板，顺流而下。云雷醒来的时

候，已经是星斗满天了。小小舢板，在惊涛骇浪中急行。

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头的一幕。

云阿公告诉云雷，在黄河入海口，有一座孤岛，孤岛原来本是一座暗礁，后来因黄河泥沙冲积形成，岛上有他的师父。现在就是去投奔他的师父的。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我的师父了。”

“云阿公，你都七十岁了，你师父该有多大？他会不会死了呢？”

“云公子，得道的高人是不会死的，更何况我的师父比我还年轻十多岁呢！”

云雷脸上立时现出疑惑的神色，追问道：“年轻十多岁？那怎么管他叫师父呢？”

“别看师父比我还年轻，可能耐同我不啻天壤之别。武林中向来是能者为师的。”

“有什么能耐呢？”

此时，一个大浪打来，小舢板剧烈摇晃了几下。原来又是一个拐弯处。

云阿公来不及答话，急忙将手中的长篙用力插进河中，欲将小舢板撑离岸边。如果小舢板被冲到岸边，非被撞碎不可。

云雷自然也看出情势的险急，急忙照着云阿公的样子去做。但水流太大，小舢板疯了一样，失去控制。

小舢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着岸边的峭壁冲去。

云阿公和云雷大惊失色，以为此次必死无疑。云阿公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但是，死亡终究没有到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小舢板忽然被一种奇特的力量牵引着，掉转了方向。船身紧擦着岸边的峭壁，向下游缓缓漂去。

云阿公与云雷惊魂甫定，睁开眼睛。云雷眼尖，首先发现了什么，惊诧万分地指着船头，急道：“云阿公，你快看！”

此时，天有些放亮。云阿公顺着云雷手指看去，蓦然见一只硕大无朋的鲨鱼伏在船头，巨大的嘴巴紧紧咬定船头的铁缆，向下游拖去。

这是一条蓝鲨，身长约二三丈，是海中最危险的敌人。如果被它的尾巴扫一下，这小小舢板顷刻间便会葬身河底。

两人的心不禁又缩成一团。不多久，小舢板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同时冒出十多条鲨鱼。这种蓝鲨，生活在深海，有时也到近海出没，但随着涨潮，沿河上溯到腹地的情况并不多见。

灰白的晨曦中，十多条鲨鱼团团将小舢板围定，二三十只眼睛像一团团鬼火在四周闪动。云雷惊恐地瑟缩在云阿公的怀里。饶是云阿公饱经沧桑，经历过无数次的杀斗，也未曾见过如此惊险的场面，一颗心提到嗓子眼。

小舢板在群鲨的簇拥下，又驶出老远。

行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去处，拖着铁缆的那条蓝鲨突然一摆头，小舢板立时停了下来。看得出，这条蓝鲨是群鲨的领袖。

“云阿公，鲨鱼头上有一柄剑。”云雷急向云阿公喊道。

云阿公注目看时，果不其然：拖着铁缆的那条蓝鲨双目之间，有一柄短剑插在肉中，红蓝宝石镶嵌的剑柄，熠熠闪烁着光彩。

头插短剑的蓝鲨定定地望着舢板上的一老一少，分得很开的一双眼睛，流露出了一种似乎是乞求的神色。此时，云阿公和云雷俱感觉到群鲨似乎并没有恶意。

一念至此，云雷顿时来了精神，对云阿公道：“云阿公，我去将剑给它拔出来。”

不及云阿公搭话，云雷一个箭步跃到船头，攥到剑柄，一用力，拔了出来。剑上兀自带出一些黑色血肉。

蓝鲨吃这一痛，庞大的躯体剧烈摇晃了几下。河面顿时汹涌起滔天波澜。多亏有群鲨在小舢板周围拥护着，小小舢板才没有被掀翻。

良久，蓝鲨渐渐恢复了平静，在船舷边驯服地伏着，仍没有走的意思，眼中流露出的，依旧是那种乞求与渴望的神色。

云雷心一动，急忙从怀中掏出一粒“龙凤还阳丹”，将丹丸研碎，敷在蓝鲨的创口。蓝鲨这才冲云雷和云阿公感激地晃了晃巨大的头颅，没入水中。

群鲨亦随着消失在波涛里。

云雷爱不释手地玩弄着那柄短剑，突然他嚷道：“云阿公，这剑上还有文字呢！”

云阿公正对着群鲨消失的河面愣怔怔出神，听云雷一喊，转过头，这才注意到云雷手上的短剑。

此时，天已放亮，东方露出一抹朝霞。镶嵌在剑柄上的红蓝宝石，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剑身長有尺许，薄如纸页，几近透明。

云阿公接剑在手，微有锈斑的剑身上，镌刻着“幕府将军仅佩”及几个横不平竖不直的文字符号。

云阿公面上露出激动的神色：“云公子，这好似是一柄日本国的宝剑。这几个稀奇古怪的文字，是日本片假名。当年，日本国倭寇骚扰我大明沿海，我的祖上曾参加过抗倭，故此我识得几个日本文字。日本文字是从汉字衍变而生，许多文字还是借用中国古汉字。这‘幕府将军仅佩’是说这柄剑是专门给日本国幕府将军佩带的。据说日本国的皇上是傀儡，真正的皇上是将军呢。”

云阿公用手指捏住剑端，一弯，剑竟然变成了一个圆环。云阿公一松手，剑又弹回，发出一阵荡人心魄的蜂鸣声，许久许久才恢复到原来的寂静。

云阿公又扯下一根发丝，放在剑刃上，轻轻一吹，发立断。

云阿公喜道：“真是一柄吹发即断的利刃。好剑啊好剑！”

云阿公将剑递到云雷手中：“云公子，这是上天赐予你的，你好好留着，练成本领，为父母报仇啊！”

云雷郑重地将剑收好，心下发狠道：“我一定用这柄剑，挖出吴业伟的心肺，以祭爹娘在天之灵！”

此处，正是黄河入海口，河面宽达几十华里，上涨的渤海海水同汹涌奔流的黄河水交汇在一起，河水不再是一片浑黄，变成紫铜的颜色。

一轮巨大的红太阳自河面升起，红艳得令人心疼。

日出方向，有一座小小孤岛罩在万道霞光之中。

云阿公对云雷道：“云公子，那就是孤岛了，我的师父就隐居在那儿。”

云雷见那烟波浩瀚处，果然有一个芳草凄凄的所在，心情

异常振奋。

一老一少遂奋力驱舟前进。

第二回 万蛇竞舞邂逅异域娇娃 千险尽历得拜东瀛高师

孤岛渐渐近了。

孤岛方圆有一二十华里。时值晚春，芳草正绿。

岛上杂草丛生。由于经年累月疯长，草有一人多高，不时有狐狸、獐子及野兔出没。

云雷随云阿公弃舟登岸。

云雷挥动宝刀，杂草触剑即断，身后逶迤的是辟出的一条小径。

主仆二人向孤岛纵深处进发。

“云阿公，你师父是甚样人？你说他会收我为徒么？”

云雷心事重重地问。云阿公边走边说道：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恩师了。二十三年前，天下大旱，官府仍不肯减免苛捐杂税，穷苦百姓饥寒交迫，许多人背井离乡，当时真的是哀鸿遍地，尸陈四野。俗话说：官逼民反。许多人拉竿子上了徂徕山。我当时是一个穷秀才，靠给富贵人家教几间私塾聊以度日，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也投奔了徂徕山。当时徂徕山有三位头领，由于我早年练过几年把式，一上山便坐了第四把交椅。山上共有喽啰五百余众。一次官兵围剿，三位头领战死，我便坐了头把交椅。结果官兵越围越多，越围越紧。坚持了两个月，储备的粮草眼看就要消耗殆尽。

“官兵终于攻上山寨。五百多弟兄死的死，逃的逃。我趁乱潜到山下，后面有一队官兵嘶喊着紧紧追赶。山脚下有一片松树林子，我仓皇间钻将进去，没想到又遇见一队官兵。两队官兵将小松林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虽说练过几年把式，其实也就是花拳绣腿，要杀出重围比登天还难。

“官兵越围越紧，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就在这生死关头，突然从树林中踱出一中年儒生来。

“儒生着素白长衫，有说不出的风雅。儒生道：‘莫道天下平，更有虎豺行。官逼民则反，民不反不成。’

“官兵中一个头目，看样子会些武功，也不搭话，跃将起来，一脚向儒生踹去。也不见儒生怎样动作，头目一趔趄了开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武林中早已失传的‘阴阳掌’施为。

“众官兵不晓得厉害，群起而上。说时迟，那时快，儒生动也没动地方，长袖一甩，众官兵人仰马翻，有的跌飞出去三四丈，有的被挂在树枝上。儒生将我挟在臂下，如飞般离去。

“奔了有二三十华里，儒生将我放下，我赶紧叩头拜谢救命之恩。儒生对我说：‘不几日官兵便要画影捕捉你。你的功夫中看中不用，尚不能自保。我念你急勇好义，赈济贫民，授你几招拳脚如何？’我大喜过望，赶紧叩头拜师。恩师也不辞。

“就这样，我跟随恩师学了三天。恩师让我将所练的拳脚施出，他在旁边略加指点。多亏我不算太笨，功夫竟大有长进，本来很稀松平常的庄稼把式，竟然具有了极大的杀伤力。三天后，恩师对我说：‘你的功夫在当今武林也已很可观，不过对外人休要提起我是你的父。我住在黄河入海口一座孤岛上，如若没有什么急事，不可去找我。’就这样，我洒泪拜别

恩师，潜回济南府，多亏老太爷收留，我才得以安身。”

听到此，云雷急问道：“你的恩师没有将‘阴阳掌’传给你么？”

云阿公一叹，道：“这阴阳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非得有格外清奇的骨骼、天生的聪颖和极大的恒心难以学到。我资质愚鲁，天生不是一块学武的料，再说那时我已届知命之年，哪里能学到。”

云雷又道：“你恩师怎么称呼呀，云阿公？”

云阿公道：“我也不知恩师真实名讳，只知江湖上称他为‘飞天璇玑’。”

“飞天璇玑？”

“对，其实恩师不常在江湖上走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雅号。”

“那，那飞天璇玑为什么要在孤岛上居住呢？”

“云公子，我也始终没能明白，大概世外高人都不喜欢闹市喧嚣的缘故。”

此时，两人向岛内纵深约有三四华里，感觉地势在逐渐增高，回首能看见滚滚黄河。

云雷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芳香，喊道：“云阿公，你闻——好香！”

一老一少加快步伐向上爬去。

爬上岛子的制高点，两人才晓得芳馥发自何处。

眼前是一片方圆四五华里的宽阔谷地，谷地里开满了各色各样奇异的花儿。正值晚春，花儿开得正艳。香馥就是自这谷地发出的。

“云阿公，你看那花多美！”云雷指着前面不远处极大一片开满了粉红色花朵的花树嚷道。

“那是樱花。奇怪！这种花据说只有日本国才有，怎么会在这荒洲孤岛上生长呢？”云阿公感到大惑不解。

就在此时，三声二长一短尖厉的呼哨划破了寂寂孤岛上空。

只见整个谷地如同狂风乍起，花丛中掀起巨大的波涛。正当一老一少诧异的时候，波涛已经以极快的速度掀到跟前。

云雷蓦然见成千上万的花蛇迅猛地扑来。

云阿公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对云雷急喊道：“云公子，快跑！”

一条三尺多长的花蛇已经离云雷有一丈多远了，还没等云雷反应过来，花蛇已吐着血红的毒芯窜到云雷的面前。

云雷哪敢怠慢，挥起宝刃，向蛇斩去。

蛇头一下飞出去老远。

又有数不清的花蛇汹涌而来。

云阿公一个箭步跃起，挟起云雷没命狂奔。

云阿公寻到一棵大柳树，心头一喜，挟着云雷跃了上去。

万千条花蛇接踵而至，黑压压盘踞在柳树四周。

云雷只一瞧，便恶心得要吐，急回头，再也不肯看一眼。

群蛇并不善罢甘休。有两条一丈来长的花蛇“嘶嘶”吐着毒芯，人臂粗细的躯体盘绕着树干，攀缘欲上。

云雷急忙挥动宝刃，正要斩断它。

就当此时，一个尖厉的女声传来：“何方蛮徒，休得伤害

俺的花蛇！”

云雷与云阿公举目张望过去。一位猩红衣衫的女娇娃，胯下一只梅花牡鹿，从花海中飞速驰来，口中兀自发出二短一长三声呼哨。

群蛇一闻呼哨，眨眼间为女娇娃让出一条道路。

而那条攀绕欲上的花蛇，急速从树干上盘绕下来，伏在树边，不敢稍动。顷刻间，女娇娃已经到了树下。

女娇娃也就十五六岁的模样，苹果样圆润的脸，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生得招人喜爱。本来很愤怒很严肃的表情，忽然又忍禁不住，笑了，笑得极甜：“俺的花蛇厉害不厉害？”

云阿公被女娇娃娇憨可爱的神色所感染，在树上笑道：“我叫云大满，陪同我家公子前来拜见我的恩师飞天璇玑，请姑娘指引！”

“你是飞天璇玑的徒弟？”女娇娃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

“飞天璇玑正是恩师。敢问姑娘芳名，同恩师怎么称呼？”

“姑娘的芳名么……”女娇娃黑葡萄似的大眼眼滴溜溜一转，大人似的一本正经道：“本姑娘的芳名岂是尔等可以知道的！”

云阿公笑道：“姑娘芳名保密么？”

女娇娃本来笑吟吟的面孔突然冷若冰霜，道：“飞天璇玑是我父亲大人，你既自称是我父亲的徒弟，为何杀死俺的花蛇？”

女娇娃蓦然将右手尾指弯进口里，发出二长一短三声呼哨。

顿时，万千条花蛇重新涌动，继续向树上的主仆二人攻

击。

云阿公与云雷本来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立时紧绷起来。

云阿公看女娇娃称飞天璇玑为父不似有假，急忙对女娇娃拱手道：“愚兄不知是尊师妹驾到，适才多有冒犯，务请师妹喝退群蛇，愚兄下树给师妹见礼。”

“哼，休想！你旁边那个坏小子杀死我好几条花蛇，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

女娇娃手一抖，一朵鲜红的樱花猛然向云雷腿弯处的地应穴打来。

云雷被这狂妄、乖戾、瞬息万变的女娇娃激怒了，见女娇娃用“兰花指”将樱花打来，急忙挥动宝剑拦去。

那疾飞而来的鲜红樱花，立时被剑削得四分五扬。

女娇娃不忿，拈花在手，欲再度攻击。

云雷心中也是惊惧得要命，只好硬着头皮扬起宝剑，准备抵挡。

此时，日头已东上三竿，宝剑在万道金光中，辉映出炫目的光芒。女娇娃骤见云雷手中宝剑，立时怔住双目，紧紧盯牢宝剑，欲醉欲痴。

云雷怒火正炽，怒道：“野丫头，有本事尽管使将出来，让你瞧瞧本公子宝剑的厉害。”

女娇娃吃云雷一喊，猛然惊醒，弯指在口，发出二短一长三声呼哨。群蛇闻声，立即停止进攻，但见花丛又掀起波涛，万千条花蛇转眼间消失殆尽。

女娇娃一改适才的乖戾，恭恭敬敬道：“多有得罪，请二位下来吧！”

云阿公见不似有诈，携云雷飞下树，急忙趋近女娇娃，给师妹见礼。

礼毕，云阿公问道：“敢问师妹芳名！”

“我叫竹下荔子，叫我荔子好啦！”口中答着，一双妙目兀自痴呆呆盯住云雷掌中的宝剑。“竹下荔子？”云阿公疑惑道，“莫非师妹来自日本国？”

“正是！”竹下荔子又转向云雷道，“小阿弟，能将宝剑给我看一看么？”

云雷本心想拒绝，但竹下荔子低婉温柔的声音仿佛有一种磁性，令他不由自主地将剑递了过去。

竹下荔子急急接剑在手，只一眼，脸上醉酒般痴迷起来，妙目中放出一种惊喜交加的神采，两行晶莹的珠泪从美丽的脸上滑落，口中用听不懂的日本语念念有词。

好大一会儿，竹下荔子抬起头，招呼云阿公和云雷道：“我带你们见我父亲去。”

说罢，也不还剑，便驱动座下梅花鹿，向花海深处奔去。云雷与云阿公随在后面。

行了有四五里，眼前又是樱花的世界。浓郁的芳馥让人有窒息之感。那樱花深处，一座屋舍依稀掩映在姹紫嫣红中。

竹下荔子两只纤手圈成喇叭状，脆声喊道：“父——亲——来——客——人——喽！”

悠长的声音，在谷中回鸣许久。竹下荔子的梅花鹿，飞般向屋舍奔去。

自从一踏上孤岛，云雷的心便被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万千条听人指令的毒蛇，奇绝的异域花卉，美丽、娇憨又武功绝

伦的日本国少女，神秘莫测的飞天璇玑。一连串的问题缠绕着少年的大脑。望着远去的竹下荔子，他愣怔怔，几疑是在梦里。

“云公子，走吧，就要见到我的恩师了。”云阿公一声喊，云雷这才回过神来。二人向屋舍奔去。

面前是一座土坯垒起的屋舍，同岸边村庄的屋舍没有两样。屋舍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草地中间有一口年代看来十分久远的古井。环境极其清雅。

飞天璇玑早已奔出屋外，凝视手中的宝剑，欲痴欲醉。

这父女见剑如出一辙的神情，令云雷与云阿公大惑不解。

云阿公赶紧给飞天璇玑行见师礼，仆地叩头：“愚徒云大满，叩见恩师！”

飞天璇玑这才注意到自己二十多年前只传授了三天功夫的徒弟，旁边还有一位略显单薄的少年。

飞天璇玑一袭日本武士的装束，中等身材，清癯的面孔，看样子已届花甲之年，面目仍旧十分年轻。自有一种威严。

云雷也赶紧给飞天璇玑叩头。

飞天璇玑端详着剑，按捺不住激动的神色，对云阿公道：“云大满，你是如何寻到这柄宝刃的？”

云阿公一指云雷道：“是我家云公子从蓝鲨上拔出的。”遂将云中岳如何如何被山东都司吴业伟惨杀，云夫人如何如何殉节，自己如何如何与云雷顺河漂流投奔孤岛，从头至尾备述一遍。

最后，云阿公对飞天璇玑恳求道：“云公子孤苦无依，请恩师千万收留，授他武功，以报父母血海深仇！”

云雷想起父母的惨死，早已泣不成声，对飞天璇玑纳头便拜。

立在一旁的竹下荔子听得泪流满面，哽哽咽咽用日语说着什么，看神情好似恳求父亲收留云雷。

飞天璇玑一叹，道：“老夫已发誓不再收徒，罢罢罢，云公子将宝刃寻到，了却我一桩心愿，也是合当有缘，老夫收下你这个徒弟。”

云雷与云阿公俱大喜过望。云雷赶紧给飞天璇玑行拜师大礼。

“荔子，你去取剑鞘来。”飞天璇玑的话声未落，竹下荔子早已飞身入屋，捧出一个极精致的檀木小匣。

一见小匣，飞天璇玑面上立时现出肃穆之色，缓缓打开，取出的是一柄剑鞘。剑鞘长有尺许，黄金铸成，镶满了名贵的蓝红宝石。宝石在日光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只见飞天璇玑将宝剑小心翼翼地插进剑鞘。真是珠联璧合，剑与鞘显然是原配。云雷与云阿公面上立时现出惊异神情。

飞天璇玑仰天长叹道：“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了，苍天有眼，我大和宝剑终于重见天日！”

长叹一声，缓缓对云雷与云阿公道：“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我们日本国天宝五年，我是天宝将军府前侍臣，负责将军阁下的安全。日本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中国唐朝时，中国便有许多高师东渡东瀛传教布

道，日本的佛教、儒学，最初便是由中国传入的。我们日本国也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日本文字便是由汉文衍变而来，两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

随着两国的交往，中国武术传到日本国。我幼年便迷上了中国武功。我的武功是一位中国高僧传授，恩师法号一空。他看我还堪造就，悉心将平生所学尽教传给我，这其中包括现在在中国绝传的阴阳掌法。一空大师不仅教我武功，还将中国汉语教给我。十年之后，我武功练成，汉语也说得流利。

一百多年前，日本国一些浪人远渡重洋，到中国沿海骚扰，杀人越货，抢劫钱财，被大明戚继光所部赶走。由于浪人到中国骚扰，幕府将军震怒，责令严加查处。二十五年前，我们现在的天宝将军派我作为将军使臣，到中国朝廷表示歉意，以修两国之好。我极向往中国，将军派我做使臣，我欣然领命。

临行前，天宝将军将日本镇国之宝——大和宝剑交给我，作为此行的凭信。宝剑其刃用日本海海底万年老铁铸就，吹发即断，锋利无比。有此信物，如同将军阁下亲行。

日本天宝八年朝历三月，我率八只大船，共兵丁一千余众西渡。到达渤海时，突然遭到一群硕大鲨鱼袭击。八只大船俱被掀翻大海，所有兵丁一千余众或葬身海底，或被巨鲨吞入腹中，无一生还。

我与你们师母落水后，也是天不该我们死，恰巧有一只折断的船桅漂来，我俩紧紧抓住。这时，数不清的巨鲨凶猛地冲过来，围在四周，眼看我们便要葬身鱼腹，百般无奈，我只好掏出珍藏怀中的璇玑宝剑，向迎面扑来的一头蓝鲨击去，也是

我佛保佑，璇玑宝剑击中巨鲨头部，负痛而逃，转眼间，所有的巨鲨都没了踪影。就这样，我与你们师母死里逃生，顺着海潮，漂落到黄河孤岛。由于所有的官牒文本被大海吞没，大和宝剑也被巨鲨携走，既不能见中国皇帝，也无法东渡日本。即使回国，丢失镇国之宝，亦是死罪一条。无奈，我们只好在这孤岛荒洲安下家来。

我从岸边村庄弄来谷种，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后来，我们有了荔子，生活倒也安然。

樱花是日本国独有的，中国原先并不生长。我出使中国，带来大量樱花幼苗。船沉后，树苗漂散到海上。我与你们师母到岛边捡来栽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二十多年过去了，才造出这么一片樱花，以寄托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后来，你们师母不幸病亡，只有我和荔子父女相依为命。刚到孤岛的头几年，我每日都驾小舟出海，欲寻回宝剑，可每次都徒劳而返。云雷巧得宝剑，也是个缘分，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留剑也是无用，此剑就送给云雷吧。

说到此，飞天璇玑仰天长啸，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油然而上心头。

第三回 不堪受辱卖花少女斗衙丁 见义勇为云雷荔子战老道

“卖花喽！卖花喽！”

少女柔软的叫卖声，从狭窄的小街上传来。天已近正午，街上行人稀少。

这是一座紧傍黄河的小城，满目的残垣断壁显示出它的衰败。街东端，有一处高大的建筑所在，由于年久失修，也是陈旧不堪。斑驳的朱红大门上方，有块油漆斑驳的匾额悬在那里，上书“垦利县衙”几个大字。两名衙丁有气无力地立在那儿。

“卖花喽！刚折下的栀子花！”

卖花的是一位少女，挎一只盛满鲜艳栀子花的竹篮，沿街叫卖。一衙丁正闲得无聊，一见有茬儿，横眉立目走过来，咆哮道：“去去去，一边卖去。堂堂县衙，岂让尔等随便叫卖。”一只手自卖花女的竹篮里抓起一把栀子花。

“给钱！”

少女也不甘示弱，转过身，向衙丁伸出一只纤纤素手。

衙丁这才发现卖花女生得竟是十分俏丽，一双丹凤眼明若秋水，鹅蛋脸儿艳若桃李。

衙丁如见了血的苍蝇，眼都直了，从腰里摸出几枚制钱，不怀好意地递将过去。卖花女不知就里，覆手去接。

没想到衙丁突然将卖花女娇柔纤手捉在手里：“你小妞长得真俊！来，让大爷亲一下！”衙丁的手微一用力。

他以为，凭他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儿。意想不到的，少女身上有功夫，手一用劲，挣脱了衙丁的掌握，脚顺势一勾。

衙丁当场便趴在那里。

另一衙丁见同伴栽在一个姑娘手里，大是不自在，舞动杀威棒，劈头盖脸打来。卖花女步法异常灵活，一躲躲开了，顺势朝衙丁屁股上一脚。这位衙丁也趴在那儿。

两个衙丁恼羞成怒，爬将起来，各执杀威棒，一左一右，向卖花女打来。

卖花女拳脚飞舞，两个衙丁哪里是敌手。

闻讯赶来的人群里，一少男少女正注意这场打斗。

“雷哥哥，这姑娘施的是什么路子？”

“嗯……好似是鸡形拳。”

“不对，是鹤拳。相传是你们中国一位叫蔡云的大师所创呢！”

“……这姑娘人俊功夫也俊！”

“雷哥哥，她比我还俊么？”

立在云雷一旁的荔子撅起一张小嘴，嘟哝道：“她功夫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

云雷坚持道：“就是比你俊么，功夫也好！”

竹下荔子扭头不理云雷了。

时常荏苒，岁月悠忽。云雷投奔孤岛一年了。

飞天璇玑漂泊异域，落脚于中国的这座孤岛，早年的悍勇和功名之心，早已随岁月消磨去。对于故国，仍有刻骨铭心的思念，但这二十多年来，他也深深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更何况，心爱的晚女荔子，早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姑娘。十几年来，父女相依为命。飞天璇玑将浑身本领都传给荔子。春播种，秋收实，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生活。心情好了，便沿河而上，领略泱泱大国的名山大川，倒也其乐融融。一年前，他早年收下的中国徒弟云大满，带云雷来投奔他，他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个生性刚毅的中国少年。

比起同龄少年，云雷身躯略显单薄，但飞天璇玑一眼便看出他骨骼清奇，异于常人，是堪造之才。再加上云雷巧获曾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大和宝剑，这便令他决定收下这个徒弟。

更何况，荔子正一天天长大，出落得如一枝艳丽的樱花。收下云雷做徒弟，便有更深的一层意思了。

飞天璇玑早年曾追随中国高僧一空大师习练“阴阳掌”，后又得日本皇宫秘传“大和功法”，穷四十余年之岁月，已将全身三百处大穴冲开，其功力可想而知。

飞天璇玑将“大和功法”与“阴阳掌”悉心传授给云雷。飞天璇玑对云雷要求极严，命云雷抛弃前学，从一招一式入手，苦练基本功法。云雷资质绝佳，天生悟性，更有十年的武功底子相佐，进步极为迅速。

云阿公武功本已不弱，在岛上呆了一月，飞天璇玑稍稍点拨，自觉受益匪浅，也不再他图。见小主人云雷极为飞天璇玑器重，大放其心，一个月后便拜别恩师，离开孤岛，到大山里潜心修炼去了。

一年来，云雷与竹下荔子一起练功，一起劳作，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少年，两小无猜，情同手足。竹下荔子有时娇憨温柔如五月樱花，有时则乖戾无常，不可捉摸。云雷天性淳良，虽小竹下荔子一岁，但待荔子如兄待妹般宽让。

一日，竹下荔子对云雷道：“雷哥哥，我们到垦利城游玩可好？！”

云雷道：“我比你小一岁，该我喊你姐才对，你倒喊起我哥哥来？我不去！”

“喊你哥就喊你哥么！不去也得去！”荔子便嘟起小嘴。

“那我喊你荔子姐！”云雷也犟。

荔子突然几声呼哨，千万条花蛇潮水般涌至，将云雷团团围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云雷吃过花蛇的苦头，此时大急。

竹下荔子娇娇笑道：“我喊你雷哥哥，你答应么！雷哥哥！”

“答应！答应！”

“那你该叫我什么？雷哥哥！”

“叫你荔子妹，荔子妹！”

“那你陪不陪我到垦利城？雷哥哥！”

“陪你去陪你去，荔子妹！”

竹下荔子这才将花蛇喝退。云雷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

飞天璇玑也拿宝贝闺女无法，嘱托几句，让两人去了。

垦利城离孤岛有三十里的水路，两个人撑了一个时辰的小舢板才到的。少年人好热闹，见县衙门口有人打架，自然凑了过来。

“雷哥哥，出来一个老道。”云雷顺着竹下荔子的指引看去，一个峨冠长须的老道，挽一支三尺长拂尘，自县衙门口疾奔而出，不见步履挪动，却是迅疾如风。

两衙丁正拼力战斗卖花女，气喘如牛，仍是占不了丝毫便宜。

“没用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下。”两衙丁闻声抬头，方见老道立在面前，慌忙跳出战圈，结结巴巴地道：“师爷，这……这丫头片子无，无视国法，在……在衙门口胡搅蛮缠，我……我二人战……战她不过！”

峨冠老道“哼”了一声，见卖花女生得颇有几分颜色，一双鼠目也不禁色迷迷地盯起买花女的脸来。

卖花女知老道也不是善良之辈，一个“白鹤扑地”，向前一个急扑，一双脚，早已向上撩将过去。

“无知丫头，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那老道竟然不避，那手不见怎样作势，竟将卖花女一只绣足捉在手里。

卖花女失去依托，堪堪跌倒进老道怀抱。

老道正自得意，忽觉双足飘忽，两股大力已将卖花女脱离他的掌握。老道暗叫一声不好，一个“雄狮倒纵”，纵出老远，着地时几乎跌倒。

阵中遂纵出两位少年豪杰来。

这两下阴阳掌是云雷拍出的。阴阳掌一掌发出的是阴力，一掌发出的是阳力。云雷追随飞天璇玑一年，阴阳掌已达三成火候，两掌交拍，自是威力不小。

峨冠老道吃这一拍，险些跌倒，不禁怒从心头起，稳住阵脚，一撩拂尘，条条丝绦化成无数的力道，向云雷和竹下荔子打来。

竹下荔子晓得厉害，娇躯拔节一丈，堪堪躲过，空中疾对云雷招呼道：“雷哥哥，用宝剑！”

云雷正苦无防备，闻竹下荔子一声喊，擎剑手中。只见宝剑微动，万千条力道触剑即散。

峨冠老道吃一惊，一支拂尘车轮般舞动。

正趋于下落之势的竹下荔子情知不妙，喊道：“雷哥哥，用宝剑击他下路。”

云雷哪见过这等阵仗，早就乱了章法。闻听竹下荔子此

言，只好照办，将手中宝刃一递，直刺峨眉老道下阴。

峨眉老道发出的真气与宝剑相撞，电火石光般噼叭暴响，尔后四散分扬。

分扬的真气竟将街边顽石拂得碌碌滚动。

峨眉老道系济南府灵岩观观主史文烈，早年与吴业伟号称“齐鲁二泉”，自然亦非浪得虚名。老道史文烈吃云雷掌中宝刃一刺，已晓得宝刃厉害，身形一挫，盘膝蹲坐，口中兀自默念有词。

竹下荔子以为有机可乘，左右两下阴阳掌一拍而出。

两股阴阳之力，同时向老道史文烈拍去。

但闻刺刺风响，沙飞石走。

竹下荔子志在必得，以为此两掌早已将峨眉老道拍得无影无踪，正要的云雷矜持一笑，蓦见峨眉老道自风沙弥漫中升起，一如适才坐姿，直扑云雷而来。

云雷大惊失色，阴阳掌未待拍出，手中宝刃早被老道拂尘勾住。云雷哪肯善罢甘休，左腿疾摆，用的是“梅花神拳”三十六路五十八式之“残雪映梅”，直向老道面门踢去。

老道史文烈没想到这黄口小儿有如此绝妙上乘的招式，暗吃一惊，当下不敢怠慢，头一侧，急急闪过，手同时也不由自主一松，宝刃重又被云雷夺将过来。

云雷乘势一个倒纵，纵将过去，因力道拿捏不稳，堪堪跌倒，忽觉两股沉浑柔和的大力将自己托住，始才站稳脚跟，已知是竹下荔子施的援手，冲竹下荔子感激一望。

如此险境，竹下荔子仍对云雷娇娇一笑道：“雷哥哥，你看我姿态好不好看？！”口中说着，娇躯早已飞将起来。一朵樱

花自纤掌向老道天目穴击去，竟然挟着尖厉的破空之声。

与此同时，老道史文烈也跃在空中，手中拂尘舞动，拦击飞来樱花。

樱花与拂尘相绕，纷纷凋零。老道拂尘，也被扯断几根。

云雷执剑踏拳，纵过助战。

适才插不上手的卖花女，见有机可乘，柳腰一摆，一个“玉柱冲天”纵上，同云雷荔子力战老道。

老道史文烈眼见不能取胜，渐生浮躁。一改适才坐姿，双足倏展，跃在县衙门口一尊石狮之上，其势赳赳，若饥鹰觅食。

竹下荔子一声低叱，两只纤掌交替拍出。老道史文烈急挥掌相接。

只听轰天价一声巨响。

老道史文烈顿觉不妙，只觉一丝真气，从指缝穿过，身躯晃一晃，倒翻出去，一顶道冠已是飞得无影无踪。老道老羞成怒，衣衫微抖。

一蓬飞针如天女散花，漫天铺地向竹下荔子罩来。

老道身躯兀在空中。

竹下荔子适才双掌用了十成的力道，招数用老，哪里防备此等变故，想再拍掌已是力不从心。

云雷大急，正欲将身躯跃起，扑住丈外的竹下荔子，已是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云雷只觉眼前黑影一闪，接着又闻听一声惨叫。

卖花女背后已是缀满了飞针，点点黑血自衣衫透出。

飞针显然已喂了剧毒。

卖花女花容失色，一张俏脸由粉红变为灰暗蜡黄，呐呐做声道：“二位恩人，为小女子报仇啊！”已是魂飞天外。

“狗道尔敢！”云雷大喝一声，旋起身躯，挥剑向老道史文烈攻击。

老道哪敢怠慢，又是一蓬飞针飞出。

云雷剑一划，迎面的飞针是躲过去了，却有一只刺中右臂，只觉一阵刺痛，伤臂已是不能抬起。

竹下荔子眼见卖花女惨死，云雷也中了老道史文烈的毒针，自是愤极，本欲全力相拼，然见云雷亦有伤命之虞，一时无暇多想，呼呼拍出两掌。

一掌拍向老道，是阴掌。

一掌拍向衙丁，是阳掌。

老道史文烈与两衙丁俱被掌力击中。

老道原本蓄势待发，挥掌相近，但竹下荔子这次用的是十二成的力道，老道哪能承受得住，一个侧纵，击飞出去。

竹下荔子在阳掌上只用了三成的力道，两衙丁已是把持不住，头颅撞在衙门墙之上，立时昏死过去。

竹下荔子不敢稍怠，纵到云雷与卖花女身边，一探卖花女口鼻，已是了无声息，只得挟起云雷，如飞般纵去。老道史文烈再寻人时，哪里还有半个踪影。

老道自出道以来，几曾受过这等羞辱，更何况栽在两少年手下，禁不住怒火中烧，一撩拂尘，衙门外一株碗口粗细的河柳拦腰折断，气急败坏地对门前惊魂未定的衙丁挥手下令道：“通知三位大师速速行动，我要血洗孤岛！”

一面嚷着，一面朝竹下荔子和云雷逃去的方向追去，身法

迅捷惊人。众衙丁怎敢怠慢，随老道蜂拥而去。

第四回 水涨船高兄妹突遭海啸 潮起潮落师徒力拼倭盗

山东都司吴业伟见色起歹意，将云中岳杀死，又诬了一个叛国投匪罪名，欲强抢云夫人，尔后抄斩云家满门。云夫人不甘受辱，自戕身死，云阿公舍命保云雷逃出虎口。吴业伟昼夜不安，欲斩草除根为后快，急急派人四处打探，一年后，始知云雷流落孤岛，投奔到神秘人物飞天璇玑门下。

吴业伟遣心腹上灵岩山岗，将师弟史文烈请来，商讨对策。

史文烈带来一个天大秘密和三位神秘人物。

吴业伟大喜过望，急令老道史文烈与三位神秘人物速去孤岛。老道与三位神秘老者晓得飞天璇玑厉害，不敢贸然下手，私见垦利知县。老道史文烈将吴业伟官文出示，慌得垦利知县拜倒叩见，捣蒜如泥。

史文烈便与三位神秘人物蛰居垦利小城，伺机行事。史文烈对外称县衙师爷。

云雷与竹下荔子一弃舟上岸，老道便接到传报说，有两位仪表非俗的少年男女从孤岛进入垦利城。县衙之前衙丁调戏买花少女，打将起来，老道早已窥见云雷与竹下荔子在人丛中观战。

衙丁不敌卖花女绣腿。老道气急败坏，出战卖花女，意欲迫得云雷荔子出手，探探飞天璇玑的虚实。

云雷与竹下荔子天性淳良，急勇好义，且年轻气盛，哪能作壁上观，急速出手搏击老道史文烈。这正中老道下怀。老道以为捉二人如囊中探物，志在必得。

令老道史文烈意想不到的，这看来乳臭未干的少年男女，武功竟大是不弱，云雷掌中宝剑其厉无比，竹下荔子一双阴阳掌更是了得。

老道史文烈穷平生所学，力战双乳，竟是丝毫未曾讨得便宜，甚尔落了下风。这更令老道不容纵虎归山，意欲在飞天璇玑出面之前，将他们格杀于垦利城。

却说竹下荔子携云雷，飞般奔到黄河大堤之上。

身后衙丁的嘶喊从远处传来：“抓强盗了，抓住一个赏纹银三千，女贼谁先捉到归谁享用！”

竹下荔子哪敢耽搁，携住云雷，几个起落，迅捷如穿林飞燕，已是纵到岸边。

来时舢板犹在。

竹下荔子疾将云雷置于舢板之上。

小小舢板，在湍急的水流中，上下剧烈起伏。

后面追兵已到。老道史文烈一马当先，已堪堪接近岸边。胳膊粗细的船缆依旧将舢板牢牢缚定在岸边。

竹下荔子大急，一双阴阳掌疾吐。两股浑厚掌力，已向老道史文烈面门扑来。

老道扭头急躲。

就此时，竹下荔子纤纤右足一撩，船缆立断。

小小舢板顺着汹涌澎湃的水流，如离弦之箭，向下游冲去，转眼驶去老远。

老道史文烈望着二人离去的方向，仔细搜寻了半天，才见自己请来的三位大师，乘一叶扁舟，在竹下荔子与云雷前面一华里处，以飞快的速度冲去。史文烈嘴角不禁露出一丝阴毒的冷笑：“小崽子，我让尔等死无葬身之地！”

看看离老道已远，竹下荔子急忙俯身察看云雷伤势。云雷双目紧闭，面色发乌。

竹下荔子大急，急忙掏出一块随身携带的小小吸铁石，将云雷臂上的毒针轻轻吸出，又取出一粒“辟毒丹”，轻拍云雷面颊颊车穴，云雷口随即一开，将丹纳入口中。

“辟毒丹”是飞天璇玑取孤岛百蛇之毒，精心勾兑熬制而成，以毒攻毒，自是十分效验。因右臂只中一针，盏茶工夫，云雷面色由乌转白，由白转红，“啊”的一声，醒转过来。

竹下荔子喜上眉梢，取来水葫芦，将水徐徐纳入云雷口中。云雷举目看时，发觉重又漂泊在滔滔河水中，面上立时现出些许惊讶，旋即想到适才恶战，不禁感激道：“多谢荔子妹相救！”

又想到自己功夫竟是绣花枕头，大是赧然。

竹下荔子见状，不禁莞尔一笑。

小舢板又向下游漂去。远远的，孤岛缥缈在望。

中午时分本来还是阳光亮丽，这忽儿天却阴暗下来。

黑压压的乌云如万马奔涌。

“雷哥哥！天要下雨了！”竹下荔子喃喃道，心内急如火焚。

二人遂奋力撑动舢板，以便在下雨之前赶回孤岛。

“荔子妹！你快看！”云雷一声惊喊。

竹下荔子看时，只见狂烈的大风，卷着黑压压的海水，从偏北方向铺天盖地而来。海水潮位达三四丈，远远看时，犹如高大的城墙，以风驰掣般速度推进。

“是海啸！海啸！”竹下荔子顿时花容失色。

书中表，春初或秋末是季风变换的季节，孤岛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有时连续数日刮强劲的东南风或偏南风，然后突然转成八到十级的东北风，潮水骤涨，俗称海啸。海啸往往几十年形成一次，侵袭三角洲两岸。历史上最大潮位曾经侵入腹地百余华里，黄河入海口两岸损失惨重，民不聊生。

此时，海水筑成的水墙已高达五丈余，汹涌澎湃的气势犹如万马齐喑。

“荔子妹！快向岸边撑！”云雷大喝一声，胆气也不禁一豪，向岸边狂猛撑去。所幸的是，海啸是从东北方向过来的。云雷与竹下荔子自西南方向向孤岛划进。所以，当高大的水墙铺天而来，漫过孤岛低洼处时，云雷已同竹下荔子登上岛子的一处高地。

二人望时，但见黄河两岸的房舍、大树，都吞没在茫茫海水中。孤岛高出海平面甚多，也有一半被海水吞噬。

樱花丛中，屋舍隐隐依在。

云雷与竹下荔子两颗突突乱跳的心，才略略平静些。

竹下荔子口中两声短促的呼哨，梅花牡鹿自樱花丛中突奔而来。又二长一短几声呼哨，花海掀起波澜，万千条花蛇汹涌而至。

竹下荔子放眼一望，可惜道：“花蛇至少一半被海啸卷走！”飞身跨上梅花鹿，对云雷疾道，“雷哥哥，我先行一步

了！”不待云雷搭话，飞般向着花海深处的屋舍奔去。群蛇相随而去。

云雷怕蛇，在后面纵起云步，尾随追赶。

屋舍渐渐近了。

竹下荔子高声喊道：“父亲，我回来了！”

可哪里有个回声。

竹下荔子大急，一纵身飞上屋舍，四下打望。正北约四里遥的岛边，隐隐约约有四个人影。一人居中坐着，另三人围坐在四周。

居中坐的是父亲无疑。

可茫茫荒岛，哪来另外三个不速之客呢？

竹下荔子不待多想，重新跨上梅花鹿，对远远追来的云雷招招手道：“跟我来，雷哥哥！”说罢，飞奔而去。

云雷情知有变，紧紧相随。

云雷渐渐看清时，不禁也吃了一惊。

飞天璇玑合目盘膝，端坐在一块石板上。

三位僧侣装束的老者，围坐在飞天璇玑四周。

“父亲！”竹下荔子喊道。飞天璇玑仍合目端坐不语。

一秃头老者对飞天璇玑唧唧咕咕说了一句什么。

此时海啸如霹雷般轰鸣，然老者声音仍清晰可闻，显见内力之强。

赶上来的云雷虽知老者说的是日本语，却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只觉这声音冷极。他拽拽竹下荔子衣角，低声问道：“他说什么？荔子妹！”

竹下荔子道：“他让父亲将什么宝藏的秘密交出来！”

“宝藏?!”云雷大惑不解，看竹下荔子时，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另一长髯老者，用同样阴冷的声音唧唧咕咕地说了些什么。

“他又说些什么?”云雷又拽拽荔子，低声问道。

“他说交出秘密则已，不交出秘密就要将父亲和你我二人斩尽杀绝!”云雷闻言怒极，对荔子道：

“哼哼!痴人说梦。荔子妹，我们上!”

擎宝刃于胸前，二人就要攻上。

飞天璇玑倏地睁开双目：“你们不是对手!为师的过节自有为师一人担待!”

飞天璇玑何曾将什么人看在眼里。论他的功力，在日本和中国武林都臻至顶巅。然现在口气明明是不让云雷与荔子介入，以免遭伤身之祸，可以想见这三位老者功力之高。

师命难违。云雷和竹下荔子无奈，只好立在原地，剑拔弩张，以备不时之测。飞天璇玑缓缓对三位老者道：

“佐佐木、横山大造、野村次一郎，二十多年前，你们背离幕府将军，私自逃离将军卫队，到中国沿海骚扰。将军命我为日本国特使，到中国收服你等。我寻你等二十多年，只因你们隐藏太深，始终没有找到，没想到你们倒送上门来了。”

飞天璇玑说的是汉语，意欲让云雷听明白。声音不大，却自有一种威严。

三位老者神情微微一悚，显见亦通汉语。

其中修眉老者喋喋冷笑，用汉语道：“竹下英雄，你说你是奉命而来，然口说无凭，孰知你是否也是为这宗宝藏而来?”

汉语说得竟然十分流利。云雷始知恩师日本名讳叫竹下英雄。

飞天璇玑沉声对云雷道：“云雷，取宝剑示于野村先生！”

云雷遂擎剑出鞘。

此时，狂猛的海啸依旧汹涌滚动，整个天空亦是黑压压一片乌云，十分昏暗，然大和宝剑依然发出璀璨的光芒。

三老魔头相顾讶然。

长髯老魔怒极而笑道：“二十五年前，便闻听幕府将军派特使到中华追杀我等。我师兄弟三人隐居深山老林整整二十五年，想不到追杀我等的竟然真的是你。你若不将宝藏秘密交出来，休怪我等不客气了！”

飞天璇玑冷冷一笑，道：“一百多年前，中国大将戚继光大败我国匪盗于幽兰湾，匪首小山横次率十余小喽，搭乘天竺国商船潜逃。临走，将数年抢劫来的中华财富秘藏于一神秘去处。佐佐木，想昔日我与尔等同殿称臣，将军之恩如同再造，你们竟敢背离将军，私自寻宝，至今不思悔改。

“天宝将军命我为特使，其任有三，其一：向大明王朝致歉臣服，两国修好；其二：将尔等三人缉拿；其三：将中华宝藏寻到，悉数归还大明王朝。

“我穷二十几年光阴也没能将宝藏找到，更何况你们几个蠢物！”

“哼哼！”佐佐木一声怪笑，回头对二魔头道，“横山君、野村君，你们看我如何收拾他！”口中说着，突然凌空跃起丈高，一双肉掌立粗三围，向着飞天璇玑疾拍。

飞天璇玑一声低叱，挥掌相迎。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显是两股强大真力相撞而成，竟然将轰鸣的海啸淹过。佐佐木立时震飞出去，于两丈开外的沙地上堪堪跌倒。飞天璇玑亦微微摇晃了一下身躯。

佐佐木阴笑道：“竹下英雄，你的大和功法果然已臻化境了！”

飞天璇玑晒道：“你的凌空掌也很好！”

“佐佐木君，我来助你！”横山大造倏地一个兔扑，身法竟是十分地凌厉。

二老魔头一前一后，将飞天璇玑夹在当中。

云雷大怒道：“二对一算什么好汉！”对竹下荔子使个眼色，二人如一双骄鹰，向三老魔头扑去。

“臭崽子找死！”正在对阵的野村次一郎挥动双掌，凌厉的掌风向着二人拍来。

云雷与竹下荔子晓得厉害，不敢硬接。二人倏地一个侧扑，一左一右躲过。忙里偷闲，两人各回敬两掌。

云雷与荔子大和功法与阴阳掌得自飞天璇玑真传，自然并非易与。野村次一郎没有料到二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浑厚的掌力。一个不防，坐着被掀翻过去，急急运功相抵，适勉强稳住。

野村次一郎大怒，双掌轮番齐吐，迫得云雷、荔子连连后退，竟然没有还手的机会。

那边，飞天璇玑双掌对佐佐木、横山大造战得正酣。

本来，飞天璇玑对佐佐木游刃有余。横山大造一加入，形势立变。三老魔头早年与飞天璇玑同为幕府将军近侍，二十多年前，武功已是不弱。潜入中国欲寻宝藏，三人自知不是飞天

璇玑对手，躲进中原深山老林，拚命修炼本门功法，功力自是非比当年。三老魔头自觉功圆行满，重做黄金梦，意欲实现夙愿。

佐佐木功力了得，横山大造、野村次一郎和他也在伯仲之间。二老魔头二对一拼斗飞天璇玑，堪堪战个平手。

这边，野村次一郎双掌迫得云雷与竹下荔子连连后退，占得先机，却也不能一时将二人战败。云雷与竹下荔子眼看就要退到水边。

海啸如脱缰烈马，咆哮如雷。

竹下荔子眼见处境危险，心念电转，口中发出二长一短三声呼哨。蜂拥在周围的万千条花蛇如排兵布阵，迅速游弋，将六人团团包围在当中。

岂料野村次一郎喋喋冷笑道：“小小毒虫，其奈我何！”袖中摸出一粒药丸，一捏，药丸破碎，散出一种奇臭无匹的怪味。

三老魔头隐居深山老林，自是蛇虫出没之处。三老魔头捉住天下毒蛇之王——眼镜王蛇，将毒液取出，勾兑后再行焙干，制成驱毒丹丸，用的也是以毒攻毒的效验。

果不其然，任凭竹下荔子驱赶，群蛇却失去斗志，不再进攻，连连后退。竹下荔子与云雷又惊又怒。

野村次一郎疾抡双掌。这回用的是全力。

飞天璇玑正苦斗二老魔头，眼见野村次一郎正施杀手，爱徒爱女岌岌可危，疾踢右足。

那足竟然也发出一股绝伦的大力，向野村次一郎打去，无奈为时已晚。云雷与竹下荔子同时被野村次一郎掌力击飞出

去，被无情的海啸吞没。

野村次一郎没有防备飞天璇玑背后发难，被飞天璇玑足力击中，右足立时折断。

第五回 群鲨有义二人巧获救 水洞无情云雷偶食宝

“雷哥哥，你醒醒！”

冥冥中，云雷听得一声喊，那声音遥远得仿如从地底传来。

“雷哥哥，你醒醒！”

这声音越来越近。声音含着万分的恐惧。

云雷努力想睁开眼，可眼皮如同灌了铅水，恁的沉重。

接着，云雷又听到细浪拍打崖壁的声音。

“雷哥哥，你醒醒！荔子妹好怕！”

云雷这才听清是竹下荔子的声音，奋力睁开双目。但是眼前是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黑暗，什么都看不清，只听到“哗啦啦”的水声。

云雷努力想弄清此刻在什么去处，探手一摸，捉到一绺物事，似发丝般柔滑。云雷不禁一抓。

“啊”的一声尖叫。

云雷听到是竹下荔子的声音，才晓得捉住的真是荔子的头发。紧接着，一团温软的娇躯瑟缩进他的怀里。

“荔子妹，我们在甚地方？”

“我……我也刚醒转过来。雷哥哥，荔子妹好怕！”

“别怕！荔子妹，有我呢！”云雷忽然想起宝剑剑鞘上有一颗夜明宝珠，急忙在身边摸索。

但是手却摸到一种冰冷如铁东西，他和荔子现在置身它之上。云雷不知是什么物事，手一用力，向下拍出一掌。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云雷与荔子只觉身下突然剧烈晃动，水也如大河起了狂涛，汹涌澎湃，煞是惊人。飞溅的浪花将两人打得透湿。两人惊惧万分地相抱着，贴牢身底下的物事，以免跌入水中。

少顷，身底下渐渐恢复了平静。

云雷与竹下荔子紧紧相偎着，不敢稍动，彼此能听得对方剧烈的心跳。又过了一会儿，云雷看看没有动静，壮起胆问道：

“荔子妹，我的剑还在么？”

竹下荔子哆嗦着手，将剑递了过去。

云雷摸到剑鞘，从剑鞘一端撕去一层皮质。眼睛只觉一亮。借着夜明珠发出的如满月般的光亮，看到的情景让两人大大地吃了一惊。

水面上，有无数只鬼火熠熠闪动。定睛一看，那分明是鲨鱼的眼睛。而云雷与荔子二人此时正躺在一条巨大鲨鱼的背上，数百只鲨鱼团团簇拥在周围，一动不动，伏在那里。还有无数的小鲨鱼，因为乍见光亮，在大鲨鱼的缝隙中游嬉。

乍见眼前情景，竹下荔子惊恐地闭上了双眼。

云雷因为曾得鲨鱼相助，又见群鲨驯服，胆气一豪，并不十分害怕。举目一望，方见二人此时置身于一座宫殿般大小的天然水洞中，只是不见入口与出口。

竹下荔子犹自惊惧，紧紧闭牢双眼，言道：“雷哥哥，不知你是怎生进入此洞的？”

云雷也是不知，举着夜明宝珠在水面上四下环视，蓦见一处崖壁下面水中，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地方，颜色比周围水为深，想是一个洞口，不禁一拍脑瓜，一指那个洞口，对竹下荔子道：“荔子妹，听水浪轻拍崖石的声音，这好似是海边上一个岩洞。你我被野村老魔头拍入海啸后，昏死过去，想来鲨鱼将我们从这条通往海底的海沟驮入洞中。”

竹下荔子舒长一口气道：“雷哥哥，既进得来，自然也能出得去，我们再从这海沟出去，可好？”

云雷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海沟，道：“人昏死过去，天目穴自然紧闭，海水不能灌入口腔，是故我们没有淹死。你我现在天目穴已张开，又不会水，恐不能泅过去，况且这海沟又好似斜斜向下，通往海底，即使海啸退了，沿这海沟出去，到得入口，也是不能浮上海面。”

竹下荔子悲道：“那，那我们坐在这里等死么？”

“你我现在能够呼吸，想来另有通向地面的通风口，荔子妹，我们来寻寻看！”

竹下荔子一想也是，口中含糊应着，两只手仍紧紧环住云雷，一双眼睛兀自不敢睁开。

云雷举着夜明珠，转动头颅，很快便有了新发现：“荔子妹，你快看，那里好似有一个洞口！”

吃云雷一喊，竹下荔子强强睁开眼看时，只见离水面八丈高下的地方，果然有一处黑糊糊的所在，俨然一个洞口。

两人不禁大喜。

旋即，竹下荔子又叹道：“只可惜离水面太高，崖壁又无任何攀援之处，我们怎生上得？”就在此时，忽啾啾一声响，一只蓝鲨自海沟入口处冒出水面。群鲨立时为蓝鲨让出一条水路，小鲨鱼也立刻安静下来。

蓝鲨看来是群鲨之王。

云雷认出好像是率领群鲨救过自己和云阿公的那条中剑的蓝鲨。鲨王慢慢游将过来，偎在云雷身边。

云雷试着用手摸摸鲨王的头颅，兀自摸到一个凸起的肉块，正是那条蓝鲨。心中的畏惧不禁又减掉几分。

云雷喜道：“荔子妹，这就是那条曾经救过我和云阿公的鲨王，这次又救了我们！”云雷轻轻拍拍鲨王的背脊。

鲨王似乎十分忸怩，巨大的躯体左摇右摆，竟似顽童对着大人撒娇。竹下荔子感到十分有趣，心中的恐惧也减去大半，旋即又叹道：“雷哥哥，也不知父亲怎样了，那三个老魔头都是日本国一流高手，我们怎生出去相帮父亲？”

“以恩师的功力，对付三个老魔头，虽不能取胜，却一时不致落败，不过……”

“不过什么？”竹下荔子追问道，面上全是凄惶的神色。

云雷本欲说“不过吉凶难测”，见荔子如此茫然无助，便不忍说出口了。于是急忙岔开话头道：“荔子妹，你饿不饿？”

“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当然饿！可这水洞中又哪里来得饮食呢？”

云雷一叹，无可奈何地拍拍鲨王，对荔子道：“哪怕有一条黄花鱼，我也要生吞下去，你信不信？荔子妹！”

说来也怪，云雷刚说完这句话，鲨王突然一下子钻到水里

云了。看样子水下挺深。过了一会儿，鲨王重新钻出水面，巨大的嘴里衔着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物事。

云雷喜道：“荔子妹，鲨王给我们送来美味佳肴！”一面说，一面顺手将那物事取来。

居然是一只海参。

“好大的一只海参！”云雷生在官宦人家，自然吃过海参，只是诧异这海参如此巨大。云雷抄参在手，一撕两半，一半递给荔子，一半留给自己。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天多未进粒米，又加上两场恶斗耗去多多真力，自是饥饿难捱，哪管生熟，生吞下去，只觉味涩而腥。

竹下荔子只咽下一小口，便道：“雷哥哥，好腥！”不肯再吃。

云雷饿极了，见荔子不肯再吃，抓过荔子剩下的海参，悉数吞下。过了片刻，云雷忽然觉得一股热浪自心底上泛，一直顶到嗓子眼，如同掉进火焰山，浑身燥热难忍，不禁手足乱动，大声喊热。接着，又有一股寒流从心底上腾，肚中兀自发出咕咕鸣叫，竟又好似跌入冰窖，寒透骨髓，不禁周身发抖，大声喊冷。

竹下荔子被云雷的举动吓坏了，急问道：“雷哥哥，你怎么了？！”不禁哭将起来。

竹下荔子哭着哭着，闻听云雷不再动弹，更是魂飞天外，吓得连哭都不会了，注目看去，但见云雷躺在巨鲨背上，两颊通红，呼呼做声，竟是大睡过去。竹下荔子一摸云雷胸口，心依旧怦怦作跳，始略放其心。

约过了半个时辰，云雷突然睁开双目。他只觉五体通泰，舒畅无比，通身好似有使不完的力量。

见云雷醒转，竹下荔子喜极而泣道：“雷哥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真情流露无遗。

云雷心中一动，一股暖流自心底涌起，将竹下荔子拥在怀里。

“雷哥哥，我讨厌么？”

“不，不讨厌！荔子妹，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

“雷哥哥，我很丑么？”

“不，不丑！荔子妹，你是天底下最俊的女孩！”

“那，那……雷哥哥，你亲亲我，好么？”

竹下荔子软语娇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云雷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嘴唇，印在竹下荔子美丽温热的嘴唇之上。过了许久许久，云雷对竹下荔子道：“荔子妹，即使在这鲨鱼背上，我们能够厮守一辈子，也是好的。”

竹下荔子一双美丽的眼睛燃着爱情的火焰，重新将一头秀发埋进云雷的怀里，喃喃道：“要是父亲也在多好啊！”

沉默了一会儿，正在默运大和功法的云雷忽然大喜道：“荔子妹，自吃了海参以后，我全身大穴尽皆通畅！”

竹下荔子不信，道：“父亲集四十余年功力，仍就有六十处大穴不能通畅。雷哥哥，你骗人！”

大和功法相传是日本国得道高僧仓山大师所创，后来成了宫廷不传之秘。此功讲究自然吐纳与形意，相当于中国的气功。大和功法非得有清奇的骨骼与兰心蕙质及浸淫经年不能得其要领。人全身有三百六十处大穴，常人的大穴都处于封闭状

态，真气不能在周身行走，故而不能发动。大和功法如练到一定火候，大穴便会被真气冲开，冲开的大穴越多，表示火候越深，身体发功的部位也就越多，功力也就越强。

一个人若有百个大穴冲开，功力已是相当不凡，堪列武林高手；若有三百个大穴冲开，功力已臻化境，挥袖弹指间，便可却敌于顷刻。相传仓山大师穷八十年功力，仍有十处大穴没有通开。飞天璇玑穷四十余年功力，也才冲开三百个大穴。云雷说全身大穴尽皆通畅，竹下荔子故此大不以为然。

云雷见竹下荔子不信，擎剑于胸，气落丹田。但见一股拳头大小的真气自小腹部散成枣子大小的小球，穿过全身大穴，最后蛇行于臂，穿剑而出，只听“轰”的一声，石末纷纷扬扬，对面十几丈远的洞壁上立时凿出一个面盆大小的洞来。

竹下荔子吃了一惊，不觉失悔道：“可惜，那参我只吃了一口。”试着运行真气，自己默数，全身亦有二百处大穴通畅。又不禁喜形于色。

书中表，此参系海底亘古老参，积万年精气，自是至宝。常人食米粒大小，已是强体壮身，祛病驱灾，百毒不侵。云雷吃了拳头大小的一个，也是万里求一的幸运。

竹下荔子早已忘了对鲨鱼狰狞面目的恐惧，自鲨鱼背上立起。那鲨鱼居然十分听话，稍稍动了一动，便又恢复了平静。

竹下荔子好奇心猛起，一个雀跃，跃到另一只鲨鱼的背上。群鲨似乎十分欢喜竹下荔子此举，没有反对的意思。

“好玩之极！”竹下荔子来了兴致，在群鲨背脊之上窜来窜去。

云雷诧异道：“荔子妹，看你身法比以前更加迅捷，云步

似乎精进许多。”

竹下荔子适才感觉，自己的摄云步比往日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便有心试一下。

只见她踩着一条鲨鱼背脊一纵，竟然纵起四丈高下，落下时，体轻如绵，禁不住喜道：“雷哥哥，以我原来的功力，只能跃到两丈余，现今竟能跃到四丈，真真不可思议！”

又道：“雷哥哥，你吃的海参多，你试试看。”

云雷依言，奋力向着上方的洞口一纵，只觉好似有一股大力托着身躯，拔节纵起七丈高下，离那洞口止有一丈，但再上纵已是不能，只得轻轻飘落到鲨鱼背脊之上。

“雷哥哥，你也不能纵进那个洞口么？”

云雷面露难色道：“这次我用的是全力，尚离洞口一丈。”

两人相顾讶然。

突然，云雷如有所悟地道：“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荔子妹，快纵云步。”

竹下荔子不知就里，依言将婀娜娇躯从巨鲨背上拔起，上升到四丈高下，已是不能再向上。云雷暗运大和功法，双掌一推。

竹下荔子忽觉一股浑厚的大力将自己托住，脚底下有了依靠，重纵云步，一个鹞子翻身，翻进洞口。

竹下荔子翻进洞口，眼前是一片沉黑，什么都看不见，回首对云雷招呼，蓦然见海水急剧下降，不禁大惊道：“雷哥哥，海水退了！”

云雷正注意上面的竹下荔子，吃荔子一喊，始发觉海水向海沟奔涌，群鲨也蜂拥而去。云雷晓得是海啸已退。

水欲退，而洞底水犹深，云雷不会水，不禁大急。

云雷乘下的那只巨鲨，也顾不上云雷，仓急间向海沟奔去。

云雷心念电转，不敢怠慢，急忙踩着群鲨背脊，奔到那洞口之下，一个云步，跃到七丈高下。

竹下荔子眼睁睁看着云雷离洞口只有一丈，干着急没有办法。好个云雷，空中擎宝剑于手，对着洞壁刺去。

其锋无比的剑身深深刺进石岩。云雷一纵身抵住剑柄，又一个珍珠倒卷帘，向上倒纵，宝刃也被他的从石岩中拽出，收刃于手，纵进洞口。

竹下荔子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乘着夜明珠的光辉，两人向下看时，只见海水约退三四丈，洞底之水，仍是深不可测，群鲨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洞壁上漏出一间屋子大小的海沟口，斜斜向下沿伸，依稀仍见海水浮动。设若适才云雷在海沟口，而不是在此时所处的洞口跃起，更是难以翻将进来。

云雷与竹下荔子不禁颌首相庆，连呼好险。

第六回 古洞幽幽生险恶 情愫浓浓因患难

却说云雷与竹下荔子翻进洞口，借着夜明珠的光亮，依稀可见是一条宽阔的隧道，其深不可测。隧道用规则的巨石板铺底，顶壁用合抱粗细的滚木支撑，显是人工凿成，而非自然洞穴。

云雷手举夜明宝珠，二人小心翼翼，向纵深处逶迤而行。行了约有里许，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一堵光滑的石墙。

石墙如同天然造就，露不出半点缝隙。

云雷上上下下看了几遍，瞧不出半点端倪。

竹下荔子道：“雷哥哥，你拍一掌如何？”

云雷依言，将宝刃递给竹下荔子，挥掌拍去。

但见石未翻飞，隧道里响起巨大的轰鸣，石墙上赫然出现两记浅浅的白印，竟尔不能将石墙撼动。

云雷挥掌再向白印拍去。白印又略有见深，依然不能将石墙凿破。

云雷又数次挥掌，然石墙竟似山体般坚固。

云雷一呆，讷讷道：“荔子妹，这石墙恐怕是山体。”

竹下荔子若有所思地道：“你掌拍在石墙上，听声音有咚咚的轰鸣，不似拍在山体之上。”云雷正欲再度挥掌向石墙拍去，竹下荔子有了新发现。

竹下荔子指石墙顶端对云雷道：“雷哥哥，你看那儿！”

云雷顺着竹下荔子的指引看去，果然见一道细小的缝隙。

云雷将宝剑递给竹下荔子，略一纵身，跃起丈来高，紧紧贴在石墙之上，欲看个究竟。

缝隙似铜钱厚薄，二指长，隐隐约约有缕缕细风透出，却什么都看不见。

云雷扭头向下面的竹下荔子道：“荔子妹，缝隙铜钱般厚，空穴来风习习，却看不清什么物事！”

竹下荔子道：“用夜明珠看仔细些！”旋即将宝剑掷给云雷。

嵌在剑鞘上的夜明珠，如一颗流星在幽幽石洞中划了一下。

云雷接剑在手，借夜明珠烁烁光华，仔细看那缝隙时，依然看不清什么。云雷无可奈何地一叹，正欲跃下。

竹下荔子忽道：“雷哥哥，用你的宝剑捅捅如何？”

云雷忽有所悟，擎剑出鞘。

宝刃在夜明珠照耀下，泛起一抹青幽幽的蓝光。云雷将剑插进缝隙。

说来也巧，那缝隙竟如宝剑剑鞘，竟是严丝合缝。

云雷心中一亮，缓缓一拧。

只听轧轧几声巨响，石墙竟然慢慢向上移动，重新显出洞口。那石墙竟有丈来厚。宝刃竟是一枚开启石门的钥匙。

云雷从洞顶跃将下来。竹下荔子喜道：“天不绝我等！”

两人重新向隧道纵深处行进。

隧道一如适才大小，面貌亦毫无二致，只是感觉空穴来风大了许多。云雷牵着竹下荔子柔荑，凭借夜明珠的光辉，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进。

一天一夜发生的种种遭遇，令竹下荔子内心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纯洁无瑕却又乖戾无常的异域少女，变得成熟起来。对云雷的感情，由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逐渐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渴望得到爱抚渴望得到保护的依恋。一天一夜的时间里，云雷在她的内心中，似乎已经取代了父亲竹下英雄的位置，成了她的保护神。云雷偶食参宝，功力突飞猛进，甚至远远超过她竹下荔子。不可否认，这是促使她竹下荔子内心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却是，她与云雷一天一夜相依为

命的经历，令她竹下荔子对云雷从感情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依赖。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有千百次面临着死神的威胁，竹下荔子整个身心却都是愉悦的。而这种愉悦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荔子妹，我们走了有两里地吧！”云雷低低一声喊，将正在遐思的竹下荔子吓了一跳。

竹下荔子脸好热，尽管在黑暗中，她还是下意识地捂住发烧的脸颊。

云雷当然不晓得竹下荔子心里想的什么，急问道：“荔子妹，哪儿不舒服么？”一只手抚到竹下荔子的额头，果然好烫。

“雷哥哥！”竹下荔子嚤吟一声，便扑在云雷的怀里。

一声“雷哥哥”叫得娇柔无比，自有万千种风情。云雷被娇柔的一声“雷哥哥”唤得浑身酥软，正要俯身将自己的嘴唇印在竹下荔子的丹唇之上，但就在俯身的一刹那，突然有一个惊诧的发现。云雷惊叫道：“荔子妹，我们好似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一声惊叫，将竹下荔子从甜美的境界中唤醒，低头看时，果然满是云雷适才拍落的岩石碎块，而那宽厚的石门，仍吊在隧道顶端。

竹下荔子不禁沮丧道：“雷哥哥，我们怎生出去！”粒粒珠泪禁不住潸然而下。

云雷也是一筹莫展，但一种保护竹下荔子的使命感却使他并不气馁。云雷将竹下荔子拥在怀里，用异常坚决的语气道：“荔子妹，你放心好啦，有我呢！”

闻此一言，竹下荔子稍觉安慰，但想了一会，又对云雷哽

哽咽道：“雷哥哥，莫非这是一条环行的隧道么？”

云雷讷讷道：“这洞既然是人工凿成，当不致没有出口，我明明记得我们一直向前走的，怎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呢？莫非这隧道里有厉害的阵法么！”

竹下荔子闻言，甚觉有理，二人便仔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小心翼翼地迈进。

走着走着，竹下荔子突然惊喊道：“雷哥哥，你看这几块石头！”

云雷顺着竹下荔子的指引看去，显然见洞底有几块小钵似的顽石卧在那儿。

云雷投奔孤岛一年，飞天璇玑不但教他武功，还将一些中国传统阵法略略讲给他听，所以他很快便看出这是一种阵法，然究竟是什么阵法，以及如何破解却还懵然不知。

竹下荔子自幼追随父亲习武练艺，对阵法她是不陌生的。

竹下荔子沉吟片刻，道：“看这几块顽石摆法，合了八极门阴阳相克之理。也就是说，一旦进入此阵，左脚迈一步，右脚也迈一步，阴阳相克，等于没走。雷哥哥，不知可对？”

云雷连连点头道：“荔子妹，此言不差。按我们常人走路习惯，迈左腿后，紧接着迈右腿，殊不知，此阵正是暗合了阴阳相克之理。经过时，设若我们单足蹦跳，或者双足并跳，当可以通过！”

云雷说着，屈起一腿，另一只足单独跳跃，已是跃了过去。

竹下荔子大放其心，遂将双足并起，几下蛙跳，也是纵了过去。二人相顾而喜，借着夜明珠发出的光辉，一前一后向深

处行去。

又行了约有三两华里，隧道愈行愈狭。云雷与竹下荔子只有猫腰，始勉强通过。前面走的云雷正要招呼竹下荔子小心在意，不经意，一条黑色的物事，箭矢般迎面射到。

云雷哪敢怠慢，身体一长，一只掌向那物事拍去。

那物事哪吃云雷这千钧掌力，飞到石壁上去，竟是一条剧毒五花彩蛇。此情此景只因太过突然，云雷额角亦被石壁撞破，血涌而出。

竹下荔子一声惊叫，急急扯下一方丝帕，敷在云雷额头。无奈伤口甚大，丝帕犹不能阻住血流之势。

竹下荔子情急，将一双丹唇，印在云雷伤口之上。

云雷适才运气挥掌，整个身体犹如一个气囊，充满了巨大压力的真气，额头上撞开一个伤口，如同气囊撕裂一个口子，血液于是喷涌而出。竹下荔子一双丹唇，兀自不能阻止，几口腥烈甜津的赤血已是冲进她的口腔，咽了下去。

如若这般下去，云雷非血喷流尽而死。

云雷立觉不妙，急忙将强劲真气集结于丹田一穴。

竹下荔子一双丹唇立觉压力骤减，松开时，赤血已不再从云雷伤处流出来。

一场虚惊。云雷明白，此乃自己不能调节气机所致，心兀自呼呼作跳，覆手从怀里掏出“龙凤还阳丹”，敷在伤处，回首对竹下荔子感激道：“谢谢你，荔子妹！”

竹下荔子吃云雷几口赤血下肚，只觉腹中热浪滚滚，翻搅不已，面上不禁现出一副痛苦神色。云雷刚放的一颗心，不禁又重新提将起来，双手急忙扳过竹下荔子香肩，欲察究竟。

但见竹下荔子面目紫铜，呼吸短促，喘息不已，神智迷糊，呓语喃喃。云雷大急，呼道：“荔子妹，你待如何？！”

就在云雷找不出荔子症结所在，如锋芒刺背之时，竹下荔子脸色却已由紫铜变得红润起来。她倏地睁开双目，面露惊奇道：“雷哥哥，我吃你几口血，只觉腹中热浪滚滚，好似大穴又被冲开了许多。”

竹下荔子凝神运气，顿觉真气在体内通畅许多，不禁喜形于色道：“雷哥哥，我之会海、涌泉、合谷、百机大穴尽皆通畅！”

云雷追随飞天璇玑大和功法，自然知道会海、涌泉、合谷、百机四大穴最为难通。自己古洞巧食参宝，全身大穴尽皆通畅，是千万求一的幸运，然竹下荔子竟因吃自己几口鲜血，竟使这四大穴通畅，云雷却难以置信，讷讷道：“我的血液竟有如此效用，莫非我成了活神仙不成？”

又不禁一拍脑瓜道：“是了是了，我因巧食参宝，血液中自是含有参宝成分。荔子妹，你吃我几口鲜血，通畅几处大穴，也是情理中的事啊。”

竹下荔子自是欢喜异常。少顷，蛾眉一蹙，道：“雷哥哥，你要当心才是。”“当心什么？”

竹下荔子莞尔笑道：“你要当心，你的血将成为江湖至宝，不知将有多少人把喝你一口血当做孜孜追求的目标，哇呀呀！雷哥哥，你的血当真成了唐僧肉了。”

云雷不禁笑道：“荔子妹，这血我以后只能给你吃！”

虽然是句玩笑，可话语中包含多多真诚。

竹下荔子自然体会到这份情谊，一只纤纤素手牵住云雷手

掌，二人又向隧道纵深处慢慢进发。

适才攻击云雷的是一条剧毒五花彩蛇，当地人叫做“卜范田”。此蛇属阴，在深洞与水泽边繁衍，喜结群而居。竹下荔子是侍弄蛇的老手，自然对之了解颇精，但她始终没能弄明白，此蛇为什么叫“卜范田”。

竹下荔子对云雷嘱咐道：“雷哥哥，此处恐还有卜范田，你可运罡气，以防蛇虫再度袭击！”云雷依言，将真气在体中运转数匝。

云雷自食参宝以后，全身大穴通畅，真气在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驻留或通过，发出的罡气自然极具威力，别说小小卜范田，就是利箭、宝刃也难以突破罡气筑起的防线。

果不其然，隐藏在缝隙中的卜范田，顶不住云雷罡气产生的巨大冲击，只闻前方隧道中犹如刮过一阵强劲的风束，卜范田望风而逃。竟似有千百条之多。

设若云雷全身大穴不通，发不出威力如此巨大的罡气，仅就这蛇阵，二人恐怕就万难通过，即使侥幸通过，也要大费周折。

云雷连呼好险，额头禁不住冷汗直冒。

二人又行了盏茶功夫，只觉隧道变得一如前段开阔。出现在二人面前的是一级级向上去的石阶。攀了约有二百级石阶，忽有冷风从左边拂来。

云雷与竹下荔子同时感觉，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们明白，离隧道的出口已经不远了。

第七回 一掌破石百年宝藏终现世 双骄出洞千道机关皆在井

云雷与竹下荔子携手向右边的隧道摸索着前进。

又行了盏茶功夫，已是到了隧道尽处，一道细微的光辉自那尽处透进。云雷惊喜道：“荔子妹，我们有救了！”

口中喊着，一双脚已趋向发光的去处。

云雷暗蕴真力，双掌交拍，那遮住阳光的巨大石板被轰然击飞出去，随之听到石板击中崖壁而又落水的声音。

万道霞光折射进洞穴。

云雷与竹下荔子在暗无天日的隧道中已久，对眼前的光亮一时不能适应，只觉双目刺痛，急忙紧紧闭上。待睁眼看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吃了一惊。

眼前是一口直上直下的深水古井。云雷适才一掌将石板击飞，露出的一方洞口约在井的半腰，向上离井口兀有十余丈，离水面也有十丈强。适才击飞的碎石，落入井水，兀自发出巨大的轰鸣。

“雷哥哥，对面还有一个石洞呢！”竹下荔子一声惊奇的脆喊。

云雷抬头看去，果不其然，对面井壁有一个磨盘大小的洞口，看其状，原也是封闭着的。想来是云雷从这边击那一掌，石板击到对面井壁撞破而成。此井不似寻常，上窄下宽，云雷与荔子站的洞口与对面洞口足足有五六丈阔。

设若云雷没有如今功力，石板被击之后，落入井底，那洞

口是万万不能显露出来。云雷顿起好奇之心，扭头对竹下荔子道：“荔子妹，你呆在此勿动，我看看就来！”双臂平展，如一只大鹏巨鸟，稳稳向对面洞口飘去。

竹下荔子只见云雷双足轻轻踏进洞口，上身随即一卷，蛇般钻将进去。

接着，夜明宝珠亮了起来。

由于竹下荔子身在明处，而夜明珠发出的清辉不比阳光，是故并没有看清对面洞中的物事。云雷在对面一声惊喊，竹下荔子以为发生不测，脚背一弓，欲纵将过去。

云雷却从那洞口探出头来，面上是又惊又喜的表情。

竹下荔子急道：“雷哥哥，怎么了怎么了？”

云雷上气不接下气地道：“荔，荔子妹，里，里面全……全是金银珠宝……”

“果真有宝藏啊！”竹下荔子万分不信，急对云雷道“雷哥哥，你闪开一点，我过去看看！”

云雷略略闪开。竹下荔子打量一下对面洞口，两洞相距五六丈，若是向上或向下，当能跃起过去，若平平地飘过去，这须有极深的造诣才成。竹下荔子不禁犹豫一下。

云雷笑道：“荔子妹，尽管跃将过来，我来助你！”

竹下荔子禁不住好奇的诱惑，纵身跃了过去。

云雷平伸双臂，直立双掌。竹下荔子只觉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将自己吸进洞口。

借着夜明珠发出的光辉，竹下荔子看时，也不禁目瞪口呆。

面前是一个两间堂屋大小的石洞，数不清的金银珠宝从洞

底一直堆到洞顶。那金银珠宝在夜明珠的照耀下，竞相闪烁着熠熠光辉，二人禁不住心神旌摇。

过了片刻，二人始才略略平静些。云雷对竹下荔子笑道：“在我们中国唐代，有一个叫孟斧的人，他家一个房间里的家具都包上了金纸，别人见了说，在那房间里呆一会儿，也令人金迷纸醉。那意思是说，让闪光的金纸把人弄迷糊了。如今你我呆在这真正的金屋里，也快要迷糊了。这么些金银如果属于一个人所有，恐怕几生几世也吃穿不尽了。”

竹下荔子娇娇笑道：“哇！雷哥哥，看不出你还是一位嗜财如命的钱公子。”

云雷面色一肃，言道：“一个人万万不能有太多的金银，但没有金银却是万万不能。金银财宝也不是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去运用。这一石洞金银珠宝，恐怕就是恩师指的那一宗，是你们日本国匪盗从中国百姓手中抢掠，藏匿至此的。这宗宝藏的主人不是恩师不是你我也不是皇帝老子，而是生灵涂炭的中国穷苦百姓。荔子妹，我说的可对？”

云雷一番高论，更令竹下荔子对他高看一眼。在竹下荔子感情的天平上，无疑又加上了颗沉重的砝码，天平完全向云雷倾斜了。

竹下荔子诚服地点点头，突然想到什么，神情黯难道：“不知父亲现今如何了？”

云雷刚要安抚一下竹下荔子，忽有喊杀声从井外隐隐传来。

云雷对竹下荔子道：“荔子妹，我们即刻出去，帮助师父杀退魔头，我倒要三魔瞧瞧我双掌的厉害！”

云雷与竹下荔子联手奔出宝藏洞口，云雷刻不容缓，向井底狠拍几掌。竹下荔子只觉有一股巨大的罡气自井底涌来，不敢怠慢，急纵云步，在云雷的提携下，向井口急速冲去。

却说昨日海啸初上之时，师徒三人力战三魔头。

飞天璇玑与佐佐木、横山大造二魔头战个平手；云雷与竹下荔子不敌野村次一郎之凌风掌，被掌力击落到海啸中，飞天璇玑大急，右足发出功力，将野村一足踢折。

野村次一郎发狠道：“竹下英雄，你徒你女落入海啸，断无再生之理，你一人留下宝藏何用？若你将宝藏秘密交出，我兄弟念你同僚的份上，饶你一死！”

飞天璇玑合目不答，微微喘息，扣掌吐纳，显见适才耗去多多真气。

三魔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团团向飞天璇玑拢将过去。

佐佐木一声怪笑，向横山、野村二魔头一使眼色。三魔突然凌空跃起，六双肉掌挟着凌风，同时拍来。

飞天璇玑舞动双掌相抵。本来一双掌，在三魔目中突然变成十双八双，只见飞天璇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无数肉掌将全身大穴护定。三魔任凭掌力绝伦，无奈攻不进分毫。此为飞天璇玑“明哲保身”救命七招之第三招。敌人攻不进来他亦不能向敌人攻击，在一定时间内尚可自保。一天一夜双方犹相持不下。

云雷与竹下荔子本以为井穴位于渤海之滨，二人一翻上井台，始知竟是自己居住的孤岛，而井正是日常吃水的那口古井。

如果不是此番奇遇，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古井底下还

有如此多的机关和巨大的宝藏。

书中表，一百多年前，日本浪人小山横次纠集日本匪盗几千余众，骚扰中国沿海，他们在河面发现一条半隐半露的暗沟通孤岛腹地。后来，中国大将戚继光领导抗倭，接连在东南沿海打了几个胜仗，小山横次发觉形势紧迫，便雇佣了许多当地百姓，利用此天然暗沟，加以修缮，以做逃避之所。此项工程浩大，历时一年，始才完成。完工之后，将所有民工全部杀戮，从暗沟扔入黄河。

小山横次为使暗沟更加隐秘，特意制成一道巨大的石门，据照随身携带的宝剑，造成一个机关。宝剑就是开启石门的钥匙。后来，河水上涨数丈，暗沟被封，是故又从孤岛中央凿一眼深井出入，并将抢劫来的无数金银珠宝隐于此。虽戚继光多次围剿孤岛，都让倭盗自暗沟逃脱。

最后一次围剿因为是在海上，倭船被戚继光所部大船撞沉，倭盗几千余众，尽皆葬身海底，只有小山横次率十几心腹在岛上留守，才得以幸免。小山横次情知危险，率心腹搭乘一天竺国商船，逃离中国，潜回日本。后来，小山横次在日本又作奸犯科，被官府缉拿，其深感罪责深重，用宝剑自戕身死。

宝剑遂成幕府将军府中宝物。

幕府天宝将军遣飞天璇玑到中国，便是以此名贵宝剑作为朝廷信物，却并不知此剑竟关系到此宗宝藏。

云雷与竹下荔子被野村次一郎击落海啸，幸得群鲨相救，沿水底暗沟驮入孤岛腹地。云雷凭大和宝剑打开石门，吃参宝以后，又一掌打开宝藏封口。这里面，经历种种危险与巧合，无一不含有万分之一的侥幸。

却说云雷与竹下荔子翻上井口，急急四下打望。由于屋舍位置较高，没有受到海啸袭击，只是四周的花草树木，尽遭海水吞噬过。如今海啸已退，万枝樱花挂着淤泥，衰微不堪。向西北方向一望，昨日师徒三人恶斗三魔的地方竟是一个人影也无。

云雷奇怪明明适才听到喊杀之声，现在竟然寂静如杳，不禁讶然。忽有一声阴喋喋的冷笑：“小崽子，你师父自有佐佐木、野村与横山三先生照顾！”

云雷不待回头，一掌朝着冷笑发出的地方拍去。

云雷自吃过参宝，全身三百六十处大穴俱已冲开，掌力自有摧石裂碑之强，岂同小可。这一掌拍过去，早有一人影如弹丸被击飞老远。

云雷疾回头，被击飞出去的正是垦利城追杀他与荔子的老道史文烈，更有十几名黑彪彪的壮汉环待在他与荔子的周围。

西南方向，一片开阔地上，飞天璇玑与一老者背背相依，抵挡着绕在四周的三老魔头。

云雷急急对身后的竹下荔子呼道：“荔子妹，你去帮助恩师，待我在此收拾这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云雷说罢，不敢怠慢，呼呼拍出两掌。

一掌拍向敌众，但见四五个壮汉一触云雷掌力，即刻翻飞出去，霎时打开一条通路。

一掌拍向竹下荔子，此掌用的是巧力。竹下荔子只觉身体四周充满了巨大的气机，携她沿着云雷掌力打开的通路，急速冲了出去，几十个起落，已是到了父亲身边。

“父亲，我来了！”竹下荔子欢悦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她也

看清，同父亲联手作战的竟是云阿公。

爱女大难不死，飞天璇玑不禁喜出望外。

云阿公一面抵挡迎面敌人的进攻，一面着急地问竹下荔子道：“师妹，我家云公子可好？”竹下荔子道：“雷哥哥正在那边收拾峨冠老道，即刻就来。”

师徒三人背背相依，各自为战。

竹下荔子自幼随父习练大和功法，因其天生慧质，冰雪聪明，功力本达飞天璇玑四成。参宝本系海底万年生长，具有大补之功，竹下荔子虽仅咬了一小口，功力却已与往日不可同语。原本有百余处大穴被冲开，食参宝后，冲开的大穴，将近三百处之多。水洞中，云雷受伤，竹下荔子为其吸吮伤处，不意咽了云雷几口鲜血，最为难通的会海、涌泉、合谷、百机四大穴也被冲开。

是故，竹下荔子之功力，忝列当今江湖超一流高手。

三魔凌风掌何等凌厉，却也被竹下荔子推抵开去。不但三魔惊惧，飞天璇玑也是万分不信。孤岛西南方向，数十只兵船如林，成百上千的官军挥戈执箭，正在登上孤岛。

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云阿公猛然发现这一情况。

“尔等鼠辈竟敢勾结贪官污吏，污我孤岛清地！”

飞天璇玑大怒，双掌一推，正面的佐佐木不知是计，挥掌相迎。

就在此时，飞天璇玑双掌忽然一撤，佐佐木正用全力双掌前推，忽觉有一股巨大的拉力，方待提气稳住下盘，已是不及，躯体向前扑去。

竹下荔子见有机可乘，一双纤掌疾吐，佐佐木偌大一个躯

体，早如风筝般被击飞出去。

佐佐木、横山大造、野村次一郎与飞天璇玑，同是日本国幕府天宝将军近侍，号称“东瀛三魔”，为日本国一等高的高手，为寻宝藏，潜入中国二十余年，深山苦练，功力愈加惊人。佐佐木被竹下荔子掌力击中，横飞出去，只见他半空中一个立式，庞大身躯竟然在半空中滞留少许，如佛坐禅。

其情其势煞是惊人。

此时，成百上千的官兵攻上孤岛，将飞天璇玑师徒三人及三魔围将起来，个个摘箭搭弦，挥戈如林。

半空中的佐佐木心头一喜，打声呼哨，横山、野村二魔头会意，三魔六双肉掌疾吐，飞天璇玑师徒挥掌相迎。

三魔趁此功夫，倒翻出局，从官兵头上一越而过，身法迅捷惊人。

官兵明火执仗，长箭搭弦，将飞天璇玑师徒三人围得直如铁桶，形势险极。

正同峨冠老道史文烈及十几名壮汉缠斗的云雷，自也发觉这种形势，不禁大急，双掌向下一拍，如仙鹤游云，凌空跃起几丈，疾向重围飘去。

老道史文烈与众壮汉刚欲纵起相阻，猛觉云雷发出的罡气如墙，竟是不能逾越，眼睁睁看着云雷飞去。

好个云雷，一只掌向下拍动，借反弹之力以保身躯不致下坠，另一只掌向着敌阵迫去。

几百官兵搭弓拈箭欲射，忽觉有一股大力自天而降，手中弓箭、兵戈把握不住，失手落地。“师父，我来了！”云雷中喊着，已将身躯落在飞天璇玑身边。

众官兵哪见过此等厉害角色，纷纷后退。

“云公子，一年不见，你的功力大为可观啊！”

云雷发觉说话的竟是云阿公，不禁喜道：“云阿公，你如何回到孤岛的？”

云阿公低声道：“我从江湖上探听到消息，吴业伟狗贼勾结东瀛三魔，率领大批官兵，意欲踏平孤岛，抢掠一宗宝藏。我星夜赶来通风，还是落在了后面。”

云阿公话音刚落，忽有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来：“竹下英雄，若不将宝藏秘密和朝廷命犯云雷小贼交出，我让尔死无葬身之地！”

这声音好熟！

云雷疾回头，一见之下，立时怒火中烧，来人正是无时不想寝其肉啖其血的杀父杀母仇人吴业伟。

只见山东都司吴业伟拄一柄重剑，与日本三魔头、老道史文烈慢慢拢将过来，后面簇拥着无数官兵。

第八回 刃血仇利剑洞穿吴业伟 赈灾民宝藏遍济垦利县

云雷投奔到孤岛飞天璇玑门下，山东都司吴业伟探听到消息，派心腹上灵岩山，将师弟灵岩观观主史文烈请来，欲斩草除根而后快。

老道史文烈带来三位日本国老魔头。

三老魔头为寻宝藏，潜入中国二十余年，探知宝藏埋藏于黄河孤岛，自知不是飞天璇玑对手，不敢贸然行事。闻听山东

都司吴业伟性贪，便有意借官府势力，迫得飞天璇玑就范。

三老魔头先结识吴业伟师弟史文烈，由史文烈引荐给山东都司吴业伟。吴业伟贪婪成性，闻听有宝藏可挖，自然高兴万分，急请史文烈会同三老魔头，先行抵达垦利小城打探仔细，一伺时机成熟，自己再率兵围剿孤岛。

老道史文烈在县衙前戏斗卖花女，云雷与竹下荔子见义勇为。卖花女中老道毒针身死，云雷中针负伤，竹下荔子全力拼斗史文烈。史文烈不敌竹下荔子阴阳掌，竹下荔子趁机携云雷逃离垦利小城。

老道史文烈气急败坏，一面自己率衙丁紧紧追赶，一面通知日本三魔头火速围剿孤岛；同时，飞鸽传书，请吴业伟出面。

垦利城距济南府三百余华里，吴业伟两个时辰后便接到消息，率少许心腹，星夜沿黄河顺流而下，在离垦利七十余里的利津道衙，点齐一千水军，赶到孤岛时，海啸已退，于是弃船登陆，进入孤岛。

云雷乍见杀父杀母仇人，立时虎目圆睁，钢牙锉碎，朝吴业伟呼呼拍出两掌。

吴业伟不敢怠慢，急忙运气仗剑相迎。

云雷自巧食参宝，全身大穴尽皆通畅，每发一掌，威力本来极大，止因一时血气冲心，真气无法在周身运转，是以威力大打折扣。且吴业伟与师弟史文烈早年曾号称“齐鲁二泉”，内外功兼修，二十年前即为江湖一流身手，功力岂同小可。

云雷只觉吴业伟刺来之剑浑厚刁钻，一个不防，被剑气击中，倒栽下去。

“狗官尔敢！”云阿公一见云公子受挫，生死有虞，不禁悲愤交加，持一柄朴刀，挺身跃起，朝吴业伟剁去。

老道史文烈不待吴业伟接招，一撩拂尘，迎了上来。云阿公只好与史文烈厮斗在一起。

老道史文烈内外功夫了得，但云阿公曾得飞天璇玑前后两番指点，功力自也大是不弱。二人功力只在伯仲间。

云阿公使刀，属刚；史文烈使柄拂尘，属柔。一刚一柔战在一起，却也异常激烈。

云阿公护主心切，招招刀式尽是杀着，虽一时不能伤得史文烈，却也令史文烈忙个不亦乐乎。

战有盏茶功夫，到底史文烈功力较为浑厚，任凭云阿公一柄朴刀上下左右一通狠剁，他亦是一一躲过。

见一时不能奏效，云阿公渐生浮躁，况且毕竟已届古稀，刀法渐滞。史文烈见有机可乘，哪敢稍怠，一柄拂尘更如车轮般旋舞。

云阿公一个不备，几条丝绦已是抽上面颊，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立时坟起几条血色肿块，痛彻骨髓，刀法也随即大乱。

竹下荔子见云阿公险象环生，对准老道史文烈，呼地拍出一掌。

竹下荔子一掌偷袭得逞。史文烈被掌力一阻，拂尘飞扬，失去先机，连连后退。

云阿公杀得眼珠血红，趋步而上，一柄朴刀，对着史文烈，斜肩抹背，猛力剁将下去。老道史文烈情知不妙，索性将肩背让出，袖中一蓬飞针疾射而出。

这是一招玩儿命招数，意欲迫得云阿公撒刀自保。孰料云阿公杀得性起，竟然不避。

众人但闻两声惨叫。

老道史文烈已是被朴刀斜劈成两片，一命归西。云阿公心窝亦是缀满无数飞针，魂飞天外。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看得一呆，面上现出悲愤神色。父女俩背背相对，护住横卧在两人中间但已昏死过去的云雷。

对其师弟之死，吴业伟竟毫不为意，喋喋阴笑道：“飞天璇玑，孤岛宝藏本系你国倭盗抢掠而得，你既说奉日本国幕府将军之命，将宝藏献给我大明朝廷，我身为大明朝山东省都司，替朝廷代收亦不为过。你若将宝藏秘密交出，这隐藏朝廷命犯罪立赦，日后少不得还要封官加爵，你以为然否？”

飞天璇玑闻此言，立时虎目眦裂，强压怒火道：“吴业伟，你明为大明命官，实则寡廉无耻、多行不义的禽兽。”不待多言，啪啪拍出两掌。

三老魔头夺宝心切，自也不作壁上观，四人联手，齐向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父女袭来。

竹下荔子一声清叱，挥掌疾迎。

竹下荔子掌力自不可小觑，堪堪与正面袭来的野村次一郎掌力相抵。

飞天璇玑因身侧云雷受剑，一掌将云雷护定，一掌同对面的佐佐木、横山大造推抵，不敢全力施为，也是一个战平。

吴业伟功力深厚，无奈对战几人均是超一流高手，你来我往的掌力，筑成一堵坚硬逾钢的气墙，使出吃奶之力，竟是不能冲将进去，更遑论相搏，只好眼睁睁看三魔与飞天璇玑父女

拚斗。

飞天璇玑一掌对二魔，吴业伟一睹之下，瞧出端倪，仗那重剑，瞅准时机，向昏死过去的云雷遥遥刺去。此式名为“隔空打剑”，阴险之极。

飞天璇玑发觉情势岌岌可危，百般无奈，将背脊让给二魔，双掌却向吴业伟重剑推去。此式为飞天璇玑“明哲保身”救命七招之第五招。

吴业伟剑虽重，然遇强大掌力相阻，一个受用不起，连退几步，始始拄剑稳住身形。

三魔头中，野村次一郎之掌力自有竹下荔子抵过，但佐佐木、横山大造的掌力却尽数倾泻在飞天璇玑背脊之上。

飞天璇玑背脊陡震，二魔头不敌反弹之力，向后连栽。

强敌虽却，飞天璇玑无奈亦是凡胎肉体，只觉背心一热，一口鲜红血液狂喷而出。竹下荔子大急，欲相助父亲，无奈野村掌力如影附随，略一分神，野村次一郎一丝掌力自荔子指缝透过，向横卧地上的云雷刺到。

飞天璇玑究竟是一代宗师，大和功法浸淫数十年，虽吃二魔几掌，口喷鲜血，却未被击倒，急忙屏息运气，拿捏心神。然野村次一郎透向云雷的掌力，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都未曾发觉。

但闻云雷“啊”的一声极细微惊叫。

竹下荔子一面狠力推抵野村次一郎双掌，一面低声惊喜道：“雷哥哥，你醒了么？”

云雷因气血攻心，被吴业伟剑气击中倒地，众人皆以为其昏死过去，却不知他只是被击中檀田大穴，身形不能动弹，听

力、视力依在，意识也十分清醒。云阿公战死，飞天璇玑受剑，云雷自然目睹，虽悲怒异常，无奈口不能言，体不能动。竹下荔子分神，被野村次一郎掌力透过，向云雷刺来，无巧不巧，掌力恰恰刺中云雷檀田大穴，大穴随之解开。闻竹下荔子低喊，云雷随即答应。竹下荔子不禁喜上眉梢。

云雷急欲参战，无奈大穴初解，腿膝酸软，竟是不能爬将起来。

日本三老魔头同飞天璇玑力战一天两夜，犹自不能取胜，渐生浮躁。佐佐木口微动，后面的吴业伟连连点头，显见佐佐木用“传音入密”对吴业伟说话。

只见吴业伟朝身后的官兵一挥手，众官兵立即退开，漫地遍野散开，四下搜索什么，怕不有上千之众。而日本三魔依旧团团围定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只是暂缓了进攻。

趁此功夫，竹下荔子用“传音入密”对飞天璇玑道：“父亲，宝藏已被我与雷哥哥寻到，就在咱门前井中！”

“真的？！”飞天璇玑面上立时现出惊喜神色，用“传音入密”追问道，“你们如何发现的？”

竹下荔子便将二人如何落入海啸，如何水洞食宝，云雷又如何一掌震开宝藏封口，简要述说一遍，自然也是用的“传音入密”的功夫。

飞天璇玑大喜，喃喃道：“苍天有眼，想我飞天璇玑历尽磨难，流落中国二十余年，幸终不辱使命。”

竹下荔子又道：“父亲，看众官兵阵势，好似要搜寻宝藏，我们如何对付？”

三老魔头见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父女神情有异，索性将事

态挑明。

佐佐木阴阴笑道：“吴都司已率官兵细细搜索，想这小小孤岛有何处秘密可藏？不出半个时辰，便可找到宝藏，竹下英雄，我劝你尽快将秘密交出来为妙！”

飞天璇玑冷哼两声，并不答话，运气推宫，蓄势待发。

三魔头见飞天璇玑毫不为之所动，立即加紧了攻势。佐佐木哮喘道：“横山君、野村君，我等流落中国二十余年所为何来？！今日之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等拼真气施为。”

三魔果然抡圆双掌，向飞天璇玑、竹下荔子父女攻来。

大和功法与气功之源俱在一个“真气”。一个人的真气越集中、集中的真气越多，表示此人的功力越高。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真气拼力施出，虽然威力巨大，但同时自己的功力也得大减，甚至于消耗殆尽，功力连未曾练过拳腿的常人亦不如。

三老魔头因一天一夜连续拼斗飞天璇玑未果，是以拼真气施为，亦是无可奈何的玩儿命招式。

果然，三魔发出的每一掌均好似含有雷霆万钧之势，挟带着呜呜的风啸，煞是惊人心魄。

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父女见此景此势，不禁暗暗心惊，急急挥掌相迎。

三魔拼真气施为，威力暴增，任凭飞天璇玑一代宗师，亦经受不住佐佐木、横山大造二魔头的攻击，强强接过狂轰滥炸的几掌，上躯摇几摇，晃几晃，堪堪栽倒。

与竹下荔子照面的野村次一郎，虽被飞天璇玑于昨日踢折一足，但此时掌力也是以狂猛之势，向竹下荔子席卷而来。竹下荔子硬着头皮，接了两掌，只觉虎口发麻，五脏六腑如翻江

倒海搅动。

三魔见一技奏效，虽自身功力大减，却不稍怠，以愈加狂烈之势，向飞天璇玑父女袭来。飞天璇玑武功早臻化境，虽三魔拼真气来袭，原本也可保五十掌不败，无奈适才为护云雷，背脊吃佐佐木与横山大造几掌，内脏受伤，是故真气散乱，难以聚集。

说时迟那时快，三魔凌风掌力霎时攻到。父女也只有用真气一拼，而胜败尚在两可。

真气与真气一经相触，立时发出“噼叭”巨响。三魔为寻宝藏，潜入中国二十余年，埋名深山老林未果，抱了鱼死网破之心，不惜拼死一战。

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与三魔掌力刚一接触，还能勉强抵挡，稍即，只觉攻来掌力如山体之倾，渐渐不支。

又过了片刻，三魔与飞天璇玑父女头顶热气腾腾，双方俱耗真力过大。

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只觉真气难以为继，心头只有一念“坚持！坚持！”

三魔虽消耗真气过大，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越发狂力施为，欲置父女死地而后生。

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心焦力竭的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各自感觉背心一热，一股沉浑无匹的真气自柱尾穴绵绵输入。

三魔始料不及此等变故，突觉父女二人掌力大增，犹如狂涛拍岸，一浪高过一浪。三魔哪里受用得起，一齐翻飞出去。

从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身后，云雷一跃而起，挥手一掌，

对着三魔拍去，那掌力自有摧钢断玉之强。

三魔真气耗尽，哪吃这一掌，还未曾弄清究竟，便被卷飞出去，撞在一座巨大岩礁之上，已是血肉横飞，亡命天国。可怜为寻宝藏潜入中国二十余年，殚精竭虑，到头来落得如此下场。

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一见云雷醒来大发神威，不禁大喜。

竹下荔子娇娇笑道：“雷哥哥，你好坏，明明知道我与父亲抵挡不住，却如何不早施以援手？”

云雷道：“我被吴业伟老贼击中檀田大穴，能闻能看，只是不能动弹，后又被野村老魔无意解开，却腿膝酸软，虽想助恩师师妹一臂之力，然力不从心，奈何？”

云雷一瞥之下，发现云阿公尸道仰卧地上，心口缀满无数毒针，面目乌黑，新仇旧恨一齐迸发，嗖的一声擎出大和宝剑，发誓道：“父母亲大人、云阿公，我要用此剑为你们报杀身之仇，否则枉为七尺男儿！”回头对飞天璇玑道，“师父，我去了！”

不待飞天璇玑点头，如飞般朝吴业伟离开的方向追去。

却说吴业伟遣兵派将，那官兵却不啻有成百上千，满地遍野，四下搜索。吴业伟高踞一磐石之上，正自得意，忽见远处有一瘦削人影，如恶鹰觅食，飞行着扑来。待仔细看时，却是云雷。吴业伟大惊失色，两股战战，强压心头兔跳，喝令众官兵摘弓搭箭，狙击云雷。

转眼间，云雷到达箭程之内，吴业伟一声令下，只见无数枝箭矢，如飞蝗如疾雨，呜呜啸叫着，向云雷射来。

好个云雷，竟然不躲不避，一只掌向下拍动，一只掌向后

拍动，如仙鹤游云，竟是不疾不徐，朝吴业伟飞来。成百上千枝箭矢在距云雷三丈开外的地方就如撞上一堵石墙，纷纷坠地。成百上千的官兵眼睁睁看着云雷扑向主帅，却无可奈何。

吴业伟晓得云雷已练成罡气，刀剑不侵，内心惊惧无以复加。云雷睁大血红双眼，逼视吴业伟，那眼中似有烈焰腾腾，灼得吴业伟不寒而栗。

吴业伟想逃已无可能，只得壮起胆子，仗那手中宝剑，对空刺来。

云雷竟然不避，一只手向那剑抓来。

吴业伟心头窃喜，暗道：“小崽子，是你自己找死！”反手将剑一递，志在必得。

不见云雷怎样作势，空中一声暴喝，却将吴业伟之剑捉在手里，微一用力，那剑竟震成片片碎铁，丁丁当当落到地上。吴业伟自知难逃掌握，索性不再进招。

那云雷在空中劈手捉住吴业伟发束，提将起来，离地面两丈高下处一动不动。

众官兵哪见过这等阵仗，以为神兵天降，掉头就向岛边奔去。

云雷待官兵走远，随手一掷，吴业伟重重跌在地上。

云雷随即纵将下来，重又捉住吴业伟发束，提将起来。吴业伟已是跌得发昏二十五。

云雷自怀中缓缓擎出大和宝剑。

宝剑在阳光中发出一抹令人心惊胆裂的青光。

吴业伟自知必死，往日的凶煞早已变成满心的惊惧，犹如一只待毙的癞皮老狗。

云雷想起亲人惨死，禁不住虎目泪流，仰天一声长啸：“父母亲大人，云阿公，我今日用此宝剑，挖出吴业伟狼心狗肺，以祭亲人在天之灵！”

手起剑扬，自吴业伟心口洞穿而过。

吴业伟惨嗥一声，一缕游魂飞向西天。

云雷长久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飞天璇玑与竹下荔子走到他的身边兀自不觉。

飞天璇玑拍拍云雷肩头，劝道：“雷儿，你父你母血仇已报，你也不要太过伤心。此次海啸，黄河两岸受灾严重，而垦利县尤甚，我们即刻将宝藏掘出，散于垦利及周围百姓如何？”云雷茫茫地点点头。

竹下荔子对云雷温声道：“雷哥哥，我们走吧！”

师徒三人遂向那孤岛芳草凄凄的地方走去。

一轮巨大的夕阳和鲜红樱花将三人背影染得通红。

至于师徒三人的去向，有人说已东渡东瀛，有人则说已经投奔到李自成的队伍，成为这一支起义队伍中的杰出将领。众说不一，莫衷一是。

只是孤岛上的樱花，年复一年，开得仍艳。

1992年8月22日三稿于垦利小城

逃 婚 记

明朝万历年间。

天已经黑了。王家庄庄主王南祥大院张灯结彩，忙碌的家丁仆从，进进出出，一派喜庆繁忙景象。次日，是少庄主王诗平的大喜之日，新娘是三十里外刘家庄庄主刘汉强的千金刘燕靖刘大小姐。

王家庄、刘家庄同为鲁北两大有名的村庄，它们的主人王南祥和刘汉强均系军汉出身，早年同在官府为伍，结成过命之交，又同回家乡隐居，过起田舍翁生活。因此，两庄之间过往甚密。

王南祥和刘汉强武功卓绝。王南祥长于剑，剑法系武当真传，一把“长虹贯日”宝剑使得如行云流水，在齐鲁很少遇到敌手，人称“神剑王”；刘汉强则凭借一把弯月大刀，威震南北。刀舞动起来，虚虚实实，一招紧似一招，一团银光缠住身体，水泼不进，令人心惊胆寒，有“鬼刀刘”之誉。

十六年前，两家夫人俱身怀六甲，于是指腹立誓：若同生男，当结义为兄弟；同生女，当结义为姊妹；一男一女，当结为夫妻。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王家生一男，名叫诗平；刘家

生一女，芳名燕靖。两家不违前盟，遂结秦晋之好。

斗转星移，日月穿梭。十六年弹指间过去，明天，便是成婚的吉日。

后院书房已经装饰一新。一盏硕大的“气死风灯”悬在房中央，桐油漆过的方格纸窗，映出一个洒脱的身影，时不时传出几声长吁短叹来。他就是少庄主王诗平。

王诗平是王家的独根苗，父母视若掌上明珠。明珠归明珠，然而对他并不溺爱。五岁时，王南祥请名师教子诗书。小诗平天生有悟性，不期两年，便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到十四岁上，便中了本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秀才，端的是下笔成文，出口成章。俗语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小诗平最感兴趣的还是舞刀弄剑，六岁时，便缠着爹爹教他剑法。王庄主望子成龙心切，遂教小诗平从基本功练起，又把祖传的童子真功也传给他。

童子真功是一种上乘的护体神功，若练就，身体的任何部位都经得起任何摔打，刀枪莫入。童子真功相传为白鹤派始祖周伦所创，此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童子从六岁生日午时二刻起，练至一十二岁生日午时三刻止，每日练一刻。具体练法如下：每天午时二刻，在密闭不见阳光的屋子里，童子脱光衣衫，端坐特制大缸内，凝目静思，气沉丹田，待躯体发热，有人将特制药水浇下，没至童子颈项。童子须意念归一，在药水中浸泡多时。如此反复不已，一日中断，则前功尽弃。

小诗平生性刚毅，苦练不辍，十二岁功遂成，乃父的武当剑法，他十成中学了九成。

十三岁上，一个行脚僧人化缘至此，见小诗平骨骼清奇，心下思道：此子日后必成大器。遂纳之为徒，在王家后花园摆下场子，将看家本领悉心传给小诗平。僧人法号惠正，少林寺大当家，“少林金刚手”出神入化，“一指禅”神功更堪称武林绝学。小诗平基本功稳扎，又有童子真功，不怕摔打，对师敬之若父，更加天生聪颖，举一反三，两年未滿，“少林金刚手”练得纯熟，“一指禅”神功亦初窥小样。王庄主喜出望外，要重谢惠正和尚。惠正断然相拒：“出家人四大皆空，钱财乃身外之物。”又对诗平说：“徒儿，你的武功已成，但尚欠火候，日后要苦练不辍，才得以成正果。切记，不可恃功助虐。”又将少林濒于绝迹的“传音入密”奇功要诀授给他，然后飘然离去。

“少庄主，少庄主。”

门吱呀一声开了，伸进来一张奇丑无比的脸，你瞧这张脸生的：蚕眉狮口蛤蟆眼，满口的黄板牙，端的是金光灿灿。他叫蔡春，是少庄主的书童。

“你见到刘小姐了么？那刘小姐人品如何？”王诗平有点急不可耐，纵上去抱住蔡春，无意间用了几成力。

“哎哟！”蔡春疼得一咧嘴，“少庄主，看你急的。”

王刘两家世交，指腹为婚，相距又不远，少庄主何以没有见过刘大小姐呢？原来，在古代，讲究的是“男女授受不亲”，那时的未婚青年男女是很难有机会见面的。订立婚约而不知道未来夫人或郎君是啥模样，都是司空见惯的。

这蔡春虽然貌丑，可心眼儿不错，又同王诗平一块儿长

大，王诗平没有兄弟姐妹，待蔡春可真像兄弟一样。王诗平看看婚期将至，于是密派蔡春去察访。蔡春平日里跟着王诗平也练了半吊子功夫，窜墙越屋也来得几下。因此，王诗平对蔡春此去是比较放心的。

“那刘小姐到底生得如何？”王诗平把蔡春按在椅上。

蔡春喝了一口水，抹抹嘴，说：“要说刘大小姐长得，可真是……”

这催命鬼，什么时候了还卖关子。

蔡春道：“可，可真是丑……丑死了，脸赛猪婆，鼻子塌着，嘴像……嘿！比我也强不了多少。”算他还有自知之明。

王诗平“啊”地一声瘫坐在椅里，愣愣地望着房梁。心想都说刘燕靖美若天仙，怎会是这样的货色？

突然，王诗平又挺直身子，一把扯过蔡春，问道：“你是怎么看到刘小姐的？”

蔡春显得有些慌忙，道：“我翻过刘庄主家的大墙，见前院正在忙活，大概在给刘大小姐打点嫁妆，光箱子便有好几十只呢。我潜进后花园，翻上绣楼舔破窗纸，往里一瞧，刘大小姐正笑嘻嘻地试穿红嫁衣哩！那红嫁衣可漂亮着呢。”

“你看清她的脸么？”

“那还有假？丫头还喊她新娘新娘的，对了，那个丫头倒真俊哩。”

王诗平有气无力地挥挥手道：“蔡春，你出去吧。”

蔡春只好带上门走了。

夜深了。前院大厅仍是灯火辉煌，那巨大的烫金双“喜”字，在灯火中熠熠闪动。

王南祥带着满脸的笑意，正在指挥家丁装饰厅堂。这时蔡春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庄主，不好了，少庄主不见了，少庄主挂在床头的宝剑和他的一些衣物都不见了。”

逃婚！

“啊，这孽畜！……让我怎么对刘兄交待。”

王南祥大惊失色，一掌将面前的石桌击得粉碎。

春天来到了齐鲁大地。

泰山被春风染绿，更显得巍峨险峻，生机勃勃。

逶迤的山道上，有一乘披锦叠绣的四抬镂花花轿，二十多个官兵护卫在前后左右，向山下走来。轿里乘的是山东都指挥使司薛彪之女薛莹。她是前来泰山进香的。

花轿行到一处断崖下，这里人迹皆无，巨石壁立，古柏遮天，松涛阵阵，令人心惊胆寒。

三道银光疾闪，当头的三个官兵失声倒地；紧接着，三个玄衣蒙面人像三只黑鸟，从参天古柏上迅捷落在轿前。为首一人持一双鸳鸯拐，一招阴毒的“金瓜击顶”，将身旁两个官兵打得脑浆迸裂。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玄衣人各执利刃，捅倒轿夫，抬起花轿便走。众官兵魂飞天外，作鸟兽散。

这三个玄衣蒙面人便是绿林道上赫赫有名的“泰山三魔”：铁头魔霍玄虎、通天魔崔豹、独眼魔张豺。这三个人平时狼狈为奸，凭借高超武功，打家劫舍，偷花盗柳，无恶不作。三魔久慕薛彪之女薛莹美色，几次谋划，都没到手，前几日闻听薛小姐上泰山进香，已经在此埋伏多时了。

轿子抬到一隐蔽之处，放了下来。三魔欲火中烧，急不可待地掀开轿帘。

薛小姐早被吓得昏死过去，一张俏脸苍白如玉，双目紧闭，朱唇微合，端的是天生尤物，倾国倾城。不看则已，三魔一看不禁垂涎三尺，魂儿都被摄了去。

倾国倾城天自怜，尤物造化惜红颜。三人正要将其从轿中抱起，忽听一声怒喝从空而至：“住手！”声到剑到，剑到人到，一团耀眼的剑花抖落。一团白光闪过，三魔便被击出两丈开外。来人书生装扮，着素白衫，中等身材，面如白璧，明眸皓齿，犹如潘郎再世，宋玉复生。连三魔也禁为之赞叹。来者哪位？少庄主王诗平是也。

王诗平逃婚离家之后，这一日来到泰山脚下，心道：久闻泰山壮丽，不去枉此一生。于是暂时忘掉乡愁，攀缘而上，巧遇“泰山三魔”强抢薛莹，就站出来抱打不平，这才演出一场“英雄救美人”的好戏。

三魔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哪受过这等窝囊气，嚷道：“好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今日让你见识见识俺‘泰山三魔’的厉害。”三人散开将王诗平团团围住。

霍玄虎自幼得高人真传，鸳鸯拐为江湖独门兵器，可以分开独打，也可以合二为一搏斗，变幻莫测，霍玄虎除了鸳鸯拐，铁头功也具有相当火候，头颅能断石碎铁，故称“铁头魔”；崔豹单手操熟铜打狗棍，一条打狗棍，使得风雨不透，滴水不漏，因右手天生残缺，右手又比常人长出半臂，故江湖人称“通天魔”；张豺的兵刃是一柄铜箫，铜箫挥之可以做棍，吹之又能发射梅花针，又准又狠，防不胜防。梅花针长有寸

许，因针尾似梅花乍放，故名。劫薛莹时那倒地死去的三个官兵，就是中了张豺的梅花针。因张豺右眼失明，人称“独眼魔”。

“泰山三魔”合力围攻王诗平。也许是气糊涂了，霍玄虎一改“以守为攻”的秉习，主动出击，一招鸳鸯拐最毒辣的招式“双凤求凰”也使将出来，双拐直捣王诗平太阳穴。与此同时，崔豹一招“杨二郎下山”，熟铜棍劈头盖脸打来，张豺两肋一鼓，铜箫嘶鸣，朵朵梅花疾奔王诗平全身六六三十六处大穴。

王诗平胸有成竹，长袖一甩，抖出“长虹贯日”宝剑，一荡，双拐立被斩作四截；又迅疾一挥手，崔豹的打狗棍无声地一分为二；说时迟那时快，又一招“天女散花”，将三十六枚梅花针拦腰斩断，扑簌簌落了一地。

霍玄虎自恃有铁头功在身，乘王诗平不备，一个“和尚撞钟”，一头向王诗平撞将过去。王诗平一侧身，右手食指疾向霍玄虎铁头戳去。

“一指禅！”崔豹、张豺同时大叫。

霍玄虎大惊失色，可是想停下来已不可能。

“一指禅”为少林寺看家绝技，王诗平虽然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钻石穿铁却是极易。眼睁睁霍玄虎的铁头就要变成糖葫芦。王诗平毕竟初出茅庐，别说杀人，鸡都没有杀过一只，恻隐之心顿生，陡然停下手指，长袖一卷，霍玄虎直飞出去，惨叫一声，在两丈远的地方重重摔下，已是不能动弹分毫。又一卷，股股劲风将崔豹和张豺的大穴全都封过，直挺挺立在那儿，如木偶也似。

王诗平又惊又喜，他没有料到“无影打穴神功”有如是之威力。

薛小姐亲睹王诗平将“泰山三魔”制服，自己免受蹂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战兢兢下轿，赶将过来，拜谢恩人。

王诗平回转身，见薛小姐美艳绝伦，光彩照人，道不出的千般娇媚万种风情，不禁有惊艳的感觉。

薛小姐见王诗平美若冠玉，风流潇洒，也不禁粉腮流赤，深深道一个万福：“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薛莹请教公子高姓大名，以图后报。”

王诗平长这么大，还没有同少年异性单独接触过，面皮一热，有心不道自己的姓名，又不忍拂了人家好意。于是将长袖一甩，遑劲的风束向三魔刺去。三魔顿觉撕心裂肺般疼痛，稍即又感觉恢复如常。霍玄虎同崔豹、张豺，一改凶神恶煞作风，仆地叩头，捣蒜如泥，连呼大侠饶命。王诗平见如此滑稽，童心大起，眼珠一转，呼道：“我姓石名玉，江湖上人称‘少年大侠’的便是，今姑且饶尔等性命，如再犯这鸡鸣狗盗之事，若被我听说，定杀不饶。”“泰山三魔”如闻大赦，屁滚尿流下山而去。

王诗平向薛莹薛小姐略一拱手，飘然而去。薛莹呆呆地盯着王诗平渐渐远去的背影，脸上不禁又飞起红霞来……

王诗平漂流江湖，这一天到了滕州地方。

滕州是山东有名的大县，县城整齐繁华。

行到一处十字路口，王诗平嗅到一阵奇异的醇香，便知是至少藏了二十年的陈年老窖，抬头看时，一座二层酒楼矗立于

大街之侧，建筑精雅，书有“太白遗风”的酒旗嘶啦啦扯动。

王诗平斯斯文文，却是个见酒不要命的主儿，三脚两步进了酒楼。

拣了楼上临窗的一个座位，王诗平一撩长衫坐下，招呼酒保道：“小二哥，有好酒尽管取来。”随手弹出一颗银毫，在强大的内力作用下，银毫轻轻飘飘落在酒保的铁盘上，没有发出了点声息。酒保好不诧异，见是一位阔少，赶忙将笑脸堆来，一哈腰，连说“是是是”，退下去拿酒。

趁酒保取酒的工夫，王诗平悠闲地环视一下四周，左前一张方桌上，围坐着五六位中年酒客，一个袒胸露腹的黑大汉正唾液飞溅，高声喊叫。王诗平起初以为他在耍酒疯，一听才知是在摆故事。

“……那少年大侠一声长啸，闪电般飘落，两边岩石从万仞高峰震塌，骨碌碌滚落下来。”

王诗平心中一乐，哪位少年大侠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少年大侠从轿中扶出薛都司家的小姐，那‘泰山三魔’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已倒地不起了……”

一听说“泰山三魔”，王诗平便知是在说自己，不禁又惊又好笑，惊的是自己救的竟是薛都司的千金；好笑的是，这些人把自己吹得太离谱了。

转眼之间，酒保端上几样精美的菜肴和两瓶陈年寿山老红。王诗平一把捞过酒瓶，兴奋之余，运起少林金刚指，右手一搓，瓷质的酒瓶盖变成一把粉末，口对口灌起来，菜也顾不得吃一口。

酒楼顿时鸦雀无声。吃酒的老客们瞠目结舌，呆望着这俊

美飘逸的阔少。

正此际，忽听楼下一声高喊：“薛都司薛大人驾到。”

整座酒楼一震，酒客纷纷退避三舍，离席而去，顷刻使人去楼空。

薛彪和他的侍卫登上酒楼时，王诗平正专心对付第二瓶寿山老红，连呼“好酒好酒”。酒保连忙去推王诗平，可哪里推得动。

薛彪手下号称“五魁手”之一的铁剑杀手孙魁赶将过来，一张小蒲扇般的大手要抓王诗平的衣领。

王诗平依旧是狂饮大嚼，好像无意间扬扬手中的竹筷。孙魁顿时一跤跌倒在地，低头看时，右手已肿胀紫红，痛彻骨髓。孙魁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一个“鲤鱼打挺”，跃将起来，运起真气，一脚向王诗平踹去。王诗平微微冷笑，又将竹筷一扬，孙魁复又倒地，再低头看时，发觉一只脚也红肿起来。孙魁平日仗着薛彪的势力，又加确有绝技在身，作恶多端，横行惯了，今次接连两次栽在王诗平手里，不禁羞愤难忍，铁剑出鞘，一招“黑虎掏心”刺了过来。王诗平微微一笑，食指轻弹，只见铁剑剑头突然倒转，直刺孙魁面门。孙魁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低头躲过，狼狈逃窜。

王诗平一挥长袖，十几个官兵俱仰倒在地，全身大穴俱被封闭，每人把一条腿伸向半空，齐刷刷十几条肉棍如林，煞是滑稽。王诗平不禁哈哈大笑。

人生得意勿纵酒，形骸放浪是大忌。就在此时，一包物事朝王诗平扑面打来。王诗平腾空跃起，长剑出鞘，将包拦腰斩断。霎时，一团烟雾腾起。王诗平暗叫一声“不好”，但觉口

鼻中芳香异常，眼皮一沉，昏昏欲睡，模模糊糊听见薛彪得意的笑声。

大厅内灯火通明。刀斧手分列两厢，兵刃在灯火中闪着凛凛寒光。薛彪端坐大堂之上，身着藏青色朝服，一身二品大员的顶戴，中等身材，白面黑须，一双鹰样的眼睛闪着幽光，是狡诈，是多疑……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朱元璋废行中书省，在各行省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掌握一省的军政大权，地位举足轻重。这山东都司薛彪，原是杀人越货、武功卓绝的绿林大盗，后来投靠官府，做了朝廷的鹰犬。薛彪为人狠手辣，武功招式阴毒。“千里招魂袋”是他的独门暗器，由巨蟒皮缝就，袋中配制了一种比江湖上通常使用的麻醉药药劲更足的蒙汗药，触物即散，见风作雾，嗅者顷刻昏昏便睡。今日，薛彪率众亲从欲在“太白遗风”酒楼痛饮几杯，见王诗平不避，武功又深不可测，便施出“千里招魂袋”，王诗平不知就里，果然上当。

王诗平戴着沉重的枷锁，拖着铁镣，昂首走了进来，双目直逼薛彪。

“呔，大胆反贼，见本大人何为立而不跪！”薛彪拍案怒喝。

王诗平毫无惧色，冷笑道：“哼哼，没想到堂堂的都司大人竟使下三烂的勾当。”

“这，这……”

薛彪顿时不自在起来，也是，身为指挥使司，竟用蒙汗药拿人，实在难以启齿。

旁边孙魁愤不过，偷偷用脚勾起一粒石子，朝王诗平脚弯打去，王诗平顿觉“地应穴”一麻，已知孙魁报复。要在平时，王诗平当然不在乎这一打击，但此时他刚刚被冷水泼醒，浑身乏力，虚弱如寒风衰草，自然承受不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一阵天晕地眩。

王诗平何时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一口浓痰夹着风声朝十步开外的孙魁射去。孙魁顺手抄过一个朱砂茶壶抵挡，可怜这坚硬无比的茶壶竟被击得四分五裂。孙魁吓得脸都变了色。

薛彪大怒：“来人啊，杖责五百。”

两名大汉应声而出，倒拖着沉重的责杖。少年大侠王诗平眼看就要血肉横飞了。

福人遇难呈吉祥，峰回路转出曙光，世事万般巧叠合，大祸临头莫张皇。一声娇喝传来：“慢着！”

薛彪大惊，回头一看竟是自己的女儿，薛莹妙目泪水盈盈，朝父亲深深一个万福，道：“爹爹，他就是孩儿的救命恩人，不是什么反贼。”

“怎么，他就是少年大侠石玉公子？”薛彪一脸的诧异，急令住手，唤过军医，将王诗平抬下去小心调养。再看女儿粉腮赤红，专注地盯着王诗平，一下子明白了。

这天十五，明月当空，薛都司在后花园与夫人说话。薛彪问夫人：“莹儿怎么没来？”

“莹儿自从那天被劫，神情恍惚，失魂落魄的，眼见一张

圆脸蛋儿消瘦下去。”夫人小心地答。

“莫非女儿是为他而病吗？”他说的“他”是指王诗平。夫人点点头。

“真是一个风流潇洒的郎君。”薛彪便有成全女儿之意。他朝身旁的一个小丫鬟一摆手：“请小姐过来一下。”

不一会儿，薛莹婷婷袅袅来到后花园，月光之下，犹似雾中之花，一改几日的病容，精神也不知好多少倍。

薛莹见过父母，在一张春秋椅上坐下。

“莹儿，病好些了么？”薛彪微微一笑，问女儿。

薛莹面孔一热，连忙作答。

薛彪拈着一缕胡须，问：“你看我们怎么酬谢你的恩公呢？”

“这，这……”薛莹心儿一个劲儿突突乱跳，急忙转头向母亲求援。母亲笑着一点头：“你爹爹已经答应了，明天替你定亲。”

“听凭爹爹做主。”薛莹芳心大喜，含羞退了下去。

月光水也似泻进窗来，夜已经很深了，王诗平却怎么也睡不着。白天，酒楼的那一幕又一次浮现在他的面前。

王诗平也不是猛浪轻浮之徒，都司大人上楼，他犯不着为自己招是惹非，本想喝完最后一口酒马上回避。他抄起酒瓶，忽见瓶口塞着一个纸团。王诗平当下一惊，思道，谁人身手如此敏捷，真神人也。待抬头看时，哪里还有一个人影。急急拆开，只见一行工洁的蝇头小楷：密探都司府，暗查宝箱事。

薛彪借南征平贼之名，横征暴敛，王诗平早有所闻。几个月来，王诗平所到之处，穷苦百姓莫不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可这宝箱是怎么回事呢？王诗平技高人胆大，决定闯一闯，不知怎么，薛莹美丽的眼睛又出现在面前。于是，便演出了酒楼上的一幕。

“扑——”一声极轻微的瓦片响，王诗平还是凭借他超常的听觉听到了，一转身，紧贴壁角，瞅瞅无人，腾身飞出窗外。月明中，庭院深处花影下躺着四个壮汉，王诗平心中已然明白这些是薛彪派人来监护他的，被人点了穴道。此人是谁呢？

前面屋顶有一身影隐约一闪，王诗平纵起脚步，发足便追。

渐渐近了。王诗平借月光认定那是一个瘦小男子的身形，书生装束，看似文弱，轻功却是高明，不见步履挪动，却是飘逸迅疾。

王诗平好胜心顿起，提起“摄云步”，甩动长袖，只听飒飒风响，速度加大一倍。没想到，书生轻功更高一筹，你慢他慢，你快他快，好不令人懊恼。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王诗平知道碰见武功奇高之士，提起真气，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向对方喊道：“前辈功夫高超之至，晚生这里好生佩服。”遂停止步伐，躬身为礼。

“哟！言重了，毛娃子免礼平身。”

王诗平突然听到一声脆笑，抬起头，方见一青年书生立于眼前。

王诗平知道上当了，恼羞成怒，一剑撩去，书生滴溜溜一转，早已绕将开去，一面绕一面逗乐子：“毛娃子，剑道不错啊！”

王诗平大怒，甩动长袖，飒飒疾风，刺向对方大穴。对方一惊，翻身跃开。

“哟，无形打穴神功端的不同凡响。”

书生一笑，袖中荡出一双峨嵋刺，立一个门户。峨嵋刺在月光下幽幽闪亮。

“石兄，不认识了么？”

王诗平蓦然一怔，旋即笑道：“青弟，原来是你，怪不得功夫如此了得。”

三月阳春，大汶河古渡。

大汶河是泰安境内的一条大河，虽说值枯水期，但河面仍宽达三十余丈，没有桥，只有一只渡船来回摆渡，十分拥挤。

王诗平立在船上，就在船即将离岸之际，王诗平听到尖尖一声喊，扭头看时，见来人是一个青年书生，面如白玉，明眸皓齿，飘逸绝伦，也穿一件素白长衫，装束和王诗平没啥两样。书生跃上船舷，靠在桅下，离王诗平不足两尺。

嘈杂的乘客顿时安静下来，大眼睛小眼睛都痴痴呆呆地盯着这两位美貌绝伦的白衣少年。

王诗平和书生也俱一愣。

王诗平心下思道：“都说我是美男子，真是惭愧得很，这才是真正的美男子呢！”书生也打量着王诗平，从那双明亮的风目中，王诗平也看出一丝诧异，一丝好感。

渡船行到河心，由于风大浪急，开始左颠右晃。乘客随着船的摇晃左摆右摇，一个大浪打来，挤在船头上的一个老人站立不稳，失身掉进河里，转眼间被冲出老远。

船上一片惊呼。

王诗平顿生恻隐之心，将袖中白丝带凌空摔出。书生也将手中白丝带掷出，两人又同时纵起轻功，沿白丝带踏浪而行，扑向老人，又同时各抓住老人的一只臂膀，踏浪而归。两人动作潇洒自如，配合默契，姿态美妙。船上响起一阵叫好声。

众人看两位少年时，只见两人俱没一丝水渍，连鞋底亦干爽如初。更让众人吃惊的是，书生手里的峨嵋刺，竟扎着一条两斤多重的大鱼。书生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救起老人，又顺手将河里一条大鱼捕住，本领可谓绝倒。书生将大鱼送给落水老人，让他回去熬钵鱼汤祛祛寒气。老人千恩万谢地收下了。

王诗平对书生佩服有加，过来一抱拳道：“兄长好俊的功夫，敢问兄长高姓大名，仙居何处？”

书生赶紧还礼，道：“还是兄长功夫深厚。小弟贱姓刘，愚名立青，光狱楼人氏。”又来讨教王诗平的大名仙乡。王诗平不便道出真名实姓和家乡，只好告诉他，自己姓石名玉，家住济南府，到南方游学。

舟船到岸，两人谈古论今，说时事评腐败，答词对赋，又找一个林深静寂处，你来我往，切磋武技。

萍水相逢无故事，志同道合有知己。俩人相见恨晚，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两人生辰同年，王诗平长刘立青一月为兄，刘立青为弟。

王诗平见刘立青对自己真情实意，不忍欺骗，本拟从实相告，好几次都是张了张口，就是没有勇气。

刘立青因有要务缠身，兄弟俩只好依依而别。临行，刘立青对王诗平道：“石兄，以后有事还要相求。”王诗平笑道：

“自家兄弟，休忒的客气。”

同王诗平见过礼，寒暄一阵，刘立青思念之情溢于言表，随即正然道：“山东都司薛彪强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他又将这次搜刮来的三十万两雪花银吞入自己的腰包，激怒了武林。我们鲁北武林豪杰联合起来，要砍掉薛彪的狗头，劫持他的钱财，赈济贫民。最近听说薛彪已将三十万两白银秘密兑成金锭珠宝，放在一个檀木箱内，各路豪杰纷纷汇集滕州，至今未探到宝箱匿藏何处。我是这次行动先锋，有烦石兄相助。”

“酒楼上是你么？”

王诗平这才意识到是青弟在酒楼上将纸团塞进他的瓶口。

刘立青狡黠一笑：“哟！谁不晓得少年大侠斗三魔，泰山脚下救美人啊！”

王诗平一把拉住刘立青手道：“青弟，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回去查找宝箱。”

刘立青将手从王诗平手里抽出，说声：“走！”声音有些异样，但王诗平此刻正烧着一腔烈火，没有留意。

刚才一追一赶，少说也跑出十里，两人便各纵云步，飞也般向回奔去。

夜深沉。

灯光忽明忽暗。

薛彪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双手拄着一柄重剑，眼光飘忽不定。

他此次南征，名义是剿平鲁西南危害作乱的土匪，实际上

是为了搜刮钱财。薛彪每到达一个州县，强征暴敛，每亩耕田征银三分，全部中饱私囊。因此，要取他狗头的豪杰义士不少。何况薛彪心狠手辣，在江湖上结下的冤仇颇多，一些江洋大盗和占山为王的土匪，也要取他的性命劫他的钱财。

薛彪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将这次“剿匪”搜刮来的三十万两白银通过一家官办的钱庄，秘密兑成金锭珠宝，打算派一个武功卓绝而又忠心耿耿的心腹偷偷押回济南。平日里，为了防止江湖上的暗算，薛彪千方百计网罗一些刁猾侠客做自己的保镖，孙魁便是他花重金延请的打手之一。然而，薛彪也深知保镖们的本事不大，欲求高手，终无所获。那天在酒楼，他亲眼目睹了王诗平的绝世武技，便有心收做自己的鹰犬；公堂发怒要将王诗平活活打死，也不是他的本意，他只不过借机试一下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的胆量而已。没想到王诗平年纪不大，骨头倒硬得出奇，这下他更要下决心要收服他了。更没想到的是，这位自称石玉的竟是女儿的救命恩公，而女儿对他又一往深情。薛彪心想，不妨以女儿做丝带，牢牢拴住他，使他成为自己的膀臂，凭他的武功，押送金锭珠宝回济南，那是万无一失的。

薛彪习惯地将目光向书架后面望去，他的宝箱便藏在那儿。

“谁!?”薛彪大喝一声，长剑出袖，向后窗刺去。他分明看到一双眼睛。

这几天，凭直觉，他感到一个幽灵时时在追随左右，搅得他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窗外，月光将深大的院落笼在一片光亮里，不见一丝阴

影。

那确实是一双眼睛，刘立青的眼睛。

王诗平和刘立青两人风驰电掣般奔向都司府，打探宝箱下落。他们专拣花影树阴，几个跳跃，便绕开层层岗哨，来到后宅薛彪的书斋。刘立青向王诗平一招手，道：“石兄，你站在此处望风，我去打探一下。”纵身一跃，磁石般贴到高大的后墙上，向闪着灯光的窗口望去。没料到薛彪异常警觉，一剑刺来，将刘立青的武士巾削去一截，顿时响起一片“抓刺客”的喊声。两人只好迅速撤离这是非之地。

眼前是一座小楼，阳台很阔，王诗平一拽刘立青，示意上去察看个一二。

王诗平一个“鹞子翻身”，飘然落在阳台上。刘立青不甘落后，也一个“鹞子翻身”，飞上阳台。

这是一座小姐的绣楼。

王诗平眼前又现出薛莹如泣如诉的眼睛，心微微一动，悄声对刘立青道：“青弟，这好像是女眷的住宅，恐有所不妥吧！”

刘立青一笑，道：“石兄真诚信君子，但重任在肩，也顾不得许多清规戒律了。”王诗平不便再说什么。

“抓刺客”的喊声渐渐逼近。刘立青笑道：“进去避一避如何？”身子一蜷，顺着不大的窗口，蛇般钻将进去。王诗平只好如法炮制，进去了。

这是一间不大的贮藏室，框架上放着一些陶瓷器皿，几只铜香炉，数量最多的是画轴。

门“吱呀”一声开了。

刘立青急急闪到门后。王诗平也本想藏在那儿，见刘立青捷足先登，只好放弃这个打算，一拧身，钻到一只木箱后面，不敢稍动。

进来的是两个丫鬟，手执着烛台。

一个嘟囔道：“石公子的画像总算快画完了，夜夜让咱陪着画，觉也没睡囫圇一个。”

另一个道：“小姐一听说老爷有意成全她和石公子婚事，病一下子全好了。”

王诗平心儿一阵狂跳，一种骚动在年轻的血液里滚涌。抬头看时，门后的刘立青正冲他扮鬼脸。

两个丫鬟翻腾一阵，从柜架上取下一包颜料似的东西，带上门出去了。

刘立青冲王诗平窃笑道：“石兄真真好艳福。”话中竟有点酸溜溜的味道。

王诗平脸一热，分辩道：“我岂能娶贼女做妇。”

两人飞身下楼，纵出院外。

王诗平道：“那宝箱好像是在薛彪的书斋里，咱们索性去取将来吧！”刘立青轻轻一笑：“这工夫，宝箱早到手了。”

王诗平大悟，原来青弟弄了一出调虎离山的好戏。

王诗平果然看见两位精瘦的汉子，从薛彪书斋方向奔来，其中一位提一只分量不轻的木箱。刘立青指着一位道士装束的汉子道：“这是崂山逍遥派的李掌门，人称‘崂山道士’。”又指着一位樵夫打扮的道士道：“这是东营哥老帮的卢帮主，大家多亲近亲近。”

王诗平同二位见过礼。李掌门卢帮主笑道：“早就听刘老弟说起过石大侠的英名。”

就在四人准备离去之际，院内突然灯光通明，二十几位官兵将四人团团围定。看这些官兵，个个太阳穴高凸，眼睛精光逼人，每个人的修行都不在二十年之下。

四人当下一惊，知道今日遇到了劲敌，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卢帮主将木箱放在四人中间，四人背对背，各立门户。

“哈哈，哈哈……你们上当了，”薛彪一脸得意之色，“你们看箱里装的是什么？”

四人同时伸出一只手向背后，摸到坚硬如铁的檀木箱，用力一插，各人掏出一件物事，方知是一箱子铅块。

“老奸巨猾的东西。”王诗平暗骂一声，顺手将铅块向薛彪打去。

薛彪一躲，躲开了。铅块夹着巨大的风声，从薛彪身后一个官兵身上穿膛而过。

薛彪被王诗平的反戈气晕了，气急败坏地一挥手，喝道：“一齐上！”

王诗平长剑出袖，划了半个圆弧。其余三人也各取兵刃。刘立青自然使一双峨嵋刺，李掌门用两支杀手锏，卢帮主的兵刃最奇特，是一柄青铜旱烟锅。

一官兵不知死活，持一把刀斜砍过来。王诗平将“长虹贯日”宝剑一递，早将他一只毛茸茸的黑手削飞，哀嚎着退下。

刘立青和李卢二位掌门帮主也各显威风，杀死几个官兵。

此时，敌阵中纵出一个奇矮的道士，持两支与李掌门一般无二的杀手锏，高叫道：“李大掌门，今天我要与你再战二百

合。”

奇矮的道人叫狄党，与李掌门系师兄弟。五年前，为了夺取崂山逍遥派掌门人，阴谋残杀了当时的掌门玄通大师，同当时还是掌门弟子的李掌门在寿山下大战二百回合，因一招不精，败在李掌门铜下。这是武林所共知的。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掌门一个“斜柳扫花”纵将出去，怒骂道：“狄党，你残杀了你我的恩师玄通大师。五年来，我派兄弟一直在寻你，快快过来受死。”双铜一抖，分心便刺。狄党不敢怠慢，将双铜一架，一个“云里穿步”绕将开去，一脚向李掌门的后心踹来。李掌门身一侧，躲开了。

“五年不见，没想到你这厮功夫倒有长进。”李掌门眼中冒火，回敬一招“兔儿蹬腿”。

两人同出一个师门，用的又是同一种兵刃，沿的是同一种套路，彼此又熟悉对手的长短，故此打斗异常激烈紧凑，令人惊心动魄。

狄党眼见难以取胜，直气得哇呀呀暴叫，使了一招玩儿命招数“双风贯耳”。李掌门竟也不避，也是一招“双风贯耳”刺去。

王诗平大惊，想阻已然不及。只见两人俱大笑倒地，死去了，每人头上兀自插着一双铁铜，在血光中颤动。众皆骇然。

眼见好友一命呜呼，卢帮主悲愤交加，持青铜旱烟锅拼将上去。

李掌门毙命，卢帮主出击，战团已破。王诗平和刘立青各自挥刃迎敌。

薛彪故伎重演，纵起“千里招魂袋”掷来。王诗平早有提

防，觑个真切，覆手接住。

薛彪大惊失色，对护卫在身旁的孙魁一挥手，孙魁一个“穿云步”跃在半空，发出一声尖厉的呼哨。敌阵中跃出四位怪杰来。

此五人便是薛彪手下最得力的“五魁手”——铁剑杀手孙魁，刽子手梁悦，千佛手张秀，有一手葛伦，采花圣手刘硕。五人俱武功卓绝，天良丧尽；平日行则同行，止则同止，几年来，横行武林，傲视群雄。其中，铁剑杀手孙魁，曾拜峨眉山一老尼为师，武技和硬功在五人中数第一，一把铁剑系东海海底万年老铁炼就，铁骨冰心，其锋无比。轻功则以采花圣手刘硕为最，三丈高的房脊能一跃而过，据说能在笔管粗细的树枝上睡觉而枝不稍动。此贼凭借卓绝轻功，专干一些偷香窃玉的勾当，不知玷污了多少良家妇女的清白。

孙魁见识过王诗平的绝世武功，自忖单打独斗不是王诗平的对手，示意刘硕合力对付王诗平。

王诗平自然不惧，长剑出袖，指东打西，挥洒自若。

孙魁一招“林妖下山”，持剑凌空扑将下来。王诗平长袖一挥，束束劲风带着呼哨打去。

孙魁晓得厉害，一个“浪里翻身”，急忙躲过。采花圣手刘硕，果然名不虚传，闪展腾挪，上下窜跳，轻飘如腾云雾般，有几次竟用脚尖踩在王诗平的剑端，滴溜溜乱转，王诗平暗暗佩服，思道：“此贼的轻功，堪与青弟媲美。”

另一方，刘立青卢帮主也同刽子手梁悦、有一手葛伦、千佛手张秀战得正酣。

梁悦操一柄鬼头刀，招数诡诈，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

有一手葛伦，兵刃是一双鸳鸯刺，出手迅疾如闪电，招数阴柔，五魁手中轻功仅次于采花圣花刘硕，翻箱盗柜之功无人能及。千佛手张秀，本出身于官宦人家，早年家境富裕，课文习字，遴选为孝廉，后来家道中落，沦落江湖，使一双判官笔，轻功硬功均见长。

梁悦鬼头刀虚晃一招，待刘立青躲过，反手一递，直将将向刘立青踝骨砍去。好个刘立青，一提气，身体拔节窜起两丈，峨嵋刺一旋，将腾在空中正向卢帮主袭击的千佛手张秀的头巾割去；又一削，梁悦的胡须被剃去一缕；葛伦急速出手，想扯刘立青的胸束，早被他一脚踹了开去；千佛手张秀大怒，索性撇开卢帮主，三人合攻刘立青。刘立青战得兴起，边笑边打。

王诗平正对付孙魁和刘硕，听到笑声，一回头，三个围攻刘立青，卢帮主被冷落一旁，也不禁笑道：“好玩之极。”

卢帮主当然不甘寂寞，提起烟锅便向刽子手梁悦打去。梁悦只好撇开刘立青，同卢帮主捉对拼斗。青铜敲钢刃，叮叮当当，如打铁般，煞是好听。

刘硕的软索、孙魁的杀手锏一前一后向王诗平袭来。王诗平索性将后背让给孙魁。孙魁见有机可乘，大喜过望，狠劲儿便刺，无奈竟如刺在钢铁之上，不但刺不进分毫，反被震出一丈开外。王诗平顺手一剑，孙魁杀猪般叫了几声，顷刻毙命。王诗平又将刘硕的软索用牙咬住，头一拧，可怜一个采花圣手，到如此地步也无能为力，直通通摔将出去。王诗平赶将过来，为刘立青助战。

若以武技相较，刘立青轻功比王诗平稍胜一筹。但其他功

夫，王诗平则大大超过刘立青。千佛手张秀和有一手葛伦当然不是酒囊饭袋，各显神通，逼斗刘立青。刘立青有点力不从心，冷汗直冒，脚步开始浮浪，见王诗平赶将过来替自己解围，感激地冲他笑笑。

采花圣手刘硕阴魂不散，爬将起来，加入战团。

王诗平打眼一望，眼见官兵越围越多，猛然一惊，想起宝箱还没到手，心生一计，对刘立青用“传音入密”功夫道：“宝箱要紧。我用薛彪的千里招魂袋将这四个贼子迷倒，你和卢帮主在我打出之际，扭住薛彪，逼他交出宝箱。”

由于“传音入密”不能对两人同时使用，王诗平一边与对手游斗，一边又将此话对卢帮主复述一遍。刘立青一吐舌头，卢帮主一顿首表示意会。

王诗平不敢怠慢，从袖中抖出“千里招魂袋”一扬，一个“鲤鱼跳龙门”跃出两丈开外。刘立青和卢帮主凌空飞起，直扑薛彪。

薛彪正注意这场战斗，哪里防备此等变故，还没反应过来，早被刘立青卢帮主卡住手腕上的左右命脉。

只见烟雾腾起，刽子手下梁悦，有一手葛伦千佛手张秀，采花圣手刘硕，任凭本领通天，也无济于事，东仆西倒，昏昏然便睡；一丈开外的官兵也已经踉踉跄跄，把持不定。

刘立青卢帮主一人提薛彪的一只臂膀，向墙外奔去，王诗平持剑断其后，且战且退。几百官兵眼睁睁看着主帅被劫却无可奈何。

奔到薛彪的书斋，方待逼问薛彪宝箱藏在何处，猛见人影

闪动。人影共三个，其中一个扛一只沉重的箱子，一个扛一条口袋，飞也似向西没命奔去。

王诗平情知不妙，迅捷几纵，一个“燕子穿云”跃到人影前面，不看则已，一看大怒。

列位看官，你道这三人是哪个，原来是被王诗平斗败过的“泰山三魔”铁头魔霍玄虎、通天魔崔豹、独眼魔张豺。

“泰山三魔”在泰山劫持薛莹，栽在王诗平手里，被王诗平饶了性命，但三魔贼性难改，最近又闻宝箱之事，密谋将宝箱劫走，然后远走高飞。赶到都司府时，正遇大乱，于是趁火打劫，还真的将宝箱搜到了。

三魔一见他们的克星，魂飞天外，扔下宝箱口袋，没命逃窜。王诗平急出手“无形打穴功”将三魔死死定住，不能动弹分毫。

“石兄，口袋里有人！”刘立青惊叫道。

王诗平低头看时，原来竟是薛小姐。

“泰山三魔”此行偷盗宝箱只是目的之一，三魔久慕薛莹美色，几次没有得手，这次又来碰碰运气，趁乱潜入后宅，恰见薛莹独居画室，一拥而入，将薛莹塞进口袋，准备扛出去，慢慢享受，哪知天公不作美，偏偏又碰见王诗平。

王诗平怒火中烧，右手箕张，往三魔喉结处只一戳，三魔便被“少林金刚指”毁掉了性命。薛莹已从口袋里挣脱出来，月光之下愈显得美丽娇柔，仪态万方。他走到王诗平面前，一双美丽的凤目在月光下闪着光，良久，她才说：“石公子，这只箱子也不是真的，真的在这儿呢。”她一蹬一个机关，马上露出一个黑洞。

王诗平刘立青卢帮主大吃一惊。

就在此时，薛彪突然跃起，挣脱刘立青卢帮主的掌握，向薛莹扑去。

好个王诗平，只见他长剑一挥，薛彪已是血肉模糊，一命归西了。

薛莹深深地看了一眼王诗平：“自古孝不能两全。石公子，保重！”

又对薛彪的尸体拜了三拜，泣道：“爹爹，恕孩儿不孝了。”一纵，向石墙撞去。王诗平大急，纵起去拦，但毕竟是晚了一步，一位绝世佳人顿时香消玉殒。王诗平只扯下一方锦帛。那上面，正是他王诗平的画像。

又圆又大的月亮已经偏西了。“太白酒家”依然灯火通明，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进进出出。

王诗平随着刘立青走了进去。

在楼口的拐角处，有一个临窗的雅座。刘立青扫了一眼王诗平，道：“石兄，我给你引见两位行动的头领。”

雅座里很静，只有两个人对面而坐。

坐着的，一位是他的父亲，一位便是他的岳父——“鬼刀刘”刘汉强。

三人俱是一愣。

刘立青不知就里，笑着对王南祥刘汉强道：“王伯，爹，这就是我给你们常说起的少年大侠石玉。”又回头对王诗平莞尔一笑：“这是‘神刀王’王南祥；这是我爹，‘鬼刀刘’刘汉强。”

父亲是老了，头上的白发又添了不少，人也瘦多了。王诗平心中一酸，血骨亲情在胸中澎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亲大人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禁不住泪如雨下。

王南祥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爱子，不禁百感交集，怒道：“无知孽畜，还不向你岳丈问安！”

王诗平赶紧过来向刘庄主叩头，惶恐得连一眼都不敢正瞧。刘汉强一笑。

王南祥对王诗平道：“还不向刘小姐问安？”

刘小姐？

王诗平如坠云雾。

父亲？岳丈？

这回轮到刘立青迷糊了。刘立青万万没有想到，义结金兰的石兄便是自己的未婚夫王诗平，一扯武士巾，柔长的秀发瀑布般流下。

刘立青粉脸赤红，掩面奔出屋外。

王诗平大悟，立青，靖也；原来青弟便是刘小姐燕靖，刘燕靖便是青弟，几个月来的愁绪一扫而光。

正在此时，奔进俩人。一位是自己的书童蔡春，另一位是个丑女，脸赛猪婆，鼻子塌着，像极了蔡春。

蔡春一见少庄主，大放悲声：“少庄主，这些日子你都到哪儿去了，可想煞俺了。”

王诗平赶紧将蔡春拉出屋外，问他丑女是怎么回事。

王诗平听完蔡春道来，禁不住又怒又好笑。原来，新婚前夜，蔡春奉少庄主之命去探看新娘容貌，当时刘大小姐正给丫鬟春荷穿嫁衣逗乐，自己则扮做丫鬟。阴差阳错，这才引出一

场天大的热闹来。

蔡春还高兴地告诉少庄主，两家庄主已将春荷许配他为妻呢。

一片松林里，又添了一座新坟，坟前立着一方石碑，上书：薛莹妹之墓，兄诗平姊燕靖立。

一对年轻的夫妇无言地立在坟前。

袖珍玲瓏篇

梅 子

这注定就是一个美丽凄婉但却真实的故事。

良和梅子是因为“环球游戏”认识的。所谓的“环球游戏”，只是无聊的人发明的一种无聊的游戏罢了，类似时下正流行的“金锁链”，即某个人通过书信认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就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结成朋友。良竟参加了。

当时，良真的无聊。

良是海边一座小城里的机关干部，良结识的朋友叫梅子，迢迢蜀国一所中医学校二年级学生。

良和梅子的信件来往得很频繁。在信中，梅子夹寄了一幅梅子本人的照片。那是一个极清纯极秀丽的女孩。

大约在第十封信的样子，良和梅子互相爱上了对方，爱得很深也很苦。

可要命的是，良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良觉得不该欺骗梅子。良将自己的合家欢照片寄给了梅子。

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良和梅子在信中以兄妹相称。良祝梅子幸福，梅子也祝良幸福。信不是那么勤了，一个月一封，两个月一封……最后，良和梅子失去了联系。

可是有一天，良清楚地记的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良突然收到蜀国一个大男孩的来信，信中期期艾艾地告诉良：那些信全都是自己写的，那照片也不是梅子的，梅子只是他浪漫性情臆造的一个并不存在的女孩。在信中，男孩请求得到良的宽恕。

接到信的那一刻，良倒出奇地平静。良原谅了那个男孩。但是，梅子，在良心中抹也抹不掉。

红 枫 树

有一年的秋天，雾下得特别勤，特别大。那时，我还年轻，在省城艺专读二年级。

我所在的学校后面，有一座小山岗，山不高，却挺别致，满山遍野都是挺拔苍翠的松柏，间或有一株两株小枫树婆娑摇曳。一到秋天，小枫树便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红的令人心疼。

每天清晨，我都要独自跑来，在弥漫着清新空气的树林里活动活动腿脚，然后进行例行的练声。我是声乐专业的。

有一天清晨，雾下得似乎比往日都大，整座山林都被乳白色的雾吞没了，几米之外就很难分辨人的面目。

一僻静处，我开始对着浓雾中的山林练声。

一阵慷慨激昂的“啊——啊——啊——”之后，我惊异地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居然有一位少女亭亭玉立，看不清她的面庞，但从她那窈窕的娇躯便不难猜想，她一定是一位美丽大方、娇柔可人的姑娘。这么冷的天，姑娘还穿着街上正流行的红连体衫，手上捧着的好像是一本书，矜持地向这边张望着。姑娘姑娘，千万别着了凉啊！

看一眼是君子看两眼是小人，我急忙别过头。别看我堂堂

七尺男儿，见了姑娘其实比姑娘还姑娘。

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漫过我的心田，强烈的表现欲望在我年轻的血液中汹涌澎湃着。

我晓得怎么发挥我的优势。我引吭高歌最拿手的歌子。

不是本公子吹牛，我有一副并不是人人都有有的金嗓子，在整座省城都小有名气。教西方声乐的秦柯秦教授，直夸我有稳定的高音 C。我是他的得意门徒。

现在，当着令人心驰神往的姑娘，我唱得更是声情并茂，自我感觉比任何一次声乐大赛都发挥的出色。我唱《小夜曲》，唱《多瑙河之恋》，唱《卡门》……

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七下，快开早饭了。我余兴未尽地转过身。我想，姑娘一定在用崇拜的甚至是含情脉脉的眼光凝视着我。

真的，姑娘还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一时心急气短。我发誓，我的心从来没有跳得这么厉害过。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毅然决然地向姑娘一步一步走过去走过去……

先问她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个系的，然后就算认识，然后就约会就看电影，然后就有了感情然后就亲嘴儿。恋爱都是这样的。我懂。

但是，我却不能再走下去了。

那其实是一株小枫树，挂满了红枫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信不信由你。许多年后的今天，在我记忆的深处，还总有一株小小的红枫树摇曳摇曳着。

哦，红枫树！

柳眉儿

大学毕业的那年，平迷上了一个女孩。女孩说不上美丽但极洒脱极具气质。

平第一次见她，是在平的学校与紧邻的护士学校联办的一次舞会上。平不会跳舞，站在那儿看。舞会刚开始，她来了。

红衣白裙，她一出现，就让每个男生眼睛发绿。

舞会热闹极了，但她不跳，在舞池边就那么亭亭玉立地站着，一边看一边文静地笑，那笑没有丝毫的矫情与做作，令人想起蔚蓝的湖。有几个平不认识的男孩前簇后拥着她。

平拽拽身边的老四，问认识不认识那个女孩。老四是平宿舍著名的女人大全书，本校及周围学校每个出众的女生他都如数家珍。老四很肯定地说：“刘玫，护校84级二班的”。并把“刘玫”这两字写在平的手上，害得平几天没有洗手。

平第一次失眠了。平决定给刘玫写封信，约她出来谈谈。信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天还没破晓，平就溜出去，将那封沉甸甸的信塞进护校传达室门口的信箱。

黄昏，夕阳如血，学校后面的一株老树下，平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刘玫的赴约。

终于，一个极美丽的女孩婷婷袅袅飘来，极大方极妩媚地伸出手：“我认识你，大诗人，是你约我出来的么？”

她也叫刘玫？平吃惊地瞪大了眼，但他还是向这个不认识的女孩伸出了手。

平学校的院墙方圆足有四华里，那天平与刘玫绕着院墙溜了足足四圈儿。

后来，刘玫做了平的妻子。

有一次，平笑着问妻子，她们班是否还有一位叫刘玫的，妻子说没有啊。平相信妻子的诚实，没有就是真的没有。

许多年后一个柳暗花明的季节，毕业留在省城的老四出差，顺路来看平。酒酣耳热之际问平：“你还记得那个女孩么？”平点点头。

老四说：“她就与我一座办公楼，她说她认识你，读过你的诗，挺崇拜你的呢。她其实叫柳眉儿，当时读银行学校——怨我怨我！”

柳眉儿？

老四指指窗外：“就那柳树上的柳眉儿。”

平若有所失地抬起头，果然，窗外大柳树上，挂满了青青的柳眉儿。

窃 贼

表态会上某君慷慨发言，不幸，错诵伟大领袖最高指示某字。表态会当即改作批斗会，革命小将当仁不让，轮番轰炸，三天三夜不息，第四日始放归家。

昏昏然回到家，见房门虚掩，室内凌乱，不以为然，纳头便睡。未几，有男鼠女鼠恋爱追逐，再也睡觉不着，重诵最高指示，然咬某字，仍甚佶屈聱牙。试改，难就范。愤之，挥掌击右脸；再诵，仍依旧，又击左脸。

其时，有一声音响起：“尔敢歪曲最高指示，该当何罪？”

有一委琐小贼遂从床底钻出，满抱某君衣物，理直且气壮。

某君两股战战，抖作一团。后拉革命战友就座，置酒上菜，相对酌。酒酣，某君恳求勿将错诵最高指示事传他，并诺：“将彼衣物悉数奉赠。”革命战友犹豫片刻，慨然应之。

临去，某君又赠革命战友面粉半袋、酸菜一坛。革命战友含笑谦受。

王 茂

王茂者，某县某村人士也。自幼家贫，为地主牧羊度日。一日，至后院，攀窗看塾师教地主狗崽习字，其时正写一个“革”字，遂默记于胸。地主见，左右脸各赏一掌。茂如鼠窜。

野外牧羊，闲极无事，重温“革”字笔画，用牧羊之棒，写于地。愈写愈瘾，一日不写则手痒难熬。竟成癖。据传，方圆十里田亩，经茂写，不耕而种，连获丰收。

春秋几十易，字愈写愈妙，龙飞凤舞，敌若游龙，境界臻极。牧羊之棒更替十根余。

文革初，县城造一巨型领袖塑像，寻一大家仿领袖笔迹书：“将革命进行到底”，拓于像端。

六月某一日，暴雨如注，单单一个“革”字，自像端摔碎地面。原书者逝，县革委大急，诏告全县，遍寻书家，欲补。革命群众应征者逾百，皆不能与其他字相谐。小城一筹莫展。一造反头恰与茂同村，力荐。

县革委主任大喜，亲驱吉普，迎茂。

小城哗然，万人空巷，争观茂书。

茂居然不慌，初用狼毫不惯，将笔缚于其牧羊之棒，气定

心闲，一挥而就。众皆雀跃，赞曰：比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革委主任惜才，转茂商品粮，调文教局公干。茂着干部制服，居然一副官相。办五七红校，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声誉日隆。众皆不知茂仅识一字也。

仔细算来，茂已届古稀，现离休居家，每天仍习字不辍。村人极敬之。

金 子

我去看金子。我好几年没见金子了。金子是我自小的朋友，人聪明潇洒，又不乏纯真与刚正，敢说敢做。金子自省城银行学校毕业后分到家乡一家银行公干。这几年，银行挺火，工资高福利也好，许多有头有脸的人恨不得削尖脑袋钻将进去呢。据说金子这几年混得不赖，并有华室六十平方米，室有娇子佳丽，衣食无虞。这小子福气不浅啊。

我见到了金子。

金子老远跑过来同我握手寒暄。我注意金子穿一身笔挺的西装。

我说：金子我记得你顶讨厌西服，你不是最爱穿红夹克么？

金子笑，说：那是年轻时穿的现在怎么能穿，全行从行长到职员都穿西装，我穿红夹克太扎眼。

我说金子你变了。

金子笑笑说：我变了么？

晚上，金子置酒为我接风。

金子的妻带娇女回娘家了，就我们俩相对酌。

让座。端茶。敬烟。夹菜。

再让座。再端茶。再敬烟。再夹菜。

金子口不停脚不停跑前跑后伺候我，热情洋溢，满脸的笑。让人感觉如星级宾馆里训练有素的侍应生，热情得有些客套。

我说：银行是白领县长的儿子都不一定能进来呢，金子你权当有个当县长的爹。

金子笑：什么白领黑领，还不是数着成千上万人民币却分文不名的穷光蛋，混呗。

我说：我又不问你借钱，金子你变得成熟了。

金子笑：刚参加工作那空儿年轻不懂事儿，锋芒毕露，有什么不平的事儿爱出来讨个说法。烦恼皆因强出头啊。结果得罪领导也得罪同事。摔跟头多磨去的棱角也多，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棱角锐气就磨秃了。领导便说同事们便说这个同志成熟了。人还是成熟了好你说是不是？

我说：金子听说你快提副股长了，金子你的仕途光明灿烂辉煌呐。

金子尴尬一笑：惭愧惭愧，到现在仍是办事员三级。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啊。

我说：金子你不是什么金融学会的会员，业务棒组织才能也有两刷子啊。

金子一脸惶恐，急忙伸出一个指头挡在嘴上，意思是说我的声音高了。

金子压低嗓门说：银行不比别的部门，论资排辈太厉害，咱是新兵蛋子更何况咱又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当县长的爹。

喏，隔壁是我股长。我们这楼不隔音。来来来咱吃菜吃这菜，把这杯酒干了别客气嘛都是兄弟。

我心中说：我操，你不把我当兄弟。

我说：来，干。

我自己将半瓶酒倒在一个瓷碗里一饮而尽。

金子盯着我不知所措。

我觉得自己醉了，我说：金子我×你娘，你啥时变得这么成熟。

我等金子狠狠给我一拳。

金子并没有给我一拳，只是愣怔怔盯着我。

我说：我×你娘金子，你咋不打我。

金子站起来。

金子抓起剩下的半瓶酒口对口灌了进去，然后哇哇大哭。

我说金子你喝醉了。

金子可着嗓门吼：我他妈的算什么玩意儿。

我说：金子你不怕你股长你同事听见？

金子吼：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哈哈好几年没有高声吼过了真是痛快。

我说金子你真的醉了。

金子血红着眼睛：你他妈不就是金子吗？

紧接着，我肩头被一只拳头结结实实击中。

我一怔。真的，我的肩头疼，拳头也隐隐约约地疼。金子呢？金子呢？

我真他妈是金子吗？

鸽子

他有两只心爱的白兰鸽，雄的叫亚当，雌的叫夏娃。但是，昨天夏娃被人用铅弹击中，刚摇摆着扑上鸽棚便死了。黑血从胸脯汨汨流出来——好惨！

亚当悲哀的叫声使他流泪了。

一个疯狂的念头占据着他的头脑。他决定报复。

一只白色的精灵在天空中飞翔。

那也是一只纯种的白兰鸽，样子很像亚当。他稍微一愣，一咬牙开了枪：“别人能打夏娃，我为什么不能打别人的？”

他举起了双筒猎枪。

一声很清脆的枪响。

鸽子陡然落在脚下。

他长吁了一口气。

鸽子在地上扑打着，咕咕地呻吟。

——竟是亚当。天知道亚当是怎么飞出去的。

亚当痛苦地对着主人眨了两下眼睛，死去了。竟没有合上眼睛。

他的心在流泪。抬起头望着天，像在寻找什么。

戒指

她很美，也很爱打扮，她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美丽发挥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她的薪金并不高。

有一天，她发现，位于闹市中心的珠宝行里有一只戒指。戒指套在她的纤纤玉指上极般配。

她疯狂地爱上这只昂贵的戒指，并下决心要买到手。

从此，她以双倍的努力去工作，去挣钱。

一年后，钱总算攒够了。

值得庆幸的是，戒指还陈列在那里。

然而，她却突然发现她已经不能再买它了。

由于长期用手劳作，戒指甚至不能套进变得粗糙的尾指。她再也没有买过什么戒指。

无 题

居家过日子久了，自家的饭菜吃的有点腻歪，那天早晨，便携妻将女去下馆子。

馆子铺面不大，几张矮条桌，十几二十几只马扎。就是那种卖小馅儿饼或者馄饨或者油条稀饭的小馆子。

由于去的时间较早，小馆子没有顾客，显得有点冷清。要了三碗馄饨，几张小饼，同妻女慢慢吃。

陆续来了不少顾客。顾客大多是结伴而来的，看有说有笑的样子，似乎彼此间应该是非常熟识的。

先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位中年人，都戴眼镜儿，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两位知识分子每人要了一碗馄饨，一面说笑一面吃。很快吃完了。高个子知识分子先去付钱，一面回头向矮个子知识分子说：“怎么样？一块付了吧！”手里捏着一元五角钱。正好是一碗馄饨的钱。

矮个子知识分子满脸的焦急，急急走到收款台，说：“咱们还是AA制，各人付各人的！”于是每人各付一元五角钱，抹抹嘴，说笑着走了。

又进来三名民工模样的人，同样是说笑打闹着进来。三人看来饭量都极大。饭馆里的馒头每个有三两，三人每人要了四个，一碗稀饭。其中一位年轻点儿的民工挺勤快，给每人将馒头稀饭分好，又去端来一碟免费的咸菜条。三个人如风卷残云，很快将脸前的饭汤一扫而尽。先去付账的是那个年轻点儿的民工，用火柴棒剔着牙，很自然地去付自己应付的那份账，出去等二人。另两位一句话都不说，很自然地付了各自的账。三人说笑着走了。

接着进来两位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一个挺瘦，一个挺胖，背着书包，看样子是去赶着上学的。

胖男孩要了两碗馄饨，一人一碗。瘦男孩要了三张小馅儿饼，自己一张，给胖男孩两张。也很快吃完了。

瘦男孩抢着去付两个人的账，胖男孩赶过来说什么也不让，非要他来付。两个男孩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胖男孩将钱付给了收款员，回头对瘦男孩说：“咱俩谁跟谁，今儿哥们儿请客！”

我们也吃完了。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心中空落落的。我拿着钱走向收款台，对收款员一指妻女，一本正经地说：“饭分成三份儿，各儿付各人的！”

妻一笑，说：“小家子气，还不如两个小学生呢。各人付各人的，我没意见。”

小女大急：“那我吃的，谁给我付？真不仗义！”

我一愣，四岁的小女居然会“仗义”这个词儿。

小女还小，她哪里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够仗义的人呢！

调 动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

说故事的人说是真事儿，我也以为是真事儿，因为我认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并了解他的为人。我姑且称这位主人公为A老兄。

A老兄不是本地人，早年大学毕业，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来到我们这块盐碱地儿上。这期间，A老兄与大学一挺近乎儿的女同学加老乡喜结连理，女同学加老乡成为其妻。

其妻在家乡一所中学培育桃李，A老兄在盐碱地儿上战天斗地，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生活，煞是苦哉。久而久之，A老兄便生出调回原籍的念头。

A老兄便找本单位什么什么长去谈。A老兄人老实，不晓得用“手榴弹”、“二十响”什么的去轰，挖挲着两手提着十只红萝卜空口说白话。

什么什么长很耐心地听完他的申调要求，说你是咱单位的业务骨干是顶梁柱，离了你咋行？这事儿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研究就研究研究了十多年。

这期间据说 A 老兄又申调过不下二十次，但一直也没听到研究出的结果。

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据说那天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A 老兄又去找什么什么长。这次 A 老兄手里拿着一张工作调动函。

A 老兄对什么什么长说调动函下来了，请您签个字。

什么什么长一听急了，说你是咱单位的业务骨干，你不能走。

A 老兄说市长都签字了。

什么什么长说市长签字也不行，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实际情况，这个单位我还是说了算的。

A 老兄很恳切地说您看调动函都下来了，不去不好。A 老兄随手将调动函递给什么什么长看。

什么什么长不经意地一看，头有点晕，没再多说，在调动函上极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签了字。

据说，那是一张兼有任命性质的工作调动函，任命 A 老兄做什么官儿的。说故事的人也没搞清 A 老兄被任命的是什么官衔，据他说，A 老兄被任命的官儿比什么什么长要大，且是什么什么长在市里的顶头上司。

这个调动的故事说完了，在生活中这样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毕竟很少很少。

调动其实是难的。

油 条

这里说的油条是三十年前的十根油条。

三十年前十根油条可了不起。

特别是在三十年前的农村，十根油条说它价值连城似乎有点儿过，但分量也与价值连城差不了哪儿去。那时的农村，探亲访友乃至慰问病号，提上十根八根油条，是很体面的事儿。

三十年前卖油条的很少，三村五村有个卖油条的就很不错，那时穷呀。再说那是啥年代啊，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呀。油条老胡就是我们街上惟一卖油条的。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油条老胡在街上卖油条。

买油条的很少。并不是油条不好吃，而是人都穷啊。如果不是因为走亲访友或者慰问病人，或者给小儿孺子买个一根两根油条打打牙祭，谁还平白无故地那么奢侈，那不叫人笑掉大牙么？呵呵，那叫不会过日子。

没顾客买油条，油条老胡便同一个熟人闲聊。油条老胡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油条老胡说，买油条的除了探亲访友慰问病人的，就是给自己的孩子买，操他奶奶，咱油条老胡卖了二十年的油条，还没见过给他爷娘买一根两根的呢。谁要是说

给他爷娘买，咱不要他的钱！

说这句话时，油条老胡有点激动，声音便有点大，恰巧被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听见了。听见这话的人叫麻二，因为又懒又馋，都叫他懒汉麻二。懒汉麻二不经意地往前溜达了几步，又非常自然地折回来，对油条老胡说，咱给咱老娘买十根油条。

油条老胡一愣，心里说还真让咱碰上孝子了。同他闲聊的熟人还在，说不得，再肉疼也不能食言。便拣十根油条，递给懒汉麻二。

懒汉麻二就去口袋儿掏钱，油条老胡便急忙拦住说，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钱。

懒汉麻二执意要给，又去掏口袋儿。油条老胡便又面红耳赤地执意阻拦。

懒汉麻二最后终于没有争过油条老胡，就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说，老胡师傅你真是个根正苗红的好同志。拎着十根油条走了。

懒汉麻二不往街里走，他住的村离街还有五六里。

出了街，看看前后左右无人，懒汉麻二禁不住长舒了一口气，为刚才的情形害怕不已。他硬着头皮往口袋儿里掏钱，口袋儿里其实连一个大子儿也找不出来呀。

拎着十根油条的懒汉麻二，又骄傲又得意还怕别人看见，便撇开大路走小路。

油条是出油锅不久的油条，香气极其浓烈，熏得懒汉麻二有点儿晕眩。懒汉麻二便想，都说油条好吃，咱没吃过，就吃一根尝尝，剩下的再给咱老娘吃。便抽出一根三口两口就吃

了。

油条闻着香，谁承想吃起来更香。懒汉麻二是真没吃过油条，一吃勾起了埋藏几十年的馋虫。懒汉麻二既想拿回去给老娘吃，又想打打自己的馋虫。说实在话，懒汉麻二懒归懒馋归馋，却也算得上是个孝子。于是在还吃不吃油条上，思想便有了小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馋虫战胜了老娘。

懒汉麻二又接连吃了三根。这一刻他眼前只有金灿灿的油条，还真把老娘给忘了。懒汉麻二心里说，怪不得都愿意当皇帝，听说皇帝能天天吃十根八根油条。

还剩下六根。

懒汉麻二思想又有了小斗争。三斗争两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还剩下最后一根油条。

快到村边了，懒汉麻二瞅着剩下的一根油条，思想仍在斗争。斗争把懒汉麻二搞得六神无主，埋着头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最后懒汉麻二仰望长天，念念有词，老天爷老天爷，咱把油条扔到地上，如果油条站着不倒，那是该给咱老娘吃，哈哈，如果倒了，那就该咱吃了，不怨咱不孝顺了。

一撒手，油条落到地上。

看到这，您也许觉得故事该完了，一根油条怎么会站在地上呢，懒汉麻二还不潮来。

其实，故事还没完。那根油条无巧不巧，掉到草丛里，站住了。

懒汉麻二当然没想到会有这么个结果，有点呆怔。最后一

咬牙一跺脚，下定了决心：油条啊油条，你寻思你站住了，咱就不敢吃你啊。

三口两口就又给吃了。

故事说完了。其实故事的版权只有一半是我的。这个故事是一位有些年纪的负责同志给我讲的，且讲得比我写得生动的多。那位负责同志说，这是他三十年前听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然相信故事是真实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啊！

编 后 记

编辑出版这套《黄河入海流文丛》，是垦利县文体局根据市县关于搞好“精品工程”创作的指示精神，为推动文学创作，促进文化事业发展而做的一项具体工作。今年是东营市成立二十周年，县文体局领导班子产生了要编辑一套文学丛书的想法。其目的：一是为建市二十周年献礼；二是进一步推动垦利县的文学创作，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经过充分酝酿，精心筹备，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推出了三位作者的作品集。

县委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县委副书记韩利学同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德发同志多次听取汇报，对编选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东营市文体局局长曹金声同志欣然为《黄河入海流文丛》作序。领导同志的重视，确保了《黄河入海流文丛》的顺利问世。县文体局局长王贞华同志主持了《黄河入海流文丛》的编辑统筹，文化馆馆长郑金平同志承担了《黄河入海流文丛》的统稿、编务和通联工作。山东文艺出版社在丛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黄河入海流文丛》的编选工作是认真、扎实的。但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近年来我县涌现出的文学新人较多，由于

条件所限，不可能一次推出，好在来日方长，今后我们还要做好作者的推举工作。同时，由于初次编撰，难免出现纰漏，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在此，对所有为《黄河入海流文丛》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谨表谢忱。

编 者

2003年5月